閉月土林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引子　逃婚(1)
- 第2节：引子　逃婚(2)
- 第3节：引子　逃婚(3)
- 第4节：引子　逃婚(4)
- 第5节：引子　逃婚(5)
- 第6节：引子　逃婚(6)
- 第7节：引子　逃婚(7)
- 第8节：引子　逃婚(8)
- 第9节：引子　逃婚(9)
- 第10节：引子　逃婚(10)
- 第11节：第一章　磨难(1)
- 第12节：第一章　磨难(2)
- 第13节：第一章　磨难(3)
- 第14节：第一章　磨难(4)
- 第15节：第一章　磨难(5)
- 第16节：第一章　磨难(6)
- 第17节：第一章　磨难(7)
- 第18节：第一章　磨难(8)
- 第19节：第一章　磨难(9)
- 第20节：第一章　磨难(10)
- 第21节：第一章　磨难(11)
- 第22节：第一章　磨难(12)
- 第23节：第一章　磨难(13)
- 第24节：第一章　磨难(14)
- 第25节：第一章　磨难(15)
- 第26节：第一章　磨难(16)
- 第27节：第一章　磨难(17)
- 第28节：第二章　星路(1)
- 第29节：第二章　星路(2)
- 第30节：第二章　星路(3)

- 第31节：第二章　星路(4)
- 第32节：第二章　星路(5)
- 第33节：第二章　星路(6)
- 第34节：第二章　星路(7)
- 第35节：第二章　星路(8)
- 第36节：第二章　星路(9)
- 第37节：第二章　星路(10)
- 第38节：第二章　星路(11)
- 第39节：第二章　星路(12)
- 第40节：第二章　星路(13)
- 第41节：第二章　星路(14)
- 第42节：第二章　星路(15)
- 第43节：第二章　星路(16)
- 第44节：第二章　星路(17)
- 第45节：第二章　星路(18)
- 第46节：第二章　星路(19)
- 第47节：第二章　星路(20)
- 第48节：第二章　星路(21)
- 第49节：第三章　转机(1)
- 第50节：第三章　转机(2)
- 第51节：第三章　转机(3)
- 第52节：第三章　转机(4)
- 第53节：第三章　转机(5)
- 第54节：第三章　转机(6)
- 第55节：第三章　转机(7)
- 第56节：第三章　转机(8)
- 第57节：第三章　转机(9)
- 第58节：第三章　转机(10)
- 第59节：第三章　转机(11)
- 第60节：第三章　转机(12)
- 第61节：第三章　转机(13)
- 第62节：第三章　转机(14)
- 第63节：第三章　转机(15)

第1节：引子　逃婚(1)

引子　逃婚

云静把盖头掀了，打开嫁妆中的一个樟木箱子，从里面拿出了一个包袱。这包袱里有金果盘、存钱罐等东西，还有一件阴丹士林旗袍。

云静摩挲着那些东西，悄声对瑞喜说："我们也许要过很久才能见面了。到时候，你穿着它来上海找我，好吗？"

1

暮春的午后，青云镇上人来人往。在小贩们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中，江南水乡明丽的阳光照射着古朴的街道。这是一条热闹的小街，石板铺成的"人"字形花纹街面早已磨得圆滑、光溜，街道两边是一长溜店铺，各色商品都卖。临街老房子上的墙皮很多都剥脱了，露出里面青色的砖，斑斑驳驳的，仿佛是禁不起岁月流逝的老妇，显得格外无奈。墙角下，一些不知名的花草，不问世事，不问岁月，烂漫地开着。

街道旁的河水沉静得像一面镜子。河水很清，河底的鹅卵石长出了褐绿的水草，随着河水的流淌摇摆着纤细的腰肢。

在街心缓缓流淌的小河，将街道分成了两半。每隔不远，河上就有一座小小的拱形石桥。小桥上，不时有人匆匆走过。人影穿梭，老树、小桥和石级却不动，镜子里的倒影也不动。直到有一个穿着笔挺军服的年轻人绕过老树，在桥头停下脚步，走下石阶，放下皮箱，弯腰把一双白皙、细长的手伸向水面……镜子这才微微晃了晃，水波荡漾了开去，波光粼粼，阳光显得有些晃眼。

年轻人洗过手，站起来，望望来路，深吸一口气，然后拎起皮箱，沿着浅草隔开的青石板街道，走进了小镇深处。他高挑的身材和笔挺的军装，在满街的长衫短打中间显得格外醒目。人们在低声嘀咕、猜测这年轻人是谁？从哪里来的？年轻人也四下张望，似乎在寻

找什么。终于，他看见了街角的臭豆腐摊，疾步走过去，对着满头白发的摊主喊了一声："周大爷。"

摊主抬头看看年轻人，眉微微皱着，年轻人赶紧笑着说："五块臭豆腐。"

"少爷，少爷！您可回来了！"摊主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一边用油纸把臭豆腐包好了给年轻人，一边对旁边的人说，"这就是照存少爷，郦家的少爷呀！"

郦照存从钱夹里取出几张钞票，塞到摊主手里，说："周大爷，这是给您的。"

"哎呀，担当不起啊，卖一年臭豆腐也卖不了这么多钱啊。"周大爷看看手里的五块臭豆腐，不敢接钱。

"拿着吧，这是我领的军饷。"郦照存把钱放在摊子上，接过了周大爷手里的臭豆腐。

"都领饷了，是大人了，要是老爷能看到这一天，不知道多开心啊。"郦照存走远了，周大爷还激动地看着他的背影自言自语，"我就说，少爷一定能出息，能出息啊，老天真是有眼。"

手里拿着臭豆腐，闻着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味道，郦照存一下子想起了出去上学前的日子，他加快脚步往郦府方向奔去。

"听说要上点儿油，骑的时候才不响？"

"太太放心吧，这个我知道，少爷的车从来都是我擦的。"

还在大门外，郦照存就听到院子里传出的对话声，听出那是妈妈正招呼丫鬟在擦洗自己在家时常常骑的那辆旧自行车，他心里暖暖的，眼眶一热，轻轻叫了声"妈妈"。

"太太，太太，少爷回来啦！少爷回来啦！"仆人王伯正在收拾院子里的杂物，一眼看到郦照存正走进大门，直起身子大叫。

第2节：引子　逃婚(2)

郦照存快步跑到郦太太身边，放下箱子，脱下军帽，把母亲拥在了怀里。

郦太太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转身招呼丫鬟："快，快去给少爷收拾房间，再打盆热水过去！"

郦照存回房间放下行李，洗漱之后，来到堂屋，给郦太太请过安，把手中黄埔军校的毕业证书放到郦老爷的牌位前，跪下恭恭敬敬磕了几个头后，朗声说："父亲，照存一定谨遵教导，在家孝敬母亲，出外为国效力，延绵郦家香火，光耀郦家门庭！"

郦太太把儿子扶起来，摩挲着儿子酷似丈夫的瘦削脸颊，激动地说："老爷，您看一看吧，照存他军校毕业了，成才了，我总算是放心啦！等过了十五娶了亲，我答应您的事儿就完成啦！"

郦照存扶着郦太太坐下，在母亲面前跪下来，边磕头边说："妈，十八年来，您独自经营店铺，操持家务，不辞劳苦，今后照存一定让您有个安泰的晚年！"

三天后，郦照存和母亲正在后院喝茶，他托运的行李到了。郦照存吩咐仆人们把行李搬到后院，打开箱子，先拿出了一个眼睛盒，取出里面的眼镜，然后把母亲的眼镜摘下来，换上了新的，轻声说："妈，您看，这是最好的德国老花镜，镜架是赛璐璐的。"

郦太太双手扶着眼镜架，望着儿子开心地说："哎呀，比我原来的轻好多呢，戴着怪舒服的。"

郦照存对母亲笑笑，转身对王伯说："这里面是给大家的礼物，您帮我拿去给大家分吧，每个人都有！"

"少爷，难得您这么细心，还想着我们这些下人，我替大家谢谢您啦！"

王伯带着仆人抱着纸箱出去后，郦太太摘下眼镜问儿子："给云静带了什么没有？"

"云静？"郦照存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她就是要你快要过门的新娘子--姜家小姐啊。"郦太太提醒儿子。

郦照存不好意思地笑了，端起茶碗说："妈，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什么也没带，一切听您安排吧。"

郦太太从怀里摸出一个用真丝手帕包着的小包，递给儿子。郦照存犹疑着从母亲手里接过来，打开后发现里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女子穿着漂亮的洋装，手里还拿着一本书。照片很清楚，可以看出来，那是一本英文的《莎士比亚戏剧集》。

郦太太看到儿子呆呆地盯着照片出神，得意地说："儿子，妈已经比较过了，方圆百里门当户对的人家中，云静的相貌是最出众的。"

"嗯，她还读莎士比亚，一定是受了新派教育的。"郦照存发现自己有些失态，抬起头不好意思地说。

"妈也不知道什么是沙子笔，她识字是不错，可女子无才便是德，墨水喝太多了管不住。这个云静在上海外国人的学校上学，不免有些欠稳重，我看呀，结了婚以后，你得把她的沙子笔、毛笔都收起来，让她赶快给我生个胖孙子！"

郦照存听妈妈这样说，忍不住笑了："妈，莎士比亚是个作家，不是沙子笔，是收不起来的。"

"那我不管，我只知道，管住女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生孩子。有了孩子，她喝的那些外国洋墨水就都还给先生了。女人稳重了，家就稳定了。"郦太太说这话的时候，满眼期待地盯着儿子。

2

郦太太知道姜家把云静送到上海读书了，所以，在一个多月前接到儿子要回家的信时，就立刻差人把这好消息通知了姜家。一来，确定婚礼日期，二来也方便姜家准备。

第3节：引子　逃婚(3)

但这消息却让姜家手忙脚乱，因为云静自从去上海读书以后，只要姜太太在她面前说起和郦家的亲事，云静就很不耐烦，说无论如何也不会屈从这样的封建婚姻。以前，姜太太觉得女儿还小，到了出嫁的时候，自然就好了--哪个女子不是这样过来的呢？可现在婚事迫在眉睫，几次带信去上海，云静都置若罔闻，姜太太开始慌乱起来，很担心任性的女儿真的不愿意回来完婚，那姜家在青云镇可就声名狼藉了。

"婚姻大事，由不得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姜老爷一拍桌子，厉声喝道，"阿财，明天你带人到上海，不管想什么办法，都得把小姐给我带回来！"

就这样，姜府的管家阿财带了阿水和另外两个下人坐着姜老爷的车，到了上海。当他们赶到上海圣心贵族女子学校时，云静小姐正在这座学校白色哥特式建筑风格的礼堂里，排练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繁华的维罗那，那里有声名显赫的两大家族，他们是世代宿仇，同时又有新的嫌怨爆发。两家人中诞生了一对命运多舛的情人，他们的不幸，悲惨的结局，埋葬了两家父母之间的仇恨。他们殉情的哀伤，让风云为之变色，山河为之叹息。"

旁白之后，穿着洋装、拖着长长裙裾的云静扮演的朱丽叶上场了："小时候，看着满天星斗，当流星飞过的时候，总是来不及许愿；长大了，遇见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却还是来不及。哦，罗密欧，只要你发誓做我的爱人，我便不再做卡布莱特家的人。罗密欧，你为什么是罗密欧·蒙太古？你的姓氏是我的仇敌，如果你不姓蒙太古，你依然还是你。哦，我的爱人，你愿意放弃你的姓氏和我远走高飞吗？不，这对你来说太难了。"

"小姐，我按照你说的去做，只要你把我称作爱人，我就会取一个新名字，以后再也不是罗密欧·蒙太古了。亲爱的，我自己都恨这个名字，因为这姓氏是你的仇敌，如果写出来，我会把它撕得粉碎！"

罗密欧的扮演者深情地念着台词。两位演员和台下穿着清一色教会校服、黑色皮鞋的女生都陶醉在剧情里。

"你为什么来到这儿？院墙那么高，为什么？"

"我用爱情的力量翻过了院墙，因为石头做的围墙挡不住爱情的力量，所以，我的家人也挡不住我！"

"如果你被我的家人看到，他们会杀了你！"

"只要你爱我，让他们在这儿看到我也无妨。在他们的仇恨中结束我的生命，要比得不到你的爱而苟延残喘的好。"

"你爱我吗？我知道你会说是，我相信你的话。可你要发誓，你的心不会像天气一样善变！"

"小姐！请让我对树上银色、圣洁的月光发誓。我的心像磐石一样坚定。"

看到这里，台下座位上一位叫黛西的女生似乎特别感动，掏出她的绣花手帕，擦擦左边腮帮上的泪水，又擦擦右边腮帮上的泪水，翻来覆去几次，终于把脸上的泪水擦干了，这才想起口渴，侧身拿起自己已经空了的咖啡杯，等着人来满上。而她旁边穿着短衫长裤、抱着咖啡壶的侍女睁着大眼睛，直愣愣地盯着舞台，激动得脸都红了，她被剧情吸引着，一时竟没有注意到黛西在要咖啡。

"瑞喜！"黛西拉了拉侍女的衣角。瑞喜赶快收回目光，接过黛西的杯子，小心翼翼地倒咖啡。瑞喜是云静的丫鬟，陪着云静从青云镇来上海读书。云静排练话剧的时候，这帮贵族学校的同学都喜欢来捧场，云静一高兴，瑞喜自然免不了满场子端茶送水，成了大家的侍女。可此时咖啡只倒了小半杯，就倒不出来了。瑞喜摇了摇空壶，悄悄对黛西说，她出去加满了再回来。

第4节：引子　逃婚(4)

瑞喜一边走一边恋恋不舍地回头看台上云静的表演。人虽慢腾腾地出了礼堂，心还在小姐身上。一抬头，看见走廊边上停着两辆眼熟的黑色轿车，车边站着两个黑衣人在抽烟。瑞喜心里一惊，仔细打量时，其中一个黑衣人正好侧过脸吐了口烟--那张脸把瑞喜吓得扭头就往回跑。

礼堂里，朱丽叶正在茫然四顾："这儿怎么又黑又暗？我在哪儿？罗密欧呢？罗密欧！罗密欧！我没有死，朱丽叶还活着！你怎么能丢下我……这是什么？毒药吗？你全喝干了，不留一滴给我吗？罗密欧，我们在上帝的花园见！"

就在她慢慢倒向罗密欧的胸口时，礼堂大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了，伴随着女学生们的惊叫声，云静看清楚了那几个闯进来的男人，她慌忙把台上的道具向他们砸去。但一切努力都毫无结果，几个男人不避不躲，径直冲上舞台抓住了云静。

"我不回去！放开我！"云静挣扎着大声喊叫，"阿财，你个狗奴才，放开我！"

管家阿财咧咧嘴，皮笑肉不笑地冲云静抱了抱拳头，说："得罪了，云静小姐，这是老爷的吩咐。"

"阿财，你们要干什么？"瑞喜抱着咖啡壶挤进人群，一把推开阿财挡在云静身前，声嘶力竭地吆喝。

"黛西，报警啊！"云静也冲着台下大声喊叫。

黛西醒悟过来，刚要出门去报警，阿财转身拦住了她："这位小姐，我是姜家的下人阿财，这是我们姜家的家务事，警察是不会管的，你最好也别管。各位小姐，得罪了！"

阿财说着，又瞪了瑞喜一眼："瑞喜，走开！这是老爷的吩咐，你敢不听？"

一行人架着云静，推开众人，出了礼堂来到轿车旁。后面的下人慌乱地把云静和瑞喜塞进轿车，车子一分钟都没耽误就发动起来，往学校外面驶去。云静挣扎着支起身，努力把头伸出车窗外，听到后面追着车子跑来的黛西在大声喊："朱丽叶，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看到黛西和同学们越来越小的身影，云静忍不住嚎啕大哭。瑞喜把手绢递过去，云静却兀自大哭着，似乎没有看见。瑞喜缩回手，一边自己擦眼泪，一边握住云静的手安慰她："小姐，别难过，你还会再回来的。"

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在栽满法国梧桐树的街道上开过，消失在繁华的街道尽头。

3

车子回到青云镇时，已经是深夜了。被下人们抬进房间后，云静一刻钟也没安生，进门就开始摔打房间里的东西。最先遭殃的是梳妆台上的花瓶，"砰"的一声，碎片四溅……能打碎的瓷器都打碎之后，云静发现房间里唯一能被砸的，只有镜子了。她冲过去拿起镜子，却怎么也摔不下去，因为她看见了镜子里的自己。

一路回来，云静的发型已经乱了，脸上的妆也花了--云静举起镜子端详了一会儿自己，坐在床边，又开始放声大哭。瑞喜一趟一趟地跑着，从厨房端饭菜进来。满屋子的饭菜香，云静看都不看一眼，她哭累了，瘫在床头，盯着身上朱丽叶的戏服发呆。

姜太太带着八岁的小儿子云高从外面经过，听到女儿不哭了，打发下人把小少爷送回房间休息，在外面想了想，这才进了女儿的房间。看到满桌子饭菜，姜太太叹息一声，说："静儿，你得吃饭啊！虽然把你抢回来是鲁莽了些，可是，郦家是远近闻名的富足仁义之家，照存又是个青年才俊，你爸怎么会害你呢？再说……"

第5节：引子　逃婚(5)

云静眼皮儿都没抬一下，站起身来，打开了留声机，顿时，屋里响起了略显悲切的《寻兄词》。姜太太不好再说什么，端起碗，想喂云静吃饭。云静坐回床边，背对着妈妈。

姜太太正端着碗不知所措，瑞喜从外面进来，把手里端着的沙锅放在桌上，轻声对云静说："老爷来了。"

门口响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还不快把这靡靡之音给我关了！我的家里，没有这种不正经的东西！"

姜老爷话音才落，瑞喜赶紧上前把留声机的声音关小了。

"夫人！你还要喂她？这个女儿惯成这样，有一半是你娇纵的！再这样下去，她将来怎么做贤妻良母？让她饿着吧！我们走！"姜老爷根本不进门，也不看女儿一眼，只是站在门口，大声训斥姜太太。

姜太太只好放下碗，跟在姜老爷身后离开了女儿的房间。

脚步声渐渐远了，瑞喜轻轻关上门，回到桌子前，拿起碗盛了几样菜，走到云静面前，双手递给她说："小姐，你还是吃点儿吧，都是你爱吃的家乡菜，在上海很难吃到的，你不是一直很想吃吗？"

云静看了看瑞喜手里的饭菜，不肯接，只是懒懒地回应："没胃口。"

"我们已经回来了，先吃了饭，以后再慢慢去求老爷，老爷太太这么疼你，肯定会同意你再去上海的。"瑞喜耐心地劝小姐，只希望她能吃点儿东西。

"瑞喜，你不懂！我这是在抗争，不能向封建家长妥协，我要像朱丽叶那样反抗……"云静知道瑞喜只是个丫鬟，不可能明白自己的心思，但黛西不在，她的满腹心事又能向谁说呢？

"小姐，你再不吃饭，会晕倒的，就跟黛西小姐一样。你忘了，黛西小姐上次就是为了穿那条裙子，三天没吃饭，一下子就晕倒在草地上了。"

瑞喜的心思还在劝小姐吃饭上，却歪打正着，说到云静心里去了。云静想起黛西，心情好多了，但还是瞥了一眼桌上的饭菜，说："把饭全都给我端出去。"

"好吧，我把饭都端走，这碗汤给你留下，这是我做的，你喝了不算向老爷妥协。"瑞喜知道小姐好多了，心里很高兴。

姜家前脚把云静从上海弄回来，郦家的聘礼和喜笺后脚就到了。看着满屋子的绫罗绸缎还有《四书五经》，云静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她拿着郦照存的照片和他亲手写的喜笺，几乎是歇斯底里地高叫着："我不要！都扔出去！还有这个，都扔出去！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竟然卖弄自己的书法，还印个老气横秋的印章，他的脑子一定跟八十多岁的老朽差不多！还有，你看他送的彩礼，什么龙凤镯、金发簪、金元宝，哪儿像有新思想的人？！对了，还有那套《四书五经》，我看他根本不是黄埔的高材生，简直就是个乡村私塾先生！"

"嗯，不过，小姐，我听卖臭豆腐的周大爷说，郦少爷人很和气的。"瑞喜捡起郦照存的照片，看了一眼，小声替准姑爷说好话。

"瑞喜，你白陪我读这么多年书了！这个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别说我现在不想嫁人，就是有一天要嫁人，也要自由恋爱，要浪漫而伟大的爱情，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云静瞪着瑞喜，坚定地说，"不自由，毋宁死！"

瑞喜也不知道是被云静话剧表演般的夸张吓坏了，还是受到云静慷慨激昂的感染，或者是对云静盲从惯了，一个劲儿地点着头说："小姐，我明白了，我支持你！现在就把这些东西拿出去。"

第6节：引子　逃婚(6)

瑞喜正看着管家阿财安排人把聘礼抬出去，云静又在房间里高声叫："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用啊？瑞喜，你去给我买新的毛巾和肥皂回来！"

瑞喜答应着，等聘礼全部抬出去后，赶紧拎起篮子出了门。

走在家乡熟悉的街道上，看着两边似乎从来没有变过的商铺，那些似乎认识却又不知道名字的面孔，还有街头的老树、小桥、石阶，都让瑞喜倍感亲切。买了肥皂和毛巾回来，走到街角，瑞喜看见几个人围着一架摄影机，不由得放慢了速度，机器旁边一个带着遮阳帽的人向她挥手，说："小姐，别停下来，请继续走。"

瑞喜好奇地从摄影机旁走过，看到戴遮阳帽的人正笑着向她点头，有些不好意思，忙低头加快脚步。没想到，她低着头没走出几步，迎面过来了一辆自行车……瑞喜的篮子掉在了地上，东西撒了一地。骑在车上的人赶忙下车把东西一样一样捡回篮子里。

瑞喜看着这个帮她捡东西的人，越看越觉得面熟，是谁呢？哎呀！他不就是小姐扔掉的那张照片上的人吗？是郦家少爷呀！瑞喜想起小姐说他的那些话，脸上一红，道声"谢谢"，低着头就跑开了。

郦照存望着瑞喜离开的背影，不明白这个突然撞到他自行车的姑娘表情为什么那么奇怪。那个带着遮阳帽的导演也被这计划外的情节吸引住了，把摄影机摇过来对准了瑞喜，正好将瑞喜和郦照存偶遇的一幕记录了下来。

到了姜府门外，瑞喜正要进大门，后面突然有人问："请问你是姜家的人吗？"

瑞喜回头一看，原来是位邮差，想起小姐和黛西的约定，忙点点头说："是啊是啊，请问，有我家小姐的信吗？"

邮差从邮件包里掏出一封信，问："你家小姐叫什么啊？"

"小姐叫姜云静。"

瑞喜从邮差手里接过信，激动得一边往院子里跑一边高声叫："小姐，小姐，上海有信来了。"

云静听到叫声，冲出房门来，迎着瑞喜说："太好了，一定是黛西的信！"

瑞喜刚要将信交到云静手上，却听到姜老爷在她背后说："瑞喜，过来，把信给我看看。给我拿过来！"姜老爷说着话，已经走到瑞喜面前了，伸手来拿信。瑞喜看着小姐，没松手，结果"唰"的一声，信被撕成两半。姜老爷恼羞成怒，大骂道："瑞喜，反了你了！"说着两三下把手里的信撕碎，往地上一扔，气哼哼地背着手走了。

突然发生的变故，让云静和瑞喜一时都不知所措。云静愤怒地咬了咬嘴唇，回身进屋"咣当"一下关上了门。瑞喜看着满地的碎纸，蹲下身子，一片片地捡着……

晚饭后，云静指挥着瑞喜在灯下拼凑被撕碎的信，好不容易拼齐了，瑞喜悄声读着信里的内容："亲爱的朱丽叶，很多女孩已经到明星电影学校报名了。我把明星电影学校的《招生简章》给你，愿主保佑你！明星电影学校培训班于四月二十日进行招生考试，请于……"

云静听着，紧张地站起来、坐下，坐下、又站起来，这样来回折腾了几次，她突然抬起头，说："瑞喜，去帮我煮碗云吞，我饿了。"

云静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为了理想，她决定从这一刻开始，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第二天一大早，看到梳洗一新的云静坐在桌子旁边大口大口地吃饭，姜老爷、太太和姜家的仆人都惊讶万分。云静吃了饭，放下筷子，说："瑞喜，拿酒来，再拿三个杯子来。"

第7节：引子　逃婚(7)

瑞喜拿来杯子，云静亲自在三个杯子里斟满了酒，举起杯子，先自己一饮而尽，然后看着一脸惊讶的父母，笑着说："爹、妈，请原谅女儿的任性和糊涂，我敬你们一杯。"

"想通了就好，真是云开见月明啊。"

"就是嘛，云静是我的女儿，她总归是明白父母心的。"

姜老爷和姜太太看到女儿这样懂事，总算松了一口气，但在女儿进洞房之前，他们那颗悬着的心还是不敢落下。姜老爷趁母女俩说话的当儿，出门对阿财说："这段时间不许小姐随便出门，不然，出了什么差错，你可担待不起！"

云静在房间里似乎听到了父亲在吩咐阿财，对母亲撒着娇说："妈，瑞喜说镇上来了拍电影的，我想出去看看，整天在家太闷了。"

姜太太正要回答，姜老爷走进门来，使劲儿咳嗽一声，先瞪了瑞喜一眼，然后对女儿说："不许去！在进洞房之前，哪儿都不许去！还有你，瑞喜！你母亲在我们家很多年，临走时把你托付给我和太太，我们对你不薄，从小让你陪小姐读书，还让你陪小姐去上海见世面，我们是觉得你老实可靠，才这样信任你。你名义上虽是下人，可我们从没拿你当下人对待。你要知道感恩，小姐在上海那套都是瞎胡闹，你不要跟着学，好好照顾小姐，等小姐嫁了人，也给你找个好人家，也算对得起你母亲的在天之灵了。知道吗？！"

下午，瑞喜陪小少爷云高下棋，云静拿着她的手袋过来，急急地问瑞喜："里面的钱呢？"

"早上你在太太房里说话的时候，老爷过来拿走了，说是不让你出门。"瑞喜捏着棋子说。

云静长叹一声，让瑞喜继续陪云高下棋，自己在弟弟的房间里乱转悠。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指着桌上的镀金果盘说："瑞喜，你把家里

那个金果盘拿到我屋里去，放几个鸭梨在上面，快去吧。"

云高拽着瑞喜不让她走，瑞喜安慰了他好一阵，答应马上回来，云高才放她走。

瑞喜拿着果盘走了，云静逗云高玩儿，问他："你是不是喜欢瑞喜啊？"

云高仰着小脸儿，说："嗯！长大了我想跟她结婚。"

云静听了，忍不住大笑："好啊，好啊，你这么小就知道追求自由恋爱，比姐姐强多了。哎，云高，姐姐问你件事情啊，你的压岁钱有多少了？能不能给姐姐看看？"

见云高不乐意，云静又说："全拿过来，这样我才知道你的钱够不够娶瑞喜。"

攒钱，是云静酝酿的计划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把云高的钱骗到手后，云静又试探着想在父母那里想些办法。晚饭时，云静漫不经心地拨了一下碗里的米饭，试探着问："爹，我的嫁妆，那些田，能不能……换成现钱？"

姜老爷果断地说："不行！地是最好的东西！钱，郦家有的是！可是地是一个家族的根本，有了地，比什么都牢靠。"

云静又撒娇地问："娘，您准备给我什么首饰当嫁妆啊？"

姜太太很认真地回答女儿："静儿，你生下来，算命大仙就说了，你不能戴任何首饰，否则就性命不保。你忘了？那年给你戴了个金锁，立刻生了场大病。漂亮不重要，平安最重要。我啊，早想好了，咱们不戴首饰，那对古董大花瓶、整套紫檀家具，郦家一定会满意的。"

"那些东西，谁搬得动啊？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吧。"

云静沮丧地放下筷子，回到房间，打开她的小皮箱，看看里面的金果盘、金烛台，还有存钱罐，暗自叹息：这些能值几个钱啊？！

第8节：引子　逃婚(8)

正寻思着，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云静慌忙把皮箱盖上，藏到了床下。见瑞喜端了一碗冰糖银耳羹进来，这才松了一口气。云静眼珠子一转，说："瑞喜，你去帮我办点儿事，去找郦少爷，就跟他说，问他有什么值钱的礼物可以送给我。"

瑞喜放下碗，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重复着云静刚才的话，问："值钱的礼物给小姐？"

"嗯，值钱的……听起来有些俗气是吧？那你就说珍贵的吧。瑞喜，我现在出不去，只有你是自由的，你一定要帮我！不能让其他人知道，你要单独见到他。知道吗？"

瑞喜想了想，点点头说："就像红娘帮崔莺莺嘛，小姐，你放心，我会想办法见到郦少爷。只是，崔莺莺是让红娘拿了信物去的，我拿什么去？"

云静在屋子里找了一圈，拿了《莎士比亚戏剧集》出来，可还没出手，又放了回去，嘀咕道："不行，这不能给他。这是黛西送给我的。"

瑞喜看了看屋里，拿起一张卷好的招贴画，问小姐："这个行吗？你买了好几张同样的。"

云静忙点头，笑着说："对，对，这个多，给他一张也没什么。"

第二天上午，瑞喜拿着招贴画来到上次遇见郦照存的地方，等了很久，却没有等到想要等的人。回家的路上，看见郦照存的自行车停在一家铺子外面。瑞喜高兴极了，提着篮子拿着招贴画守在外面。郦照存终于出来了，瑞喜鼓起勇气正要上前打招呼，却发现郦家的老仆人王伯跟在照存身后。瑞喜只好低了头，转过脸去。好在照存看到了她，向她笑了笑。

街上，照存推着车和王伯边走边笑着、聊着。王伯走累了停下喘气，照存扶着他给他轻轻捶背。瑞喜看在眼里，很意外也很感动。照

存和王伯歇了一会儿，继续往前走，瑞喜远远在后面跟着。终于，王伯买好东西先走了。照存故意把车骑得很慢，等王伯的背影看不见了，才来到瑞喜面前，问她："你一直跟着我，有什么事情吗？"

瑞喜有些紧张，说不出话，仓促间，只好把卷成轴的海报交给了照存。

照存一脸迷茫地将画轴打开，看到那竟是一幅画有阮玲玉头像的电影海报，旁边写着"野草闲花"。

瑞喜告诉他："小姐说，向您要一件珍贵的东西，要我带回去给她。"

照存看了看手中的电影海报，笑着说："云静小姐真不愧是受过洋派教育的新女性，还真浪漫呢。我现在身上没带什么值钱的东西，要不……这辆自行车，你带回去，这是英国车，是我托了好多人才从省城买回来的，都三年了，还很好骑，是我最珍贵的东西。"

瑞喜压根儿没摸过自行车，毫不容易东歪西倒地把自行车弄回姜家。云静起初很失望--自行车毕竟不是金银珠宝，能换几个钱呢？但随即，她就眉开眼笑了，招呼瑞喜帮忙，她要学骑车。姜老爷和姜太太看见，很高兴，觉得照存把车都送来了，说明他们趣味相投，以后的婚姻生活一定会很美满。

4

大喜的日子终于到了。

炮竹声中，郦府一片喜庆。大门上，一对红色灯笼被喧闹声震得微微晃动。照存送的自行车放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也绑上了红绸子。

洞房外一片划拳、行酒令的喧闹声。洞房内，云静坐在床边，不耐烦地活动着宽大裙子下穿着绣花鞋的脚。瑞喜在一旁给她捏着肩膀，看到装在镜框里的《野草闲花》海报被挂在墙上，心里莫名地有些感动。

第9节：引子　逃婚(9)

忽然，云静把盖头掀了，打开嫁妆中的一个樟木箱子，从里面拿出了一个包袱。这包袱里有金果盘、存钱罐等东西，还有一件阴丹士林旗袍。

云静摩挲着那些东西，悄声对瑞喜说："我们也许要过很久才能见面了。到时候，你穿着它来上海找我，好吗？"

瑞喜呆呆地看着云静，一时间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云静拉住瑞喜，她面颊通红，双眼亮晶晶的，压抑着声音，急切地说："瑞喜，我要走了，回上海去！瑞喜，我不会和我不爱的人结婚，我也不属于这里！我要当演员，伟大的演员，那才是我的理想。我要让千百万人看到我的演出，被我感动，被我鼓舞，为我流泪，为我欢笑！这样的人生，才是精彩的人生！我早就想过了，只有现在我才有机会逃走，不然就晚了！"

瑞喜被眼前的气氛感染，也压低嗓门激动地说："好的，小姐，我跟你一起走。"

"不行的，瑞喜，走路逃不远，我打算骑自行车逃走。瑞喜，你不用担心我。一个人只要心里有理想，在哪儿都是天堂！我什么也不怕！你也不要怕！等我当上了演员，你一定来找我。"说着，云静把那件蓝色的阴丹士林旗袍塞给瑞喜，"给你，做个纪念。"

瑞喜知道小姐已经做出了决定，不好再说什么，褪下一只手镯递给云静。云静摇摇头，重新给瑞喜套上，说："不行，瑞喜，这是你妈妈留给你的唯一纪念，我不能拿。只是，我走了，你怎么办？他们会为难你的！要不，瑞喜，我们还是一起走吧。"

"小姐，你不会骑车带人，你自己走吧！这里我能应付。"

瑞喜把阴丹士林旗袍放好之后，两个人交换了衣裳。瑞喜趁云静不注意，还是褪下手镯放到了云静的包裹里。瑞喜换上吉服，盖上盖

头坐在床上，云静换上了瑞喜的衣裳，带上包裹，静悄悄地推上自行车，出了郦府的大门。

瑞喜忐忑不安地坐在喜床上，想象着自己被发现是掉包新娘后，郦少爷会怎么办？她唯一的希望，就是郦少爷能来得晚些、再晚些，这样小姐就能跑得更远。

瑞喜正想着，窗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还有人在说："少爷，您走路已经发飘啦，还是我扶您吧。"

"王伯，我自己走，自己行！去县里中学，去省城，去武汉，我……我都是自己走的！去洞房，当然也要自己走！"

照存说着，推门进了洞房，晃晃悠悠地坐在椅子上，看到新娘衣着整齐，端坐在床沿上一动不动，便笑着说："即便是受西洋教育的人在婚姻大事上还是不得不入乡随俗，云静小姐，委屈你了。"

盖着盖头的瑞喜从盖头的缝隙里，看到照存的脚一步一步地靠近自己，下意识地站起来，躲到了床边。

照存停下脚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云静，我，我不过去了，我坐到椅子上，你也坐，坐下，我们喝杯茶吧。我们，还没有说过话就成亲了，跟你的教会学校教育一定不符，是吧？"

瑞喜犹豫了一下，摸索着坐到了照存旁边的椅子上。

"云静，我没去过上海，可是我去过东洋留学，在武汉黄埔军校的时候，有很多同学都受过洋派教育。"

瑞喜坐在旁边静静听照存说话。

"我们也经常看戏剧、电影。我觉得，我们有共同的爱好。云静，我知道你喜欢莎士比亚戏剧，我也喜欢。我喜欢的书也送给你了，你看了吗？"

第10节：引子　逃婚(10)

瑞喜摇头。

"噢，没关系，以后再看。我觉得送小说不成体统，把一套《源氏物语》换上了《四书五经》的盒子。那是我在日本最喜欢的小说。书还在吧？"

瑞喜情急之下，忘了自己的身份，脱口就说："小姐给扔了。"

"小姐？哪个小姐？"照存没听明白，急切地问。

瑞喜知道说漏了，马上改口道："不是小姐，是，是瑞喜给扔了。"

"瑞喜？为什么？"

瑞喜不知如何回答，嘟囔着说："瑞喜，瑞喜也没办法。"

"云静，你怎么了？语无伦次的。别紧张，我也是受过新派教育的。我们虽是父母安排的婚姻，但我们可以先做朋友，我绝对不勉强你。我觉得，你会喜欢我的！我们从现在开始先坦诚相见吧。"说着，照存把盖头一下掀开--"瑞喜？！怎么是你？云静小姐呢？"

"对不起，郦少爷。小姐……小姐她走了。"

"走了？去哪儿了？"

"对不起，郦少爷，我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她为什么走？瑞喜，你告诉我，云静为什么走？我不会为难你的！"

"郦少爷，我告诉您，请您千万别生气。小姐她谁也不想嫁，这次成亲是被老爷从上海绑回来的！她要当伟大的演员，要演很多的戏！小姐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走的。这封信小姐要我交给您。"

"是这样啊……"照存面色苍白，慢慢坐回到椅子上，接过信，展开来--

"郦照存先生：我无意得罪您，但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婚约无效，因为，我不要没有爱情的婚姻，相信您也会赞同我。我的学业还没有完

成，我还有自己的理想要去实现。我需要旅费，可是父母一定不会给我，所以拿海报换了您的自行车，您可以向我父母要赔偿，谢谢！请您原谅！姜云静。"

照存把信看了好几遍，疲惫地靠在椅子上，摇了摇头，对瑞喜说："云静这样没有错，感情是不能勉强的。"

瑞喜看到郦照存萎顿的样子，心中有些不忍，欠身说："郦少爷，谢谢您能理解小姐，她从没一个人出过门，现在不知怎样了呢？"

第11节：第一章　磨难(1)

第一章　磨 难

第二天一早，瑞喜还在睡着，突然被人拽着头发弄醒了。她睁开眼睛一看，旅店老板娘和老板站在床前，边上还有几个伙计。"把你的东西挪到耳房去！然后赶快去把床单洗了！现在，你归我管了！"

云静逃婚的事情，第二天就传遍了青云镇。面对郦家退回来的陪嫁，姜老爷暴跳如雷，不停地在堂屋里走来走去，脚步声每一下都敲在姜家下人们的心上。跪在屋中间的瑞喜更是胆战心惊，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面对什么。姜太太软软地瘫在椅子里，似乎已经耗尽了力气，只是一遍一遍重复着说："被别人退婚了，我们姜家祖辈从没出过这样的事儿。就算回来了，静儿她以后可怎么办啊？她要是再嫁人，谁还要啊？传出去怎么办啊？瑞喜呀，你真是个木头脑子，小姐说什么你就依什么，她是什么脾气你还不知道？"

瑞喜低着头，不敢吭声。

姜老爷走了几个来回，站在瑞喜面前，骂道："她真是反了！我真后悔送她去什么洋学堂！洋学堂教的全是忤逆之道！还有你，瑞喜！你拦不住小姐，难道不会赶紧告诉我们吗？马上去追也能把她拦回来，她深夜独自出远门，要有是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姜老爷正骂着瑞喜，阿水和几个家丁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进来，老远就吆喝着："老爷，老爷，我打听过了，小姐昨天晚上从码头走了！把自行车押给了船家，说是让他们拿车来换船费！"

姜太太摇晃着站起来，扶着椅子问着："她去哪儿了？她去哪里了？"

"说是上海。"阿水跳过门槛，擦着汗水回答道。

姜太太"啊"的一声，瘫倒在椅子上，旁边的丫鬟和老妈子忙将太太扶回了房间。一阵忙乱后，姜老爷拍着桌子大声叫道："阿财，你经常去上海替我送货，路熟。明天，你就带阿水去把小姐找回来……也

带上瑞喜，她知道小姐平时的去处。你们给我听着，如果找不到小姐，你们就不用回来见我了。"

姜老爷说着，拿起桌上的茶杯，重重摔在地上。滚烫的茶水溅到了瑞喜身上，把瑞喜烫得一激灵。姜老爷看到了，"哼"了一声说："你还跪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赶紧去给太太拿药？"

瑞喜拿了药，心事重重地从街上回家，走到小巷的拐弯处，突然听到有人叫她："瑞喜！"

瑞喜转身一看，是郦照存。没等她反应过来，照存已经把一张银票塞到她手里，说："我明天就要走了，听说你要到上海去，这个你肯定用得着。"

瑞喜看了看银票，吓了一跳，叫道："不，少爷，我不能要！少爷，我不能要你的钱！"

"就算是给云静的吧。在这样的社会里，能那样坚持自己的追求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我的一点儿敬意，你代她收下啊。"

郦照存说完，转身大步走远了。瑞喜看着手上的银票，再看看郦照存的背影，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

1

从青云镇到上海的一路上，阿财不仅时不时呵斥阿水，连瑞喜也不放过，一不顺心，就抱怨瑞喜，说她不守本分，没看好小姐，害得他离乡背井、舟车劳顿。瑞喜看他凶神恶煞的样子，不敢吭声，像伺候老爷太太一样伺候着阿财。

到了上海，阿财领着瑞喜和阿水直接就去了云静上学的圣心贵族女子学校，他让瑞喜站在校门口等云静，自己和阿水躲在远处的梧桐树后面。瑞喜知道阿财打的什么主意：他是想只等云静一出现，就跑出来抓住她。看着女学生们三五成群地从面前走过，瑞喜心里说不出有多矛盾，她盼着能看到小姐，可又怕小姐真的出来，被阿财他们抓回去。

瑞喜正徘徊着，突然被人从后面拍了一下，她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拍她的人竟是黛西！

黛西满脸惊喜地问："瑞喜，你这么快就来了？太好了！朱丽叶她……"

瑞喜忙向黛西摇手，担心地看了看黛西身后。黛西转身，正好看到阿财和阿水快步赶过来，远远地就问黛西："这位小姐，请问见到我家小姐没有？"

瑞喜抢过话头，说："我正向这位小姐打听呢，她也没有云静小姐的消息。"

阿财怀疑地看了一眼瑞喜，又转头问黛西："你真的没见过我家小姐吗？"

黛西明白了瑞喜的意思，反问道："云静不是被你们带回去了吗？我正想问她在哪里呢。"

阿财听了，苦着脸说："小姐你不知道，我家小姐自己又来上海了，我家老爷太太都急病了，请你一定告诉我云静小姐的下落……是不是瑞喜？"

瑞喜暗暗握了一把黛西的胳膊，点点头说："是啊，老爷很生气，太太也生病了，我出来前还给她抓了药。"

黛西假装恍然大悟，对阿财说："是这样啊，真让人担心呢！我要是见到云静一定让她赶紧回去。可是，我真的没见过她。"听到校园内响起铃声，黛西趁机说："我走了啊，要上课了。"

第12节：第一章　磨难(2)

没有找到云静，阿财带着阿水和瑞喜晚上住在圣心贵族女子学校附近的一家小旅店，白天在学校、电影院、咖啡馆一带到处找。可连续找了好几天，都没有见到云静的影子，阿财的脾气一天比一天暴躁。

这天又没有找到云静。三个人回到小旅店，阿财在小桌子边坐着，一边就着花生米喝酒，一边叫阿水给他捶背。瑞喜端了一盆洗脚水进来，小心地放在阿财脚下，说："阿财哥，今天走了很多路，你泡泡脚吧。"

阿水瞥了她一眼："哼！都是你，放走了小姐害得我们哥儿俩出来受苦。瑞喜？我看你一点儿也不喜，就是个倒霉相！你是孤儿还不说，谁沾你谁倒霉！小姐沾你结不了婚，我们沾你，姜家的饭碗都要丢了！看着你我就来气！在家有小姐护着你，听说连老爷太太都不拿你当下人，呸！妈的！瑞喜，找不到小姐我先打死你！"

见到瑞喜扭身要走，阿财叫道："站住！你这个死丫头就是个扫帚星！水端来就完事儿了？给我洗！"

瑞喜不说话，回来端起洗脚盆就出去了。

"嗨，反了你了！"阿财气得大叫，"阿水，走，出去玩玩！"

两个人来到旅店旁的一个小房间，一进门，旅店老板就挥着纹了刺青的手臂，高声招呼他们。阿财一看见桌子上滚动的骰子，双眼顿时放光，挤了过去。昏暗的灯下，烟雾腾腾，阿财瞪着眼睛，歇斯底里地喊："大！大！大！"瓷罐打开，骰子旋转着停下来，一看是两点，旅店老板把阿财前面的钱拿走了……

第二天一早，瑞喜还在睡着，突然被人拽着头发弄醒了。她睁开眼睛一看，旅店老板娘和老板站在床前，边上还有几个伙计。"把你的东西挪到耳房去！然后赶快去把床单洗了！现在，你归我管了！"

瑞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站起来左右张望，叫道："阿财，阿水！"

老板娘看了她一眼，说："别喊了，他们欠了赌债，把你卖给我们抵房钱了！"

"不可能！我是姜老爷买的，他们也是，他们不能卖我！"瑞喜不相信老板娘说的话。

"什么不能？！阿财说了，他是你叔叔，他当然能卖你！"老板拿出一张卖身契，在瑞喜面前晃了一下，说："我花了钱了，你要不好好干，打断你的腿！"

瑞喜不甘心，拿起包裹来，想跑出去。可老板立刻揪住她的头发，重重把她扔到了墙上。随即，老板身边的人冲上来，对着她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直到把她打得昏死过去。

瑞喜醒来的时候，发觉自己睡在旅店耳房的地铺上。她呆呆地坐了一会儿，猛然想起了什么，慌忙在身上摸索起来。还好，她在自己贴身衣袋里找到了那张皱巴巴的沾上了血迹的银票。昏暗的灯下，瑞喜拿出针，小心地把银票缝在了云静送她的阴丹士林旗袍的衣衬里面。

从这天开始，瑞喜被关在旅店里做苦力，每天要清洗很多很多的被单。瑞喜自己也不明白，这个小小的旅店，哪里来的那么多被单，而且还是很漂亮的被单！瑞喜想不明白，也不愿意多想，她只想逃出去，可白天老板娘总在她身边晃悠，晚上门又在外面被锁住了。瑞喜没有办法，为了找到小姐，她只好选了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翻墙出逃。但逃跑没有成功，她的腿却摔断了！

"你看你这个小姑娘，欠我的钱不还，还要偷偷跑路！哼！"

瑞喜腿上打着石膏坐在床上，看着对面抱着双手的老板娘，哭着说："老板娘，那两个人真的不是我亲戚，他们只是我家老爷太太的跟班儿。"

第13节：第一章　磨难(3)

老板娘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只是，不管怎样说，他们欠了店里很多钱，你是跟他们一起来的，当然要替他们还。你看，你现在又摔伤了腿，还是我掏腰包请医生给你治病，这个怎么算？"

瑞喜擦着眼泪说："谢谢老板娘，我一定还你的钱。"

"怎么还？"

"我不跑了，留下来给你做工，直到钱还清为止。"瑞喜低声说。

"嗯，这还算有良心。你好好做，做足三个月就可以走了。"老板娘看着瑞喜倔强的样子，生怕她再做出什么傻事儿，叹口气，无奈地说。

老板娘的这句话，让瑞喜有了希望。她每天拖着打了石膏的腿清洗被单的时候，都会用一块小瓦片在墙上划一道。不知不觉间，瑞喜在这里已经呆了一个多月，而那面斑驳的墙上，也已经有了一排"正"字。

这天，瑞喜正在洒水、扫地，老板娘从屋里出来，叫道："瑞喜！我这里没有人手了，你跟老板去送东西。别想跑啊。"

瑞喜放下手里的扫帚，答应："是。我不会跑的，老板娘，三个月还没到，我不会走的。"

瑞喜背着打成大包的床单，跟在老板身后，转了几条小胡同，来到了宜春院的后院。老板把洗好的床单交给老鸨，接过钱细细数着，瑞喜站在旁边，面对老鸨像选东西一样挑剔的目光，好不自在。

老鸨看了瑞喜一会儿，指着房檐下的一堆床单，说："小姑娘别愣着，去把那些床单整理一下，拿回去。"

瑞喜赶忙跑过去，麻利地把床单弄了个包袱拿在手里。

老板数好钱放进兜里，对老鸨说："正好，再会。"说着就要走，老鸨看了一眼瑞喜，轻声对他说："这么嫩的小姑娘在你那里做苦力，

真是可惜了，要是在我这里早就赚大钱了！"

老板眼睛一亮，回头看了看瑞喜，瑞喜的脸蛋儿白里透红，身材苗条，向老鸨点了点头。

瑞喜数着墙上划的道道，天天盘算着离开的时间。终于有一天，三个月时间到了，她决定去找老板娘。

瑞喜到老板娘房间时，老板娘正在数抽屉里的钞票，嘴里还恶狠狠地骂着："这个老东西，又把钱拿去赌，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他。"看到瑞喜进来，拉长着脸问："你有什么事儿？"

"老板娘，今天我已经在这里做足三个月工了，我欠你的钱已经还清了。"

"啊？不会吧？"老板娘一脸诧异地说，"噢，现在我忙，等一下我算算看。瑞喜，你要去哪里？"

"我去找小姐。"瑞喜说。

老板娘问："你知道你家小姐在哪里吗？"

"不知道，不过我一定会找到她的。"瑞喜说着高兴地出门去了。

瑞喜才走，老板就回来了，老板娘顿时没好气儿地大声骂道："你这死鬼，又去赌了。店里的事儿也不管。"

老板假装不知道钱的事情，问："店里有什么事儿吗？"

"瑞喜这丫头要走了，店里少了个劳动力又要多请个人。"老板娘想起瑞喜要走，心里也在算计。

"为什么走？她不是答应留下还债吗？"

"答应她干三个月后走人，已经到日子了，这丫头心里有数，自己算着呢。她一定要去找她的小姐，是不会答应留下的。"

老板嘿嘿笑着，说："有办法了，再捞一笔。"

瑞喜收拾好行李来和老板娘告别的时候，心里高兴，就没有注意到老板娘的脸色。老板笑着对她说："瑞喜，我正要去给客人送被单，你再帮我一下好不好？帮了我这个忙，你就可以走了。"

第14节：第一章　磨难(4)

看到瑞喜点头，老板娘递上包裹，又把几张钞票塞在瑞喜手里，说："瑞喜，这算你送货的小费吧，路上走好啊。"

瑞喜抱着包袱跟在老板后面，问："老板，今天送到哪家店啊？"

老板哼着小曲儿，头也不回地说："你到了就知道了。"

瑞喜看到包袱里的被单露出一角，上面印着"秦记饭庄"，放慢脚步，说："老板，错了，你走错路了。"

"什么走错了，没错儿，前面马上就到了。"老板一指远处妓院的灯笼。

瑞喜警觉地站住，说："不对，老板，那是宜春院，这些被单不是那里的！"

"我说是就是，你赶紧给我走，不然对你不客气！"

老板赶忙过来拉瑞喜，瑞喜挣扎着大声喊叫："你放开我，放开！"然后用尽浑身力气把老板推倒在地，撒腿就跑……

终于逃出虎口，在上海举目无亲的瑞喜只得又来到了圣心贵族女子学校。但从早等到晚，她不仅没有找到云静，甚至连黛西的影子也没有看见。绝望地站在校园里，瑞喜的脸上带着汗水，眼睛里含着泪水，在心里喊："云静小姐！黛西小姐！你们在哪儿？"

2

除了学校，小姐还会去哪里呢？瑞喜又来到了电影院外，可等到最后一批散场的观众走光了，瑞喜还是没看到小姐的影子。她木然地靠在卖票处的栏杆上，看着电影院的霓虹灯和地上映出的颜色一点点熄灭，最后只剩她身后电影广告画上的一盏灯。灯下，还有一个穿着花衣服的乡下女孩，也靠在墙边可怜地四下张望着。

电影院旁有一个小面摊，昏暗的马灯下，红红的炉火和热汽显得异样的温暖。瑞喜站在小摊前犹豫着，手里攥着老板娘给她的几张钞票，犹豫着是不是买碗面吃--她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终于忍受不了

香气的诱惑，瑞喜要了一碗面，坐在小板凳上，围着一张低矮的小方桌，小口小口地吃起来。

穿花衣服的乡下女孩胆怯地靠近瑞喜，看着瑞喜碗里的面，咽着口水。瑞喜看到女孩可怜兮兮的样子，心里有些不忍，放下碗向她招招手。女孩羞涩地坐到瑞喜身边，瑞喜把碗推给她。女孩看了瑞喜一眼，端起碗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瑞喜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玲。"

瑞喜和小玲吃过面，躲在巷子尽头避风。听完瑞喜的故事，小玲问："瑞喜姐，你以后打算怎么办？也许你家小姐想家，已经回去了呢？"

瑞喜说："能想到的地方都找过了，我也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唉，小姐只要跟黛西在一起就会没事儿的。"

小玲叹息一声，说："大上海找个人可真难啊。我来上海，也是要找人。我要找的老乡翠花姐在制衣厂，找到她就有活干了。她出来都三年了，每次写信都说上海好，我怪羡慕的，找到她，我也能过上好日子了。唉，可是，不知道啥时候才找得到。我除了种田、纳鞋底、做饭，其他的活都没干过，制衣厂会要我吗？"

"咱俩都是大活人，嘴长在身上，还怕问不到去制衣厂的路吗？东北那么远你都来了，制衣厂还能比东北远？你说呢？"瑞喜安慰着小玲。

小玲点了点头，正要说什么，却忍不住打了个喷嚏。瑞喜也觉得有些冷，就从墙上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撕下来，然后用火柴点着。她们簇拥着火，立刻暖和多了。小玲把周围的废木头也捡了过来，火堆越来越旺。小玲不冷了，话又多起来："瑞喜姐，你定亲了吗？"

第15节：第一章　磨难(5)

瑞喜害羞地摇头，问："你呢？定亲了？"

"定了，他叫大柱，高高大大的，肩膀宽宽的，有啥烦恼，在他肩膀上一靠，就都好了！对了，瑞喜姐，你靠过男人的肩膀吗？"

瑞喜又摇摇头……突然瑞喜高叫一声："制衣厂呀！"她把火堆里一张已经烧了一半的纸扒拉出来弄灭，摊到小玲面前："看到了吗？制衣厂的广告，他们在招人！"

3

靠着那半张从火堆里抢出来的报纸，瑞喜和小玲进了一家制衣厂。

厂房的墙上贴着工作规章制度，机器噪音在厂房内外振荡着。瑞喜全身都挂满了棉花絮，戴着口罩，费力地推着一车布料往前走。实在太闷了，她停下来，把口罩猛地摘下，大口呼吸着其实一点儿也不新鲜的空气。但就是这样，还是被监工看到了，对着她高声吼叫道："不许偷懒，快点儿！想磨洋工，明天就把你开了！"瑞喜咬咬牙，赶紧戴上口罩，把车推走了。

中午，瑞喜、小玲和其他疲惫的女工一起，在拥挤的食堂里吃饭。她们每个人端着一个饭盒，饭盒里是简单的素菜。旁边的女工听到小玲说话，悄声问："听口音你是东北的吧？和我们组的翠花说话一模一样。"

自从来了上海，小玲还是第一次听到老乡的消息，她惊喜地问："翠花姐？她和你一个组？她在哪儿呀？哎呀妈呀，可有消息了！"

女工没想到小玲真的认识翠花，端起饭盒躲避着站起来，闪烁其词地应付道："嗯，没有，她现在不在我们组了。"

"那她上哪儿去了呀？我前几个月还接到她给家里寄的信，这才来上海的呢。你别走啊，你告诉我翠花姐走了有多久了？"

女工走了，瑞喜和小玲实在想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每次吃午饭的时候，小玲和瑞喜都想和那个女工说话。可那个女工却好像故意躲着她们一样，再没有被她们俩找到过。

有一天中午，小玲和瑞喜正一边吃饭一边说着翠花和那个女工，突然，一个英俊青年举着照相机对着小玲"咔嚓咔嚓"地拍照，小玲呆住了，瞪圆了眼睛。

瑞喜走过来，小玲立刻像得到了保护一样躲在了她身后："先生，请问，您为什么要拍照？"

"哦，对不起，我是该打个招呼的，但是，我觉得她的神态很自然，所以就拍了，对不起。"青年说着，指了指瑞喜旁边，问，"这儿有人吗？我可以坐吗？"

也不管是不是有人同意，青年端着饭盒在瑞喜旁边坐了下来，他看了看瑞喜围裙上的号码，是199号，笑着说："我是报社的记者，想做一个劳工专题，所以要了解一下工厂的情况，把真实情况告诉读者。现在，社会上都很关心劳工，很希望改善劳工的待遇，所以，这个采访很有意义。"

瑞喜点了点头，问："那么，如果这里情况不好的话，报纸上登出去了，工厂会改善吗？"

"当然会！社会各届都会呼吁的，一呼吁，力量就大了。对了，我可以拍你吃饭吗？"

瑞喜听他这样说，大方地答应道："好的。"

青年站起来，对着瑞喜拍了好几张照片。拍完之后，他又坐了下来，问："我刚来，不了解情况，请问一下，厂里多久吃一次肉啊？"

"肉？我们已经来了一个月了，一次都没吃过，也许过年会有吧。"小玲说，"还吃肉呢，菜里要是有油就不错了。你看，这菜汤里，连点儿油花都不好找。"

第16节：第一章　磨难(6)

青年很自来熟地把瑞喜的饭盒接过来，看了看说："哦，真的是全素呢！"

小玲看了一下青年的饭盒说道："你的有排骨啊，那咋办？把你的饭换给瑞喜姐呗，你一看就是技术工，不累，不要那么多油水也没问题！"

瑞喜推了一下小玲："别乱开玩笑。"

"换就换。"青年真的把自己的饭盒给瑞喜，又说，"我还想问一下，你们每天的工作时间有多长？"

瑞喜正要回答，监工跑了过来，拉住青年，连珠炮似的大声喊道："哎呀，少爷！我说您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呢！少爷，您怎么能在这儿呢？还吃工人的饭！真是我没有照顾好，罪过，罪过啊！走，到那边吃小灶去，专门给您烧了腌笃鲜，快走！快走！老爷要是知道您在这儿，还不定怎么怪我呢！"

青年被监工拉走的时候，回头跟瑞喜说："对了，我还没问你的名字呢！"

瑞喜正犹豫着要不要告诉他，他已经被工头拉走了。

监工嘴里的"少爷"，叫吴烈，是瑞喜工作的这家纱厂老板吴贵山的儿子。作为记者，吴烈对父亲经营企业的方式很不满意。他在做了一番采访后，来到了父亲的办公室。

在气派的办公室中，吴贵山坐在太师椅里，悠然地抽着烟斗，听儿子慷慨陈词："爸爸，您这样做是很不公平的！制衣厂的工作很辛苦，可是伙食却那么差，工人的健康怎么保证啊！而且，听说工作时间超过了12小时！"

看儿子停顿了下来，吴贵山沉着地说："你说完了吗？"

吴烈想了想，说："嗯，还有，您必须让她们一个星期至少吃一次肉！还有，蔬菜应该有选择，不能同样的青菜就一种，一吃就是半个

月！"

吴贵山看了看儿子着急的脸，哈哈大笑起来。

吴烈生气地坐在沙发上，对父亲说："爸爸，请您不要笑！这是我严肃的意见！"

"好啦，儿子啊，你看到的只是个别现象！再说，你想想，你爸爸是那么不通情理的人吗？我保证，这只是一些工人的牢骚，她们大多是乡下人，喜欢抱怨是她们的本性。其实，事情根本就是被夸大了！我肯定，你下回再去看的时候，一定比现在大有改观！"

吴烈有些不相信，探出身子说："爸爸，我不是以儿子的立场在跟您说话，而是以报社记者的身份在跟您说话。我们的报纸，是同情劳苦民众、立志改良社会的，不是女人画报那种无聊、轻浮的东西！如果您不改善伙食，我会以一个正直记者的立场来向全上海报道！"

吴贵山依旧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哈哈大笑说："儿子啊！你果然像我，认准了什么事情就挖空心思地干！门儿精啊！可是，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呢？你既然对女工的生活状况兴趣那么大，为什么要当记者？为什么不听我的，回来继承制衣厂？那样，你不是更能让她们过上好生活吗？别说你想让她们天天吃肉，就是天天喝牛奶、吃鱼子酱也行啊！儿子，你赶快辞了记者的工作，回来接班吧！明天就可以上班！来，过来！"

吴烈不知所措，吴贵山一把把他按在了自己的椅子上，说："怎么样？只要你愿意，从明天开始，这个位置就是你的！等你当了家，到时候我们再讨论女工的伙食，或许我们的共同点会比现在更多！"

吴烈从椅子上弹起来："爸爸，我不能！如果我只管理这一个厂，那么凭着我的良心，工人们可以过得不错。可是，全上海、全中国有那么多工厂的工人，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样值得担忧。我要坚持做一个记者，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监督更多的工厂，让更多的工人在舆论的帮助下，改变他们的命运！"

第17节：第一章　磨难(7)

吴贵山看着血气方刚的儿子，摇摇头说："过几年，你就会明白的。"

吴烈问："那伙食的事情，您到底能不能落实？"

吴贵山笑笑，肯定地说："能啊，当然能！下回你来看就知道了。"

吴家少爷当然不知道，因为他的采访，198号小玲和199号瑞喜被监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而且还被罚加夜班。后来，当监工指挥一个工人把墙上的工作时间表撕下来，换上新的时间表时，瑞喜只能假装没看到，而且远远地看到吴烈又来采访，她也只得赶紧避开。看到吴烈在新的工作时间表前面拍照，瑞喜心里真不是滋味儿。

但是，当监工和吴贵山以为吴烈只是个毛头小伙子，很容易糊弄的时候，吴烈却在厂房外的小路上，亲自验证那些时间表的执行情况。当他看到工人们依然按照平常时间下班时，他非常气愤，悄悄跟在女工们身后，想要把情况彻底弄清楚。

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女工来到她们的宿舍外，吴烈远远地看到那些疲惫不堪的女工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一回来就躺在床上，而是拿着小板凳坐在了路灯下，有人还在吆喝："快！快！今天是礼拜天，又该读信了。"

吴烈靠在墙角的阴影里，看到瑞喜被女工们围着，帮她们读信。他悄悄走近，想听得更清楚些--

"小红，你好！庄稼已经都收了，今年米比平时少，刚够吃。爷爷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眼睛也看不清楚了。希望你能早点儿回来，趁爷爷眼睛还能看到的时候，找个合适的人家嫁了。爷爷对不起你，背的债都让你来还。你从小就没过上好日子，但愿嫁个身体好、心地好的男人，不愁吃不愁喝，以后过上好日子。家里的女儿红，再穷也不会卖的，等你出嫁那天，大家一起喝个痛快。"

叫小红的女工哭了。吴烈蹲在不远处，心情很沉重。

4

瑞喜在工厂的日子，一如既往。到了吃饭的时候，几个监工在监工办公室里躬着背，聚在一起打牌，身边的收音机里还放着音乐。瑞喜给他们把饭端进来时，收音机里娇滴滴的女主播正在说："下一首是电影《野草闲花》的主题曲，是王玫瑰小姐点播给他的未婚夫章建英先生，希望他早日出差回来。"

熟悉的旋律，像水一样溢满了瑞喜的周围，霎那间，几个监工粗鲁的打牌声仿佛不存在了，瑞喜一下子回到了过去。她想起自己跟着云静一起从电影院里走出来，云静走在前面，自己抱着一堆零食跟在后面，两个人都兴高采烈；想起在圣心贵族女子学校的校园里，云静在背台词，自己在一旁给小姐提词；想起自己和云静在一起跳绳，她们一起跳跃着，阳光洒在小姐的发梢，也在随着她的节奏欢快地跃动……正遐想着，一个未熄灭的烟头扔到了瑞喜脸上，有个声音厉声呵斥道："木头！发什么白日梦！赶快干活去！"

瑞喜看看身边的人，回到了现实里，咬咬牙，出了监工办公室，去食堂吃饭。

"红烧肉啊，今天有肉！"女工们在飘着肉香的食堂里高兴地看着彼此饭盒里罕见的肉。瑞喜找到小玲，和她坐在一起，从自己碗里挑了几块肉，放进了小玲碗里。

"瑞喜姐，我知道你对我好，虽然我爱吃肉，可你也缺油水啊，多难得啊！"

看小玲要把肉拨回给自己，瑞喜故意摇头说："我不吃肉，因为我信佛，今天是十五，应该吃素的！"

第18节：第一章　磨难(8)

"真的？"小玲的脸上乐开了花，"那我都吃了啊！"

瑞喜看她吃得香甜的样子，疼爱地替她捋了一下头发。

这时，吴烈出现了，监工带着他四下里转悠："少爷，您瞧，伙食里不是有肉吗？她们吃得香着呢！一个个都吃得脸蛋儿红扑扑的！"

吴烈看到了瑞喜和小玲，又过来坐在她俩旁边，说："你们好！又见面了！你们叫什么名字啊？我只知道你们一个是198号，一个是199号。"

小玲看了他一眼，自顾自地吃饭。瑞喜看了一眼监工，没说话。吴烈感觉到她们的戒备，跟着监工到别处去了。

看着吴烈的背影，瑞喜若有所思地说："今天有肉，是做给少爷看的。"

小玲不明白瑞喜的意思，笑着说："他要是天天来，我们就天天有肉吃了。"

"想得美。"瑞喜一边笑着和小玲说话，一边看着远处的吴烈。吴烈正好也向她们投过来关注的目光，两个人在视线相撞的瞬间，都同时把头转开了。

下午，瑞喜正费力地推着一车衣服，突然感到轻松了好多，转头一看，竟是吴烈在帮她推。

"199号，请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平时都没有肉吃，就是今天才有的？"吴烈悄声说，"我知道，他们在做假。你们工作的时间跟时间表上的不一样，我观察过了，你们12点才下班，6点下班的是另一班工人，对不对？"

瑞喜停下来，惊讶地看着他，问："你调查过了？"

"是的，我是认真调查这件事情的。"

"那我告诉你，肉、时间表都是做给你看的。我们几个月都没吃过肉，每天从上午7点工作到晚上12点。"瑞喜的话才说完，就听到监工

在远处喊："少爷，您到哪儿去了？我给您买水果来了！"瑞喜赶快把车推到拐弯处，匆匆走了。吴烈想了想，没有跟上去，故意等她走远了才答应："来了！"

吴烈没有去吃监工买来的水果，而是去了父亲的办公室。

"爸爸！您糊弄我是没有用的！您糊弄得了自己的良心吗？！您这样弄虚作假，是为了平息我的怒气吗？我告诉您，我更加愤怒，因为您不仅不人道，而且还虚伪！爸爸，如果经济发展了，良心却萎缩了，那是见利忘义。您如果还不改善，我就，我就……"

吴贵山没有想到儿子这么固执，也非常生气："烈儿，我是你父亲，你这样说话，我不打算再糊弄你了！因为，你不值得我浪费感情和耐心！你去看看，上海哪个厂不这样？不这样，经济能发展吗？你想说登报纸，是吧？不会有人管的，现在工会都不管。我做的都是大家认可的呀！谁不想干我也不勉强，现在难民有的是，我给她们工作，就是最大的慈善！你光说空话，能给难民解决什么？我不给她们肉吃，可至少还有青菜和粮食吃。如果经济不发展，都像你那样说空话、靠良心，大家都得饿死！"

吴烈想了想，说："经济的道理我说不过您，但是，如果这个月工人的伙食还不改善，下班的时间还不提前，我就自焚！在您的厂区里自焚！用我的生命来照亮黑暗！"

吴贵山气得指着他的鼻子大骂："自焚？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是受之父母，你有什么权利这样？"

"工人也是人，她们的命也是受之父母，我们也没有权利这样虐待她们！"

面对儿子的幼稚，吴贵山一时语结。

"我说到做到。下礼拜还不改善，我就自焚。"吴烈说着，转身走了出去。

第19节：第一章　磨难(9)

吴贵山烦恼地把桌子上的东西都摔到了地上。他坐在椅子上，良久，拿起了电话，无奈地说："老汪，我那儿子又给我将军了，明天让他到厂里去，按他说的办吧。"

5

瑞喜和小玲下班回到宿舍，正遇到监工老汪带着两个男人抬着一个担架从她们身边走过。担架上是一个女工，她忽然从担架上滚到地上，跑了几步，然后体力不支，跌倒在瑞喜旁边，抱着瑞喜的腿，边咳嗽边用微弱的声音喊着："我不去，我不要死！"

老汪用手帕把她的嘴堵住，把她架走了。看到女工们都过来看，老汪朝她们喊道："看什么看？！都不想活了吗？滚！"

瑞喜、小玲和几个女工悄悄跟着老汪来到了苏州河边一个废弃的仓库旁，在远处墙角的掩护下偷看。老汪和两个男人把担架抬进去以后，走出来，锁上了门。"放我出去，我不想死啊。"听到里面传出的哭喊声，瑞喜不禁觉得身上一阵阵发冷。

她身边的女工悄声说："得了肺痨的人，就关在里面等死，从来就没有人出来过。"

瑞喜忽然醒悟过来，问："那，小玲要找的翠花，也是……"

女工点了点头，说："你们那时刚来，我们都不敢说。"

"原来，翠花姐她已经……"小玲一把拉住瑞喜，哭了。

第二天，老汪给女工们训话说："昨天晚上的事儿，你们都看到了，我希望你们都忘掉！告诉你们，谁敢走漏消息，说工厂里有病人，就送谁进去，跟那些快死的关在一起！肺痨这东西，一传染上，十有八九是要死的！再说一遍，这可不是件小事儿！谁说谁死！"

老汪感觉到了瑞喜仇恨的目光，恶狠狠地走过来，说："尤其是你，不要再犯以前的错误，再犯就不是夜班的事儿了，是去见阎罗王了！"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那以后没几天，小玲突然莫名其妙地开始咳嗽！

一天晚上，女工们又围在瑞喜身边，瑞喜在帮她们写信。小玲搓着粗糙的手，边想词边说："大柱，上海天气很好，比咱们那儿暖和。我买了新衣服，大家都说穿着可俊了，还有，老能有肉吃，工作也不累，睡觉管够。嗯……对了，我现在又胖了些，脸蛋儿红红的，你就别担心了，照顾好我奶奶。我正在帮你织围巾，上海的毛线好，可暖和了……"

瑞喜看了看小玲蜡黄的脸，还有破烂的衣服，难过地低头继续写。

小玲慢慢地抽泣起来，说："我啥时候才能熬到头，攒钱回家啊？别说办嫁妆了，我现在寄完给奶奶买棉袄的钱，剩下的钱连路费都不够。奶奶，上海可好了，有大世界，有城隍庙、百货公司，都老热闹了，我有了钱，就把您接来玩……"

小玲正说着，忽然冲到一边，扶着墙剧烈咳嗽，她用白毛巾捂住了嘴。瑞喜过去扶她，发现小玲的毛巾上有鲜红的血迹，赶紧把小玲扶上床，用清水给她擦脸。

"瑞喜姐，我不会是得了肺痨吧？"小玲担心地问。

瑞喜安慰她："不会的，不会的，你大概是感冒，会好的。"

小玲听了瑞喜的话，叹口气，从枕头边拿出一条没有织完的围巾，看着瑞喜说："毛线，毛线不够了，瑞喜，你帮我买回来，好吗？"

瑞喜哽咽着说："好的，你放心吧。小玲，别着急，我明天就去医院找大夫，等你好了，我们接着织。"

第二天，瑞喜冒着被赶出工厂的危险，没有去上班，去了医院。可任她怎么向大夫求情，大夫都不愿意出诊，只是说："小姐，听你讲的症状，我觉得她患的是肺痨，你把她送到医院里来吧。我们本来就

是慈善医院，人手不够，没办法出诊。把你的朋友尽快送来吧，而且要注意，不要被传染上。"

第20节：第一章　磨难(10)

"我们也想让她住院啊，可是，大夫，我们的钱不够住院啊！"瑞喜哭着求大夫。

大夫同情却又无奈地看着她说："那你再想想办法吧，我们医院已经是全上海最便宜的了。要不我先给你开点儿便宜的药试试吧，真的没其他办法了。"

瑞喜听到大夫这样说，知道只能如此，失望地靠在墙上，等着大夫开药。一转头，却看到吴烈在走廊的那边，正拦着一个才从病房出来的护士说话。

"我想请问一下，病人如果病情实在危急，而又付不出医药费，你们会怎么办？"

"这个，我们医院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护士的话没有说完，吴烈就已经远远看到了瑞喜，他赶快对护士说："对不起，我马上回来。"

吴烈追上来时，瑞喜已经拿了药，往医院外面走了。吴烈跟着瑞喜来到街上，一路不停地问瑞喜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不是可以帮她。见瑞喜只顾埋头走路，吴烈急了，一个箭步冲到瑞喜前面，拦住她说："给你，这是我的名片。不错，我是吴贵山的儿子，但我更重要的身份是报社记者，我们的报纸是专为劳工服务的，你可以看一看。"

瑞喜认真地看了看他递过来的名片，但没有接。

吴烈又说："如果你信不过我，那你有问题的话，可以找厂里的工会；厂里工会解决不了的，还有全上海的总工会。你要地址吗？我写给你。我知道你识字！"

瑞喜听到这话，愣住了，转头问吴烈："你怎么知道？"

"我为了看工厂是不是准时下班，在工厂宿舍蹲点，你经常给女工们写信、读信，所以，我知道你识字。"

瑞喜点了一下头，正想和吴烈说话，却看到监工老汪正拎着酒瓶哼着歌走过来，还隔着老远，就在大声喊叫："少爷，你在这里呀？老爷在到处找你呢！"瑞喜的脸色一下子又回复到漠然的表情，低下头，快步走了。吴烈看着瑞喜的背影，跺跺脚，也不理睬老汪，转身就走。

吴烈回到家时，父亲吴贵山正抽着雪茄在露台上看报纸。看到儿子进门，吴贵山笑咪咪地挥舞着报纸说："儿子，快来看看这个。你们的报纸，不要整天报道一些社会的阴暗面，还是要多看看光明的一面。你这回该放心了吧？我们贵山制衣厂不是什么地狱，你爸爸也不是吸血鬼。"

"爸爸，我，我没这么说。"

"你没那么说，可是三番五次地调查，好像我们不是父子，倒是竞争对手。说实话，我的老对手，永胜制衣厂也没这样过啊。"

吴烈把报纸接过来，看见上面登着吴贵山的照片，照片旁写着"国货英雄"四个字。他边看报纸边说："爸爸，我只是觉得，这个世界需要公平。我不是针对您，其他所有有问题的工厂我们报社都有人。爸爸，我已经是很幸福的人了，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幸的人，我想，应该让他们过得好一些，这样才会世界大同。"

"好了，我不想听这些。你已经被洗脑了，说不清楚。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别的事情。"吴贵山说着，拿出一张照片，"娜娜下个月就要从美国回来了，她来信说，她要跟查理订婚。查理你还记得吗？就是大新百货公司老总的二儿子，在美国跟你妹妹同学。"

吴烈问："是吗？那不是很好吗？他俩一定志同道合。"

"听说你对制衣厂没有兴趣，娜娜说，希望由查理来管理制衣厂。查理说，他很看好这个制衣厂。"吴贵山饶有兴趣地盯着吴烈，期待儿子会很激烈地反对。

第21节：第一章　磨难(11)

但出乎他的预料，吴烈随手扔下报纸，笑着说："爸爸，那太好了！您可以安心退休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很可能会失去财产掌控权？我们姓吴的产业，到头来落到一个外姓人手里，就算他是女婿，可也不姓吴啊。"

"爸爸，我本来就没打算要那些钱，我有手，有头脑，可以自食其力，这样很好，您不用为我操心。就算是我继承，我也把钱全部用来盖学校，还有养老院和孤儿院，为社会造福。"

"这是你的真心话？"

"嗯。"

听到儿子如此肯定的答复，吴贵山再也不能忍受，他伸手举起拐杖砸到了儿子的肩膀上，骂道："没出息的东西！我一分一厘挣出来的家业，竟然对你来说没有任何价值！你宁可把它送给别人！天啊，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你要是不收回刚才的话，以后就不要回来了！"

吴烈看了父亲一眼，捂着被打的肩膀，扭头就出了门。

6

工厂里，又有几个女工被抬走了。大家都知道她们被抬去了哪里，可都缄默着。瑞喜也尽量不在小玲面前说起这些。

小玲看着枕边没有织完的围巾，担心地看着瑞喜问："瑞喜姐，你真的不会被我传染吗？"

"不会，跟你说了多少遍了，那个老中医说了，我喝了他那副药，就没有问题，就是铁打的了。"瑞喜心里也忐忑不安，但还是尽量安慰小玲。

"瑞喜姐，如果我死了……我没有别的心愿，瑞喜姐，你就帮我给大柱写封信，让他重新娶媳妇，别等了。他傻着呢，要是不告诉他，他就会一直等，死心眼儿啊。"小玲边说边笑，却流着泪。

瑞喜帮她擦干泪，哽咽着劝她："别想那些，你会好的。我们还说过，等领了工资，我们就离开这儿！我们一起找新工作！"

第二天，瑞喜去找监工老汪，问能不能帮小玲预支这个月的工资。老汪没等瑞喜说完，就拍着桌子叫道："想得美！她没干满半个月，不行！一分也不给！"

没有拿到钱，瑞喜还是去了医院。拿了药，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跟大夫说："大夫，对不起，我今天的钱不够，能不能迟一些时候给？我给您写欠条。"

没想到，大夫却回答她说："不用了，有人都替你预付过了。"

会是谁呢？瑞喜想了又想，觉得只可能是吴烈！瑞喜想起上次看过吴烈的名片，努力回忆起上面的地址--正好顺路，她决定去当面好好谢谢人家。

瑞喜的到来，让吴烈非常意外。他看到瑞喜很不自在地坐在椅子边上，双手不自然地搓着，不好难为她先开口，赶紧说："我早就给你说过，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我会很乐意。"

"我，我想给你写个欠条，按上手印，等发了工资，我就还你钱。"瑞喜低着头说。

"没关系，不用写了。我还可以多借给你一些，你需要多少？几块大洋？"吴烈把几块大洋拿了出来，又说，"每次都是你一个人去买药，你的朋友病了，是吗？如果她病了很久，吃了很多次药，但还没有起色，那就应该住院。"

说着，吴烈拉起瑞喜就往工厂方向跑。还没跑到宿舍，有个女工看到瑞喜，凑上来，俯在她耳边悄悄说了两句话。瑞喜听了，神色大变，疯了一样跑向宿舍。吴烈不知道瑞喜听到了什么，只好加快脚步，跟在后面。

狭窄的宿舍里，一壶水还在炉子上冒着热汽。瑞喜冲进来，看到小玲的床上一片狼藉，人已经不在了！瑞喜哭喊着，又疯狂地跑了出去，吴烈不明就里，也跟着她跑。他俩跑到废旧仓库外面，看见仓库

的门被风吹开，里面已经空无一人……瑞喜在空荡荡的仓库里大叫着："小玲！小玲！"

第22节：第一章　磨难(12)

仓库里回荡着她颤抖的声音。吴烈听了，抓着瑞喜的肩膀说："瑞喜，如果这些事情不披露出去，还会有千千万万的翠花和小玲就这样死去！一个对工人没有责任的工厂--没有任何预防措施，让工人病了自己等死，甚至扣着工资不发，还连丧葬费都不出，这是什么工厂？这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瑞喜看着他，没有吭声。她太伤心了，没有精力去想这位少爷的话。

那天晚上，瑞喜最后一次为女工们写信："小玲、王姐、小凤、云儿、菊芬还有我们不知道姓名的各位姐妹，肺痨夺走了你们的生命，你们今生没过上好日子，但愿在另一个世界里，可以吃得饱、穿得暖，和亲人在一起，不吃苦不受累，过上你们想过的日子。我们会想念你们，尽量帮你们照顾家人，完成你们未完成的心愿。"

瑞喜把这封信烧了，她不知道小玲和那些女工能不能收到她的信，但这信，却刻在了她心里，也让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找到吴烈，告诉他工厂里丑恶的一切！

繁华的上海每天都在演绎着各式各样的离奇故事，就连凶杀、暴富这样的新闻，也不能让上海人动容。但是，当报童在热闹的街道上挥舞着报纸，高声喊着"看报，看报！看贵山制衣厂黑幕！看女工冤魂不散！看报！看报！爆炸性新闻，百年不遇"的时候，麻木的上海人还是震惊了！

当然，最震惊的人，莫过于吴烈的父亲吴贵山。

把印着瑞喜头像的报纸重重扔在桌面上，吴贵山坐到办公桌前，咆哮着应付那些趁火打劫想要退股的股东们。"他们都是趁着乱，假装自己是有良心的绅士，无非就是想多要几分红利罢了。对他们，我从来没有看走眼过，对儿子，我却是……"

是啊，对于他的儿子，他能怎么样呢？而吴烈，为了瑞喜的安全，已经在基督教女青年会为瑞喜找了一间临时住房。

"瑞喜，这几天你很危险，我想你还是安心呆在这里，避一避为好。工作的事儿，过一段时间我会重新帮你找的。这是我女同事的房间，很安全的。她最近回南京去了，所以空出来了。"

安顿好瑞喜，匆匆回到报馆，吴烈面对的，同样是一场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浩劫：报馆内一片混乱，警察在柜子上贴着封条。总编苦恼地坐在椅子上，看到吴烈进来，对他说："小吴，有人给我来过电话，说不登出道歉启示，说制衣厂的新闻是假的，报馆就要被查封！你看，今天真的查封了！非说我们这里有地下赤色出版物！真是无稽之谈！这纯属报复和诬陷……"

话说到一半，总编突然停下了，目光停在门口。吴烈转过身去，看到父亲吴贵山正威严地站在门口。他心里突然明白了眼前的一切和总编话里的意思，冷冷地看着父亲，一腔怒火，似乎要把眸子点燃。

吴贵山站在门口，没等儿子发作，先冷冷地对报馆的人说："对不起，诸位，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和吴烈单独谈谈。"

众人都离开了，房间里只剩下父子俩怒目相向。

"爸爸，我觉得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说的了。在披露制衣厂的肺痨事件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您手下的人瞒上欺下，您并没有那么残忍。可是，在了解制衣厂刻意隐瞒之后，我对您的看法彻底改变了！没有您的授意，下边的人根本不会这样做！您就是这个罪恶事件的核心策划者！然后，您又要封杀报馆，用金钱来践踏民主！我真的发现，我太不了解您了！"

第23节：第一章　磨难(13)

"我和你有同感，我们是相互太不了解了！我想告诉你，凭你天真的亢奋，总有一天会为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后悔！为你对家族所做的伤害内疚！今天，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回归家族，以往的一切，算是你、我为这个乱世交的学费，咱们一笔勾销；如果你一意孤行，那你就继续做改良社会的白日梦，我们恩断义绝，从此，不再是父子！其实，最没有权利批评制衣厂的是你！在没有制衣厂以前，我不过是个贩棉花的小商人。没有制衣厂，我不可能把家从江北搬来上海，也不可能送你和你妹妹去美国。不去美国，工会、民主你怎么会了解呢？如果说制衣厂是地狱，那你就是吃着地狱的面包长大的，你还抱怨什么呢？如果你想跟地狱划清界限，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地狱的气味已经渗透在了你的血液里，是洗不干净的！如果今天没有想好，那么，不急，你可以考虑成熟以后再找我。"

吴贵山一口气儿把话说完，打开门正要出去，吴烈在他身后斩钉截铁地说："我想好了。我不回去了，再也回不去了。"

吴贵山僵直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时间仿佛静止了。终于，他用拐杖敲了敲地板，头也不回地走了。

7

毕竟父子情深，父亲的失望，让吴烈的心都快碎了。虽然他从来都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人心都是肉长的，它要疼的时候，谁也控制不了！吴烈悲痛欲绝地回到教会宿舍。原本只是想看看瑞喜在这里是不是安全，有没有被父亲的手下找到，却不想，房门虚掩着，敲了半天都没人答应。吴烈推门进去，发觉瑞喜晕倒在床边的地上。他连忙把她扶起来，摸了一下她的额头，发现额头温度高得烫手。吴烈把瑞喜抱了起来，冲出门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喊着："帮帮忙！叫救护车！"

瑞喜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旁边输液瓶里的液体，一滴滴顺着胶管落下，她的脸烧得通红，体温一点儿都没有下降。医生悄悄把吴烈叫到走廊上对他说："吴烈，咱们俩是同学，我就直说了吧。瑞喜已经染上了肺结核，现在打了抗生素，照理说，应该退烧了，可是……如果能扛过今晚，明天醒过来问题就不大了。如果醒不过来，那就很难讲了。"

"是我害了她！是我爸爸的工厂害了她！我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意让一个无辜女孩去承担这些！"吴烈脸色苍白地自言自语，苦恼地闭上了双眼。

医生拍了拍他的肩膀，又说："还有，现在她的状况，很容易传染，你就不要进病房了，在外面呆着就好，透过门上的玻璃一样可以看到她。"

这一夜，吴烈没有在玻璃窗外面看瑞喜，而是戴着口罩，拉着瑞喜的手一直陪在她旁边，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她，帮她擦汗，不时和她说话："瑞喜，你要好起来，你要挺住，我在这儿陪你。不管怎么样，你要好起来，好起来才能看到你惦记的一切！听见了吗？"

瑞喜闭着眼睛皱着眉头，死死拽着吴烈的手，指甲几乎嵌进了他的皮肤里……终于，她的眼睛慢慢、慢慢地睁开了。

吴烈飞快地把口罩扯下来，把瑞喜的手贴在自己脸上，激动地哭了。他不敢想象，要是瑞喜真的有个三长两短，他这辈子怎么能安心……

瑞喜恢复的那些日子，吴烈整天都陪在她身边，用轮椅推着她晒太阳，搀扶她慢慢散步……这一切，都被吴家的下人原封不动地汇报给了吴贵山。

第24节：第一章　磨难(14)

"老爷，少爷天天都去。这女的本来说是没救了，少爷守了一夜跟她说话竟给叫醒了！据说整个医院都觉得不可思议。您说怎么办？"

吴贵山眉头紧锁，桌上吴烈照顾瑞喜的一张张照片，他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这才重重地在烟缸里把雪茄按灭，说："算了，算了。我不可怜这个女人，但是，我在乎吴烈付出的心血。再断绝关系，有一点也是变不了的，他身上，流的是我的血。"

他说完，无力地靠到椅子里，似乎瞬间就苍老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吴烈并不知道父亲说过这样的话，更不知道瑞喜就这样躲过了一劫。瑞喜的病好了以后，吴烈送她去了教会宿舍，还买了鲜花送给她。

回到房间，瑞喜捧着鲜花，不好意思地说："吴先生，谢谢你！我会尽快找到工作，把欠你的钱都还上。还有，我住院那么久，一定花了很多钱。"

"瑞喜，如果说欠，那是我欠你的。你刚刚从死亡边缘幸运地回来了，我要怎么补偿你，都不过分。你就安心住下去，一切等你稳定以后再说，好吗？"吴烈很内疚。

"吴先生，可是，你跟我说过，我把工厂内幕告诉你，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小玲，还要让更多的人不再那样悲惨，所以那是我自愿的，你不欠我。"瑞喜善解人意地说。

"好了，不说欠的问题了，只要你工作稳定了，我们就谁也不欠谁，好吗？从今天开始，不要再说这个欠字，否则，我要翻脸了。"吴烈假装严肃地吓唬瑞喜。

瑞喜赶忙点着头答应："哦，好吧，我保证不说了。不过，你的手怎么了？"

"啊，你忘了？是你抓的呀。"吴烈摸着自己的手，看到瑞喜脸红了，岔开话题说，"瑞喜，你既然识字，就不要放弃学习，应该多读

书、多思考，这样才能进步。"

瑞喜转过身去，支吾着说："我也想学习，可是，我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学什么，以前都是小姐带着我，告诉我，我就只管跟着她就是了。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您可以教我吗？"

吴烈想了想说："我没当过老师，不过，我每个星期天都去学校听讲座，我觉得这个讲座可能会对你有帮助，你愿意去听吗？这个讲座很特别，是讲未来的美好世界，我想，你一定没有听过。"

"讲座？那太好了！我以前陪小姐去听过关于女子仪态和家政的讲座，小姐每次都打哈欠。我去听听看，不知道是不是听得懂。"

"没关系，慢慢就懂了，我觉得，去那儿的每个人，听完都会变个样子。"吴烈看着瑞喜的眼光里，似乎有火。

周末的夜晚，吴烈果然带瑞喜去了一条偏僻的小街。在一间昏暗的小房间里，黄色的灯泡微微摇晃，一些青年人昂着头，专注地听着一个戴眼睛、围围巾的中年男人讲话："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的必须过程。资本的原始积累有很多方式，每一种方式不尽相同，但是，都充满了血腥和残忍。比如，北欧的资本家有很多通过当海盗掠夺金银珠宝来发家致富，美国的资本家是通过杀害印地安人，侵占他们的土地和物产……"

周围的人或是在记笔记，或是会心地点头，吴烈也听得两眼发亮，瑞喜坐在他旁边，却一脸茫然，听着听着，竟睡着了。吴烈用笔捅了一下瑞喜的胳膊，瑞喜感觉到了，赶快睁开眼睛，努力坐直，但不一会儿，瞌睡又来了。她支着自己的脸蛋儿，垂下头，在一群专注的听众中，显得非常不协调。

第25节：第一章　磨难(15)

虽然听课时瑞喜没有精神，但和吴烈一起去外面发传单的时候，瑞喜却像放飞的小鸟一样欢快。当吴烈在人群中兴奋地奔跑时，瑞喜在吴烈的牵引下也跑了起来，她的长辫子飞舞着，辫子上的蝴蝶结似乎在瞬间有了生命。

通过吴烈朋友的帮助，瑞喜在邮局找到了一份分拣信的工作。吴烈送她上班的时候说："瑞喜，你不是老帮别人写信吗？以后，你一定会写得更好。"

瑞喜喜欢邮局的工作，她说："我最喜欢帮别人写信了。因为我是孤儿，没有人给我写信，我不知道该给谁写信。帮别人写信、读信，就好像自己也有很多亲人一样，特别开心。"

吴烈听到瑞喜这样说，心里猛然有了个主意，决定要给瑞喜一个惊喜。

几天后，在分信的桌子前，瑞喜和几个年轻女孩在认真工作着。忽然，她看到了一封没有邮票的信，上面写着"林瑞喜收"。她好奇地把信打开，看见信笺写着："瑞喜，这大概是你的第一封信，你总算收到过信了。你可以给我写信，需要的话，我也可以给你写。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当你的亲人。吴烈"

瑞喜感动地把信贴在胸口，心里莫名地涌起了一股暖流。

吴烈和父亲闹崩以后，在外面租了间房子住。一般情况下，都是吴烈去教会宿舍看瑞喜，瑞喜却很少来吴烈家。但偶尔，瑞喜也会来帮吴烈收拾房间。一个雨天，吴烈以为瑞喜不会来了，就关起门来做自己的事情，正当他埋头在信封上贴邮票时，屋外响起了敲门声。吴烈赶快把信封用一本书盖上，再把门打开。瑞喜拿着一个大瓦罐进来说："吴先生，给您炖的鸡汤，快趁热吃吧！"

"我们一起吃吧！"吴烈收拾桌子的时候，书里夹的很多邮票掉了出来。

瑞喜惊讶地问："吴先生，你怎么买那么多邮票，要寄很多信吗？其实，你不用贴邮票，我帮你拿去邮局，只要盖章，邮资总付就好了！这样一张张地要贴到什么时候呢？拿个袋子，把信都给我好了。"

吴烈看了看她，迟疑了一下，还是把床底的一个小布袋交给了她，里面满是信件。

瑞喜问："你的稿件那么多啊？"

吴烈挠了挠头说："是，要多给一些人看看，征求意见。"

"看来，写字挣钱也不容易，也是很辛苦的。别说不同的字了，光是一个字写那么多遍，也够累的。"瑞喜收好信，似懂非懂地说。

8

就在瑞喜从吴烈这里拿走信不久，上海保密局情报处特别行动小组却因为这些信陷入了极度的紧张状态。这个行动小组的组长，就是没能如愿和云静结婚的郦家少爷郦照存。

郦照存离开青云镇后，并没有上前线，而是拿着一纸调令到了上海。鉴于他头脑冷静，遇事有准确的判断力，又在日本留过洋，懂日文，对日本文化有了解；而且忠诚，爱党爱国，所以非常适合做情报工作。毕业时，郦照存被黄埔军校的老师陈群任命为党务调查科特别行动小组组长，陈群还特意安排了另一个学生柳光宗任特别行动小组副组长，协助郦照存的工作。前段时间，他们已经破获了一个日本地下组织案件。

这天，郦照存又在给组员们开会，他面前的桌子上，就摊着吴烈的那些不同笔迹的信件。

郦照存问："对于这些信，大家有什么意见？"

柳光宗说："组长，我们查了那么多发信地址，没有一个笔迹能对上，甚至有些地址根本不存在，这说明，发信人故意伪造了发信地址。还有这些不同的笔迹，更说明这些信是不同的人写的。"

第26节：第一章　磨难(16)

郦照存摇摇头说："错！你们看看，信封都是一样的，墨水也是一样的，收件地址虽然不同，可都是军队和政府部门，说明可能是同一个人故意写了不同的笔迹……"

第二天，瑞喜正在分拣吴烈的信，特别小组的人忽然进来抓住了她，用一团纸把她的嘴堵上后，带离邮局，直接押送到了监狱的审讯室里。

瑞喜被按在了一张椅子上，雪亮的灯光照着她苍白的脸，她不由得把脸埋了下去，用手遮住了前额。

和柳光宗一起坐在审问席上的郦照存生硬地说："抬起头来！"

瑞喜没有反应，几个打手过去，扯着她的辫子，把她的脸抬了起来。瑞喜被强烈的灯光照着，只好紧闭双眼。照存点了一根烟，抬眼的时候认出了瑞喜，不禁愣住了。瑞喜闭着眼睛，没有注意到他。

柳光宗问："林瑞喜，说！你为什么写这些赤色传单？"

瑞喜不说话。打手猛地推了推她，瑞喜被打疼了，哭着说："不是我写的！是我帮别人寄的！我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

柳光宗说："那是谁让你寄的？这几批信都是由你们邮局发出，也都是由你带来的！所以，你脱不了干系，如果你不说清楚，你就是赤色分子，是要杀头的！"

瑞喜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张口就说："我不知道啊！就是……就是有时候有人把口袋放在我的宿舍门口，还有邮费，我就帮忙带过来了！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人，都知道我在邮局工作，所以，很多人都把信放在我门口，我就顺便带到邮局了！"

照存走上前去，逼视着瑞喜，厉声呵斥道："说谎同样是要杀头的！"

瑞喜看清了他的脸，惊讶地叫道："郦少爷？你……"

"快说！什么是英特纳雄耐尔！没有一个赤色分子不知道这个。你给我们讲讲啊，也好宣传宣传你们的主义！"郦照存打断瑞喜的惊呼，高声说。

瑞喜懵了，茫然地望着他："你要我说什么？"

照存逼视着瑞喜说："你们的主义！"

"我没有主意。小姐和太太说，我是个没主意的人。我有事儿都会找人商量，实在找不到人商量就慌了。"瑞喜惊慌地、有气无力地回答。

照存扭头和柳光宗对视，柳光宗把身子扭过去，忍不住偷偷笑了一下。郦照存来回走了几步，叫人拿了笔、墨水和纸进来，让瑞喜写了几个字。

照存把瑞喜写的字拿给柳光宗看了看，柳光宗低声说："组长，你看她写的字，不可能是她。"

"那就放了吧。"郦照存说。

瑞喜头发蓬乱，拖着无力的脚一步步往外走。走廊尽头是出口，出口的逆光中，看得到一个高大的男人剪影。瑞喜艰难地朝出口走去，那个剪影迎了过来，慢慢走近叫了一声："瑞喜，这是我的工作，你不要怪我……我是个军人。"

瑞喜推开他，接着走。照存跟着她，悄声说："瑞喜，我现在上海工作，有什么事儿，随时可以来找我。"

"不会，我不会找你，死也不会！"瑞喜摇摇头，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一把推开郦照存，头也不回地走了，没有听到郦照存在她身后说："云静在找你！"

监狱的铁门"咣当"一声在身后关上了。瑞喜出了门，抬头看了看刺目的阳光，几乎晕眩。她艰难地回到家，发现吴烈正在门口等她。瑞喜看到吴烈，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委屈地流下了眼泪。

吴烈冲过来，紧紧握住她的手说："瑞喜，你受苦了，他们有没有打你？"

第27节：第一章　磨难(17)

瑞喜低下头，哭着说："吴先生，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两天后，吴烈请瑞喜去饭馆吃饭。面前的桌子上摆满了丰盛的酒菜，吴烈说："瑞喜，出来这些天你休息过来了吧？我这一段时间太忙，今天总算腾出空来了。我早就把菜定好了，就等着给你接风。吃完饭，我们去看电影，好吗？"

瑞喜高兴极了，拍着巴掌说："吴先生，是真的吗？我已经好久没有看电影了！"

"以后不要叫我吴先生了，我们一起经过了那么多的事儿，已经是互相可以完全信赖的朋友，不是吗？"

"那我叫你吴大哥吧。"瑞喜说着，突然跪在地上，"吴大哥，我求你一件事儿，以后别写那些稿子了！抓住了会被杀头的！我会再找一份工作，多挣钱，把欠你的医药费都还上！"

吴烈吃了一惊，赶紧把她扶了起来说："瑞喜，医药费根本不是问题，医院院长是我的朋友！你快起来吧！"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起来吧，你被抓进去以后，我就决定不写了！真的！我不能再连累你，或者其他任何人。再说，寄信的效果也很有限。"

"效果？什么效果？是挣钱吗？"

"不是，是改造这个社会的效果。是要把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更加美好的效果。"

瑞喜睁大了眼睛问："什么？吴大哥，你寄那么多信，不是为了挣稿费？"

"当然不是，是为了唤起当官的人的良心，要他们改良社会，这样，像小玲、像你这样不幸的人就会减少，大家都能有饭吃、有学上、有工作，还有健康的保障。"吴烈慷慨激昂地说。

瑞喜似乎不明白，问道："那他们为什么要抓我？还说写那样的信会被杀头？"

吴烈坚定地告诉她："他们怕改造了社会，大家都平等了，他们受到冲击，就不能像现在一样有钱、有权，可以随便欺负别人了。"

瑞喜想了想问："郦少爷，就是小姐定亲的那个人。知道小姐逃婚以后，他不但没有去小姐家闹，还让我们以后有困难可以找他，我还以为他是好人呢！谁知道，他是监狱里的审问官，还狠狠地打了我。我真不明白，他在青云镇是个好好的人，怎么在外面变成了这样？是因为他的周围都是坏人，所以他就变了吗？"

"这个问题很复杂。瑞喜，我们整个社会都有问题，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可能是善良的，但不知道自己在做错事。我的责任，就是把这个社会解剖给他们看，让他们明白，让他们做对的事儿！"

"那写信给他们就能让他们知道吗？还有，你以后不写信了，打算怎么告诉他们呢？"

吴烈听到瑞喜这样问，笑了："瑞喜，你的问题太多了，我们可以先吃饭吗？"

饭后，瑞喜和吴烈去看电影。电影院里，瑞喜和观众一起，被故事感动得泪流满面。吴烈把自己的手帕塞给她，低声说："瑞喜，别伤心了，电影上都是假的。"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很难过。"瑞喜把手帕拿过来，一边擦泪，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忽然，传出了一声巨响，是雷电的声音，银幕上接着出现了闪电的天空。瑞喜颤抖了一下，不自觉地抓住了吴烈的手。吴烈一惊，看着她的手，慢慢把另一只手也伸了过去，把瑞喜的手合在了自己的双手中。瑞喜感到了吴烈手上传递过来的温暖，浑身触电一样僵住了，呼吸开始急促起来。雷电又响了几下，瑞喜吓得捂住了耳朵，她的表情就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吴烈忍不住把她搂在了怀里，瑞喜不敢相信地抬头看了看吴烈，看到了他温柔的眼

睛，她慢慢闭上了眼睛，依恋地聆听他的心跳。他们依偎着，一时竟忘记了电影，也忘记了世间所有的烦恼。

一阵激烈厮打的声音让瑞喜和吴烈睁开了眼睛，他们看见，银幕上，一个地主婆正在奋力抽打一个丫鬟："打死你！看你还敢不敢偷东西！"

丫鬟一边躲藏一边哭叫："不是我啊！别打我！"

就在那丫鬟抬起泪水和血水混在一起的脸时，瑞喜激动地站了起来，对着银幕大喊了一声："小姐！"她指着银幕，丝毫不管周围人的抗议，只是一个劲儿地喊："云静小姐！是小姐！小姐当上演员了！她说她要当伟大的演员！"

第28节：第二章　星路(1)

第二章　星路

"好吧，你明天来吧。"

听到导演这样说，云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冲上去，握了握导演的手，又拉起副导演的手，也握了一下--云静仿佛看到自己已经在银幕上了，看到了鲜花和掌声……

瑞喜到了上海，逃脱了旅店老板的毒手，先在纱厂做工，又到邮局选捡信件，历经千辛万苦，目的只是想找到小姐云静。而云静这段日子也历经了千辛万苦，但目的，却是为了当电影明星。

1

"上明星电影学校"是云静和黛西共同的梦想。

云静一直记得，当初自己被阿财他们从圣心女子贵族学校抓回去和郦照存成亲时，黛西追在车子后面叫的那句话，也记得黛西后来给她写的信--就是为了这个，她才一定要逃婚！也正因为这个，离开青云镇老家后，云静就直奔上海找到了黛西。

黛西的父母早些年就先后去世了，她一直和姑妈玛丽、表哥安国住在一起，不过表哥并不常回来，家里一般只有她们姑侄两个人。云静来了以后，白天去明星学校学习，晚上就和黛西住在一起。来上海不久，云静就知道瑞喜在找自己了，因为黛西告诉了她在学校门口碰到瑞喜和阿财的事情。云静也很想念瑞喜，可为了不再被阿财抓回去，她只好更加小心，不敢和瑞喜联系。可是，尽管小心翼翼，她的生活还是过得很快乐。

在云静和黛西的床头，贴着一张阮玲玉的海报，每天晚上看着海报谈未来，是云静和黛西的必修课。虽然云静现在无家可归，但黛西还是很羡慕云静，因为云静至少可以无忧无虑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她却必须每天按时到圣心女子贵族学校去上课，因为姑妈总是不厌其烦地在她耳边说："黛西，你一定要好好读书，我明年就送你去日本

留洋，这是你父亲的遗志。"不过，黛西常常翘课跑去云静上学的明星电影学校。到了周末，两位姑娘都不用上课，更是无所顾忌地把时光都消磨在了电影院里。

这个周末，她们刚从电影院回来，在客厅里喝咖啡，黛西的表哥安国回来了。安国坐下后，先问黛西："最近学校怎么样？"

黛西耸耸肩膀说："嗯，很好。"

安国又转头问云静："云静小姐，你在我们家，还住得惯吗？"

"很好！谢谢安少爷。"云静放下杯子，坐正了说。

安国靠在沙发上，摆摆手说："云静小姐，这样称呼太见外了，叫我安国就好。"

黛西听了，开玩笑地说："跟着我叫表哥吧！"

看到云静有些不好意思，安国瞪了黛西一眼："黛西，别胡闹。哦，我和妈妈晚上有事儿，不回来了，你们俩晚上自己吃饭，不用等我们。"

云静有些意外，但黛西似乎已经习惯了姑妈和表哥的神出鬼没。安国出门后，黛西对云静说："我爸爸和姑妈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他们有很多日本朋友，常来常往的，大概是在做生意吧。"

第29节：第二章　星路(2)

云静只想演电影，对黛西家的事情没有兴趣，只是礼节性地点点头，没有吭声。但她却没有想到，自己在明星学校的学习，会因为那些聚会而骤然中断。

那天黛西又翘课去了云静学习的明星电影学校。培训结束后，两个人兴高采烈地出了校门，安国突然衣装不整地出现在她们面前。黛西最先反应过来，一边跑上去，一边问："表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你的脸怎么了？"

安国左右看了看，神色紧张地回答："黛西，我妈妈出事儿了，你赶紧跟我走！"

黛西站着没动，只是着急地问："怎么回事儿？姑妈怎么了？"

"快走，先上车再说！"安国说着把黛西推进了汽车。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云静不知所措，她看着远去的汽车，赶紧叫了一辆黄包车，往黛西家跑去……

黛西家的门微开着，客厅里没有人，但却箱翻柜倒，一片狼藉，还有"乒乒乓乓"声从黛西姑妈的房间传出来。云静左看右看，实在想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得轻手轻脚绕过地上散乱的东西，上楼进了自己和黛西的房间。意外地发现里面异常整齐，云静一阵暗喜，匆忙从床下拿出自己的小皮箱，把几件衣服和床头的几本小说扔到里面，抬头看到墙上阮玲玉的海报，又把海报揭了下来卷成卷拿在手里。云静以为没有人注意到自己，可刚一出门，两个黑衣人突然从转角处跳出来，黑洞洞的枪口直对着她。

"啊！"云静吓得大叫一声，扔下手里的箱子和海报，回身就跑。但一转身，被迎面带队前来执行任务的特别行动小组副组长柳光宗一把给抱住了。

"放开我！放开我！"云静挣扎着大叫，"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抓我？"

柳光宗放了手，但仍然挡在云静面前，一看对方是个美丽的小姐，微微一愣，说："小姐，我们在执行公务，奉命搜查这栋房子，我们怀疑这栋房子的主人是日本特务。"

"什么？日本特务？黛西？不可能的！"云静说不出有多惊恐。

柳光宗又问："你是什么人？和这家人有什么关系？小姐，如果你解释不清楚跟这里主人的关系和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就要把你带走了。"

"我是黛西教会学校的同学，临时住在这里的。"

"那你叫什么名字？"

云静正要回答，后面传来一个声音："放她走吧，她和这件事儿没有关系。"

云静回头一看，说话的人竟是郦照存！云静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她的脑海里填满了自己逃婚前的那些事情，满脸尴尬，说："你……你怎么会在这里？"

"从学校回来后，我被安排来上海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照存的话里没有一点儿感情色彩，就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云静小姐，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我们不用再提了。感情是勉强不来的，你的行为我能理解，也很佩服你的勇气。"

虽然照存语气平淡，但云静此时听了，却有说不出的感动，她低下头轻声说："谢谢你！"

照存又对她说："你要去哪里？我派人送你。这里不能呆了，要被查封，因为我们怀疑房主是日本特务，专门收集情报，买卖军火。"

"我和黛西是教会学校的同学、好朋友，她只喜欢文艺，根本不关心政治，我才不信她是什么日本特务。我去哪里不用你管，叫你的手下把行李还我。"云静恢复了她的小姐脾气，狠狠地对郦照存说。

第30节：第二章　星路(3)

柳光宗递上小皮箱和已经揉皱了的海报，悄声对郦照存耳语："已经检查过了，没有可疑物品。"

照存接过海报打开，看到是阮玲玉的《野草闲花》。想起当初云静的恶作剧，心里觉得有些好笑，但还是忍着，没有把心思流露出来，只是把皮箱和海报递给云静，又送上一张名片，说："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来找我。"

云静拿过自己的箱子和海报，却没有伸手接名片，央求地对郦照存说："请不要把我的情况告诉我家人。"

照存想了想，实在找不出别的话说，点了点头。看着云静身孤影单地走远，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黛西家被抄，黛西不知去向，云静一下子像是被急流冲刷的浮萍，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她不能去明星学校上课了，只好先租了间便宜房子安顿下来，然后开始四处找工作。

2

拿着招聘广告，穿着整齐的云静安静地坐在一家船务公司的走廊上，听旁边的几个女孩在聊天。

"我打字打得快，老师说我做文员一定是一流的。"

"我算账最好，每年的会计课都是第一。公司文员会什么最重要?当然是财务。"

云静看着她们，想起自己从今天开始就要改名换姓，过以前从没想到过的生活，虽然有些失落，但还是隐隐看到了希望。她正想着自己的心事，被点到名了，连忙站起来，进了面试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坐着一个梳分头戴着厚眼镜的清瘦男人，还有一个中年女士。男人一看到云静，眼睛就直了，双手紧紧握着，说不出话来。

中年女士倒是很镇静，开口说："你是……朱丽叶小姐，我介绍一下，我是公司的财务科科长王一骊，这是我们从伦敦归国创业的谢经理，他需要一位擅长财务的秘书。请你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

云静看了那男人一眼，自信地扬了扬头，说："谢经理，王科长，你们好！我在圣心女子学校肄业，除了戏剧是A+，其他科目都是B，所以谈不上有什么特长。不过，我们圣心的校长说，只要在圣心学习一年，就可以变成时代的新女性，我已经在那里上了6年学，所以我觉得已经够了。我等不及毕业了，等到毕业，我就老了！我要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社会！"

谢经理站了起来，向云静伸出了手："Very very good！ 朱丽叶，你被录取了！我要录用你最好的年华！"

"谢谢！"云静丝毫没有顾及王科长正意外地张大了嘴，她根本顾不了那么多，就已经兴奋地伸过手去了。谢经理紧紧抓住了她的手，还把另一只手也握了上去。

云静拔出手来，说："那，那我得先坦率地声明一下，我是不加班的！因为，我有别的计划，如果加班，我就没有时间来完成自己的事情了。"

"Very very good ！不加班！我们尊重私人时间！You know， 我是伦敦回来的，我们有共同语言！"谢经理说着话，目不转睛地看着云静。

"太好了！那我明天就来上班吧！"

云静走了出去，那几个女孩还在等着，王科长没好气儿地对她们喊道："请回吧，面试结束了！"

于是，云静开始了她的第一份工作。但她除了表演，什么都不会，怎么可能把工作干好呢?

这天，云静正在办公桌前手忙脚乱地分着文件，王科长皱着眉头，把一份表格递给她说："朱丽叶小姐，这份账目请你重新算一下。我们的营业额从来没有上过五位数，可是你看……"

第31节：第二章　星路(4)

"对不起，我这就重新算一下。"云静接过表格时，碰翻了桌子上的水杯，水把文件都浸湿了。云静四下找不到抹布，干脆把自己雪白的纱巾扯下来，把水擦掉。

王科长看着她，轻轻摇了摇头。云静看到了王主任的表情，咬咬牙，没有吭声。想起早上出门的时候，房东太太又追着她要房租的样子，云静决定忍耐，把这份工作干下去。

做完报表，云静交到王科长办公室。王科长看也不看，却对她说："谢经理叫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云静敲开谢经理的门，看到谢经理坐在他的大办公桌前，桌子的巨大反衬得他更瘦小。谢经理指了指大桌子旁边的一张小桌子说："朱丽叶，你今天就搬到这张桌子来办公吧，这样，更加便于我们沟通。"

云静以为这只是正常的工作需要，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她把办公用品搬到了谢经理办公室，很认真地做着王科长安排的事情。而谢经理在旁边，一边写文件，一边不时地偷偷看一眼云静的侧影。

钟响了，云静立刻条件反射般站起来，拿起提包和大衣准备下班。她风一样出门时，王科长正拿着一摞文件走进来。看着云静离开，王科长转过头来对谢经理说："经理，我真是无法理解，一个圣心学校的女学生，竟然连基本的算数也能弄错。经理，朱丽叶至今为止，只算对过一笔账目，我想，像她这样的女文员，真是很稀有！"

谢经理笑了，玩着手里的笔说："Very very good！ 王太太，你读过《大卫·科波菲尔》吗？"

"当然。这和账目有什么关系？"

"大卫那个天真的妻子，叫朵拉的，You know，朱丽叶就和她一样，那么无忧无虑，那么稀里糊涂，最重要的是，也是那么美丽可爱！所以，我要她生活得像蝴蝶一样自由自在和快活！所以，以后她的账目，你就不用核对了，直接重新算一次好了。我觉得，缺陷美是

未婚妻很重要的一部分。"谢经理拿起了皮包和大衣，意味深长地说，"再会！"

王科长一个人站在办公室里，半天没回过神儿来。

没过几天，满公司都知道云静是谢经理的未婚妻，只有云静一个人还被蒙在鼓里。直到谢经理要带她去参加一个所谓的同学会。那天，云静刚进屋，经理就站起来说："朱丽叶，今天我们出去。"

云静打量了他一下，发觉他穿戴整齐，头发也梳得特别光溜，显然是精心打扮过的。云静想象不出经理打扮成这样，是要带她去哪里，问道："经理，您是要出去谈生意吗？"

"不是！今天是我们牛津同学会，是未婚夫妇聚会，大家都把自己的未婚夫、未婚妻带来。You know， 生命苦短，我说过，我要录用你最好的年华，所以，我知道，你是不会拒绝的！"

云静一下子愣住了。

谢经理还在那儿信心满满地说："朱丽叶，你要相信，这不是梦，是真的！我知道，一个女秘书忽然变成了经理的未婚妻，这种惊喜是让人缓不过神儿来，但是，幸运就在你眼前！相信吧，是真的！你从此就是被我，一个镀过金的人，一个社会精英，呵护、宠爱的小baby！来，握一下我的手，这是真的！"

"荒谬！"云静看着眼前这个人，实在想不明白他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奇怪的想法，站起来，径直地走了出去--云静就此结束了她的第一份工作。

3

这是个安静的咖啡馆，音乐轻柔，来客都彬彬有礼，衣着整洁。云静围着雪白的围裙，在这个咖啡馆做女招待，蝴蝶一样翩然往来于各位客人之间。有了上次在谢经理那里被骚扰的经历，她对这里的工作环境很满意。端咖啡挣钱付房租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里常常会来一些演艺界的名人大腕--这就是云静一定要选择来这里工作的根本原因。

第32节：第二章　星路(5)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云静一直是阮玲玉的超级影迷，她没有想到，自己进入演艺界的大门，也将因为这个超级明星而打开。

一天，她和往常一样，端着咖啡给客人送去的时候，猛然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美丽身影就坐在窗边的桌子旁，安静地看着饮料单，全身散发出雨后彩虹般的光辉！云静幸福得流下了眼泪，呆呆地站在那里，任凭眼泪流淌。阮玲玉显然已经习惯了有人在她面前这样失态，笑着对她招了一下手，轻启朱唇说："小妹妹，请来一杯蓝山咖啡。"

云静看到了、听到了，赶快擦了泪，颤抖着去准备阮玲玉要的蓝山咖啡。等她端着咖啡过来的时候，阮玲玉对面已经坐了一位女记者。

记者正在抓紧时间采访："阮玲玉小姐，您演的很多女性，都是悲剧角色，而且很慈悲，您认为慈悲是什么？"

阮玲玉微微一笑，说："慈悲？我觉得，莎士比亚就说得很好。"

记者似乎没有读过莎士比亚，一时不知道阮玲玉说的是什么，满脸茫然。就在这个时候，云静放下咖啡，大着胆子背诵道："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它有超乎一切的无上威力，比皇冠更足以显出帝王的高贵；御杖不过象征着世俗的权威，使人民对君上的尊严生畏；慈悲的力量却高于权力之上，它深藏在帝王内心，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行，执法的人倘能把慈悲调剂公道，人间的权利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

云静的表演虽然有些夸张、做作，却充满了激情。阮玲玉带头给她鼓掌，对记者说："这是《威尼斯商人》里的台词，这个小妹妹真的很不错。"

得到了偶像的肯定，云静很兴奋，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阮小姐，我，我可以握一下您的手吗？"

阮玲玉微笑着，和她握了一下手，云静顿时幸福得快要晕倒。

阮玲玉和记者走了，云静的目光还远远追随着他们，却没有留意到，在咖啡馆另一个角落里，有个男人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她身上。这个男人带着眼镜，一副潦倒艺术家的样子。他桌子上的烟灰缸里已经塞满了烟头，一摞厚厚的稿纸上满是涂改的痕迹。

云静还沉浸在幸福里，脸蛋儿红红的，走路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轻快。她走到这个男人桌子面前，把他的烟灰缸换上了干净的，然后，又把一杯柠檬水和一小碟饼干放在了桌子上。

阮玲玉的鼓励，给了云静信心。她在咖啡馆工作之余，继续四处寻找机会，哪怕是很不起眼的小角色，她也要努力争取，所以，一到休息日，她就会跑到电影厂外去。

一天，云静又和一群应试的群众演员在厂外等着。大家有的喝水，有的铺了报纸在地上打牌。旁边的一个女孩站得腿酸，就把一张报纸铺在地上，然后把高跟鞋脱下来，光脚站在报纸上，活动着酸痛的脚趾。女孩做得非常坦然，云静却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怎么也不愿意这样自毁形象。

进了面试的地方，面对一排考官，云静恭敬地鞠躬，然后说："各位导演好！我是朱丽叶，圣心女子学校肄业，演过话剧，后来又……"

一位导演不耐烦地打断她，说："这些简历上都有，不用说了，现在，你试一下戏！"

导演对副导演点了点头。副导演原来漫不经心地在桌子上画画，他抬起头，看着云静，两个人都愣住了--他就是那个在咖啡馆里见过云静的男人。副导演想起云静在阮玲玉面前背诵台词的样子，笑了笑，问："朱丽叶，你擅长什么？"

第33节：第二章　星路(6)

"我擅长戏剧、唱歌、跳舞。"

"那你给我们表演一下。"

云静随着音乐跳了一段恰恰舞。

副导演带头鼓掌，说："Bravo！你还会其他舞蹈吗？"

"我在学校里跳过埃及舞，还有探戈。"

副导演跟导演咬了一阵耳朵后，导演对云静招了招手，示意她走近，然后扶了扶眼镜，仔细地看她。

云静努力自然地微笑着，她觉得那一刻的时间是那么漫长，桌子上的时钟一秒一秒清脆前进的声音也忽然变得刺耳了。

"好吧，你明天来吧。"

听到导演这样说，云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冲上去，握了握导演的手，又拉起副导演的手，也握了一下--云静仿佛看到自己已经在银幕上了，看到了鲜花和掌声……

水银灯下，一场戏正在拍摄。云静已经换上了丫鬟的衣服，在给一个演少奶奶的女明星打扇子。

少奶奶做作地哭着："哎呀，我的丈夫啊，你怎么就这样薄情啊……"

少奶奶一滴眼泪也没有。

云静在一旁把手帕给她递过去。

少奶奶突然对着摄影机喊道："Cut！"

导演赶快陪着笑跑过来问："怎么回事儿？"

"哎呀，刚才我一低头，这绺头发挡在眼睛前面了，这样能漂亮吗？你们为什么不喊停？！为什么不提醒我？"

导演谄媚地说："呵呵，不是这样的，我们觉得，陈小姐您怎么都好看，所以就不用提醒了。"

"不，再来一遍！"

少奶奶又开始做作地哭："哎呀，我的丈夫啊，你怎么就这样薄情啊……"

云静又把手帕递过去，少奶奶用力把她的手挡了回去，云静吓了一跳。

少奶奶站起来，指着摄影师大骂："你混蛋！你给我滚出去！"

摄影师慌乱地问："我怎么了，我？"

"刚才我在哭的时候，他竟然在歪着嘴笑！有什么可笑的？！"

摄影师委屈地解释："我没有笑！我本来看镜头的时候，嘴就是歪的！"

摄影师把脸贴上镜头，比划了一下，他的嘴果然是习惯性歪着的。

导演实在看不下去，跑上来说："哎呀，好了，陈小姐，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好不好？他长成这样，都是老天爷的错，您不能跟老天爷较劲儿啊，是不是？"

少奶奶还是不高兴："我看着他烦！"

导演想了想，无奈地说："那……那我让他戴个口罩好不好？您就看不见他了！"

"好吧。"少奶奶勉强答应了，正要入戏，一抬头看到一个大腹便便的人走进来，突然张开双臂扑上去，藤蔓一样缠在他脖子上，撒娇道："Darling，嗯，你怎么现在才来？人家看不见你，都烦死了！"

大腹便便的人不理睬旁边正恭敬叫着"老板好"的导演和工作人员，只是两眼放光地盯着少奶奶，问："怎么了，宝贝儿？"

"嗯，今天我觉得什么都不顺，我不想拍了。"

"好，好，我们现在就去和平饭店吃饭，好不好？"

少奶奶这才露出笑容，把手勾在老板的胳膊上，旁若无人地离开了。

"今天的戏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等通知。"导演看着他们的背影，毫无表情地宣布。

在咖啡馆，云静再次见到那位副导演时，才知道他的名字叫罗欧。想起自己的艺名是"朱丽叶"，云静觉得冥冥中似乎注定要和眼前这个男人扯上些什么关系。果然，罗欧很快就给云静介绍了一个新角色。

第34节：第二章　星路(7)

水银灯下，摄影机在"沙沙"地转动着，导演旁边，明星陈小姐翘着二郎腿坐着，她的衣服和发型和云静的一模一样。云静戴着面纱一身埃及女郎打扮背对着镜头跳舞，音乐声中，云静转身掀开了面纱……导演大喊："Cut！朱丽叶，你跳得很好，但不要把面纱拿下来。好吗？至少这个镜头不要拿下来。"

云静扭动着身体，埃及舞蹈模仿得惟妙惟肖，众人眼睛都看直了。一曲终了，云静的舞姿赢得了众人热烈鼓掌。云静也很高兴，坐下休息时，看到过来给她披上外衣的罗欧，感激地对他笑了笑。

接下来的镜头，陈小姐从云静转身面对镜头开始，画面里，陈小姐一转身就把纱巾揭开了，对着镜头搔首弄姿。

云静看不明白，站起来，气愤地问："导演！这是怎么回事儿？"

导演陪着笑说："嘿嘿，朱丽叶，你就是陈小姐的舞蹈替身啊。"

陈小姐轻蔑地说："你就是我的替身演员！你现在跳舞，不是你自己跳舞，是为了替我接戏，懂吗？笨蛋！"

云静惊讶地瞪着罗欧，愤然离开。罗欧赶快追了出去，大声叫着："朱丽叶，听我解释。"

云静停下脚步，回身责备罗欧："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只是个舞蹈替身？"

罗欧委屈地说："我要是告诉你，你就不来了！"

"我不要当替身！我是个有灵魂、有感情的演员，我不是木偶！不是工具！尤其不是那种庸俗无能，只会出卖色相给制片人的妓女的替身！"云静咆哮着。

"朱丽叶，就是这样的替身，都有很多人想当还当不了呢，我替你说了好话你才有这个机会。这是你的一个开始，至少，现在大家都知道你跳舞比陈小姐好多了，不是吗？走吧，回去吧。当替身不是为了谁，是为自己，替身也是有演技的。"

云静的眼泪几乎掉了下来。罗欧拉着她，她不动，罗欧推她，她半推半就地回到了摄影棚。

陈小姐却不依不饶，扬着脸，挡在云静面前说："你要跟我道歉！"

云静咬牙，对她怒视。

看她们僵持着，导演说："Miss陈，别生气，我们还是继续吧。"

陈小姐固执地要求："不！必须道歉！"

云静看看周围那一张张说不清道不明的脸，咬着牙低声说："对不起。"然后提着裙子，朝着水银灯下走去。"我道歉不是为了她，是为了我自己。如果不道歉，我的戏就要被剪掉，为了能在银幕上看到我自己，只能忍着，哪怕看到一个蒙面纱的影子也比没有强！"云静继续背对着镜头跳起了舞，眼中含着泪水。

4

那个片子拍完之后，云静心力交瘁，生病了。她独自躺在亭子间里的小床上，发着高烧，眼泪把枕头打湿了一大片。

云静想到了妈妈。妈妈抚摸着她的额头，温柔地说："不要紧，睡一觉就好了。"

云静想到了瑞喜。瑞喜举着苹果和雪梨，问她："小姐，你要吃什么？苹果，还是雪梨？对了，或者我去给你买你最爱吃的香草冰激凌？"

……

天亮了，云静睁开眼睛，阳光照在床前阮玲玉的海报上。她想喝水，可是，杯子里的水已经喝干了。她挣扎着站起来，头晕得厉害，根本站不稳。听到外面有卖早餐的声音，云静努力朝窗外喊："救救我！送我去医院！"可是，她的声音沙哑、微弱，外面的叫卖声完全覆盖了她的声音。

第35节：第二章　星路(8)

云静趴在桌子上，在一张纸条上写："我在二楼，病得很重，请送我去医院，谢谢！"然后艰难地爬到窗边，用纸条包上一个硬币，扔了出去。扔完，她几乎在瘫在了桌子上，大口地喘气。

弄堂里，云静的纸团掉在了地上。人们都没有注意到它。车轮把纸团一下子压在了泥泞里，一个行人的脚踏在了纸团上。这个纸团就像此时的云静一样，似乎被整个世界抛弃了。

云静瘫倒在地上，头靠着床边。她流着泪，听外面的叫卖声和喧哗声--突然，她听到了一点儿响动，以为有人来救她了，可定睛一看，原来是阮玲玉的海报在墙上松开了，一个角垂了下来。云静咬牙爬起来，用尽全身力量，把那个角用图钉固定好。她转过身，看到桌子上被阳光照亮的杯子，使劲儿把杯子朝窗外扔了出去……一会儿，她就听到了玻璃落地破碎的声音。

杯子打在了一个行人的头上，行人骂骂咧咧地找了上来--

云静趴在床上，她听到了外面激烈的敲门声，房东太太在高声喊："啥事体？勿要死在里面啊！"

门撞开了，几个人冲了进来。云静觉得眼前一亮，向他们伸出了无力的手。房东太太当掉了云静的东西，把她送进医院，为她支付了医药费。云静恢复了健康，但却一无所有了。云静提着小藤箱，孤独地走在弄堂弯曲的路上，在别人家射出的温暖灯光和传出来的笑声、麻将声中缓缓前行。她一边走，一边看着自己投在地上的影子，那个影子又瘦又长，好像立刻就能被风折断。她的手里，拿着从墙上揭下来的电影海报。

除了电影院，她还能去哪里呢？

银幕上放着卓别林的电影，卓别林演的流浪汉在挥舞着他的手杖。观众席上，观众们都在哈哈大笑。云静呆呆地坐着，电影的光线

在她脸上忽明忽暗。灯亮了，电影散场了。云静像个流浪汉一样，蜷缩在银幕后面……

沪江电影厂外面，云静混在一群找活干的群众演员里，坐在一个小板凳上，静静看着一本小说，茫然期待着自己今天能有好运气。两辆汽车开了进来，在一群喧闹的人当中，云静显得很特别，汽车里的人不由得多看了她一眼。这个人，就是大上海鼎鼎有名的冷志成，今天，他是特地来沪江电影厂收欠债的。

片场里，演员们都躲到了一边，冷志成坐在导演椅上，跟导演、电影厂老板在说话。

电影厂老板擦了擦汗，弯着腰说："冷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上一部电影的票房不理想，所以，所以拍完这部戏，钱一回来马上还您！求您宽限一下吧。"

冷志成不看他，四下张望了一下摄影棚问："几天？"

"还有一个月。"电影厂老板擦着冷汗。

"你可别忘了，一个月的利息是多少，你不会不知道吧？十天，十天之内，如果你还想不出办法，这个摄影棚就改姓了，姓冷。"冷志成站起来，活动了一下筋骨，然后坐到另一条长凳上说，"我是个生意人。做生意要讲究信誉！"

冷志成上车离开后，摄影棚门口就贴出了停机告示。老板正给群众演员发酬金，看到了云静，叹口气，递给云静一份报纸说："朱丽叶，上部电影的票房不好，我已经把场子卖掉还债了。你的条件很好，以后会成大明星的。喏，看看报纸，最近好几家电影公司都开了新戏，肯定会有很多机会。"

"谢谢老板！"云静接过报纸，翻看着，没想到，就是在这份报纸上，她看到了吴烈揭露纱厂的文章和瑞喜的照片！

第36节：第二章　星路(9)

然而，当她按照地址找到报馆时，报馆已经被查封了。云静无力地坐在报馆门口，想着瑞喜，想着以往的日子……

5

根据沪江老板的介绍，云静一家一家地去试镜，期待真如沪江老板所说，能找到自己的"伯乐"。却没想到，在寻找机会的过程中，她再一次遇到了罗欧。只不过，罗欧现在已经不再头发蓬乱，而是衣冠楚楚了。

"朱丽叶，你憔悴了，但还是那么漂亮！"罗欧说，"朱丽叶，我卖出了好几个剧本，又转行当导演了，现在准备导演我的一部电影。你可以帮我顺一下台词吗？我听到过你背《威尼斯商人》，你对莎士比亚那么有研究，我的台词一定会增色不少。"

罗欧把云静带到他宽敞的工作间，将剧本和钥匙交给云静。突如其来的转机让云静有些晕眩。罗欧走后，云静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当她穿着雪白的浴衣，光着脚出来，躺在柔软的床上，打量着屋里的一切时，她心里唯一想的人，只有阮玲玉。云静把海报拿出来，贴在了最显眼的地方。她对阮玲玉说："我好像又回到学校了，这个公寓跟圣心的很像，对吗？"海报已经缺了一个小角，但阮玲玉的眼神儿依然非常迷人。

在阮玲玉的注视下，云静开始一页一页地认真看剧本。

两天后，罗欧来验收修改过的剧本。看着云静改好的台词，罗欧欣喜若狂，高声朗读着："爱是最好的催眠药，每一个人在这药面前，都会迷失自己，只不过，这种迷失是一种欢喜的迷失……太棒了！朱丽叶，你太棒了！朱丽叶，你是个没有被人发现的天才！你知道吗？天才是什么？天才是在幽暗里也会发光的夜明珠！"

云静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了，她高兴地笑着说："虽然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在恭维我，但还是很喜欢听到别人这样说。大概，每个人都

喜欢被赞美。"

"我有个重大决定，我不知道是不是要说出来，是不是要决定，因为，我害怕，害怕一旦说了，一旦决定了，我将来会后悔！"罗欧在屋里扼腕踱步，然后擦了一把汗，盯住云静的眼睛，认真地说，"朱丽叶，我本来想请林楚楚做我影片的女主角，可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决定让你来演我的女主角！"

云静触了电一样站起来，盯着眼前这个她并不很熟悉的人。

"朱丽叶，虽然你没有名气，也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可是，你对人物的理解非常准确，你给我修改的台词，让人物忽然有了灵魂！所以，我觉得，你比林楚楚更合适！请你给我信心，不要让我失望。"

云静按住自己就像要跳出来的心，轻柔地说："我会的，我会尽我所有的力气，去努力做一个伟大的女主角！"

于是，激动中的两个人开始研究剧本。之后，云静迫不及待地进入了角色，预演剧本里的情节--她打开了收音机，躺在沙发上，眼泪缓缓流淌着，她拿着一把剃须刀，举起来看了看，一点点地朝自己的脉搏靠近……

罗欧在一旁专注地看着她，扶住她的肩膀，满脸通红地说："很好，我很感动--她就要死了，是那么忧伤和绝望。我真没有看错你。"

云静边擦眼泪边感慨道："她就是太追求完美了，所以才那么痛苦。导演，我这几天一直沉浸在剧情里，觉得天都是灰色的。不过，导演，我要是是她，我不会这样自杀。"

"啊？说说看，你会怎样？"

第37节：第二章　星路(10)

"我，我会吃安眠药，或者跳到海里，或者躲到没有人的深山去。因为，我是一个爱美的人，不愿意最后给别人留一个不美好的印象，用刀片太血腥了，不符合我的个性。"

"哦，这倒是很有趣，也很有道理。这样吧，把这个女主人公的自杀改成喝咖啡怎么样？她给自己烧了最后一杯香浓的咖啡，然后，把砒霜放进去，慢慢一口一口喝下去。她把服毒当成了一个诗意的过程，你觉得怎么样？"

云静想起自己在咖啡馆的那些日子，拍着巴掌说："很好！很浪漫！罗导演，我真的很佩服你！"

罗欧眼睛注视着她，眼光柔和得就像午夜迷蒙的路灯："密斯朱，其实是我佩服你才对。你不知道，你是个多么奇妙的人，每一个没有才华的人碰见了你，都立刻会变成艺术天才！"

云静下意识地后退，礼貌地笑着："罗导，您过奖了。"

云静后退的时候，不小心碰倒了茶几上的花瓶，花瓶跌碎了。罗欧看着地上的碎片和满脸张皇的云静，低声说："今天就到这里吧，改天我让男主角来和你对台词。"

他的话，让云静之后的几天都充满了期待。

三天后，一向没有人来往的公寓里，突然响起了一阵轻柔的敲门声。云静迫不及待地开了门，首先看到的却不是人，而是一件崭新的旗袍--罗欧举着旗袍进来了。

云静看看他身后问："罗导，那个男主角呢？您不是说带他来跟我对台词吗？"

罗欧拍了拍脑袋："他正在打针呢，发烧了。不过，明天应该会退烧了，阿司匹林不会错的。你不用担心，他是有经验的老演员，要不大家怎么说他是千面人呢？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你，所以，我来了。你换上这个，我来替他跟你对戏。"

云静看了看旗袍，发觉和她身上穿的已经破旧了的一模一样，她惊讶地看着罗欧。

"密斯朱，我觉得你一定很喜欢这件旗袍，所以，舍不得换掉。我想，只有一件新的复制品，才能说服你。"

云静感动地换了新衣服，把头发也重新梳理了一下，整个人焕然一新，然后和罗欧排练起来。

留声机在旋转着，屋里充斥着高亢的音乐，云静和罗欧在跳探戈。罗欧的表情和动作都很夸张，好像变成了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蜘蛛，而云静的表演却中规中矩。罗欧不满意地说："你要想一想！我是你的知心爱人，死里逃生，所以我们的感情是很热烈的！你不是演过朱丽叶吗？回想一下你当初是怎么演的！"

"可是，我们的戏里，没有这样亲密的动作。"云静的心思还在剧情里。

"密斯朱，你要放弃你，要变成真正的、火热的恋人！你这样的姿态、眼神都不对！你对我是有保留的！你把艺术放在哪里了？艺术是崇高的，在艺术面前，你的羞涩、矜持、骄傲都一钱不值！你要是这样扭扭捏捏的，永远进不了艺术的殿堂！"罗欧挥着手在屋子里走了几个来回，然后假意拿起大衣说，"密斯朱，我决定不勉强你了。也许，我看错你了。"

云静赶忙拉住他，叫道："罗导，别走！我一定认真表演，一定全心投入！我努力了那么久，就是为了当女主角！真的，请您不要走！"

"朱丽叶，你是小偷，把我的整个心都偷走了！"罗欧看着云静清丽的脸，突然把大衣往地上一扔，把她紧紧抱起来，扔到了床上……

罗欧的新戏终于开拍了。片场里，云静穿着新旗袍，坐在镜子前，梳了一个成熟的发型，她似乎因此忽然变成了一个明艳的少妇。

第38节：第二章　星路(11)

化妆师在帮云静补粉。罗欧坐在一旁的椅子上，接受记者的采访，解释为什么会选择名不见经传的朱丽叶，而放弃了女主角的热门人选林楚楚。

"每一个明星，都是从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蜕变出来的。艺术天才有很多，只不过，缺少发现他们的眼睛。我个人认为，我的眼光还是很独到的。至于结果怎样，请大家来看我的电影，电影公映那天，一切都会昭然若揭！"罗欧一边说，一边亲密地拍了拍了云静的肩膀。

云静的心里洋溢着幸福，梦想似乎触手可及。但命运在这时，偏偏再一次和她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一个穿得富丽艳俗的胖女人冲了进来，拎着一瓶香槟，一把抓住了罗欧，大喊着："罗富贵！我让你忘恩负义！你忘了在你饿得没饭吃的时候，是谁救了你？！"

几个打手跟着跑进来，把罗欧和云静都抓住了。

胖女人接着扯住了云静的头发，大骂道："朱丽叶！我看你是个猪，以为睡了几觉就能当明星，做你的春梦去吧！我是付翠美，翠美金银的董事长！罗富贵博取了我的同情，跟我结婚，然后要我给他投资拍电影。但是，这个陈世美却在白鸽公寓包了情人，那个窝点已经被我清查了，现在又在凤凰公寓干了同样的事儿！《城市丽人》不会拍了！我要跟这个罗富贵离婚！呸！还罗欧呢！你比罗密欧差得不是一点儿半点儿！"

记者听到这些猛料，顿时换了采访对象，凑到胖女人身边，问道："付董事长是怎么发现凤凰公寓的？是用了私家侦探吗？是哪家的？"

"你们不要问我，偷人的是他，问他更清楚！"

付翠美说着，踢了罗欧一脚。罗欧忽然放声大哭，抱住了付翠美的胖腿说："翠美，我，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都是朱丽叶，都是这个小妖精勾引我的！"

在剧组人员的喧闹和记者拍照的声音里，云静知道一切都结束了。她木然地转身离开了片场……

6

云静又一次回到了等待被挑选的群众演员的队伍里。尽管身上罗欧送的旗袍还是新的，但是，她脸上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神采。

一个工作人员出来，提着话筒喊："女三号竞选开始，要求，年纪约二十岁，瘦弱，会哭，符合条件的，请到三号摄影棚外面试！"

一个人在等候的人群前面来回走动着，他好像认出了云静，站在她面前说："我认识你，你是朱丽叶！你就是那个差点儿当了罗欧女主角的朱丽叶！朱丽叶，我的戏正在找女三号，你有兴趣吗？看了你那天的表现，我觉得你适合演被欺凌、被压迫的悲惨人物。朱丽叶，不过，我们的女三号要顺便拍几个女性杂志封面，你不介意吧？那个杂志发行量很大，还另外算钱，很合适的！"

云静看着他，凄凉地一笑："原来是朱导演啊，好吧。"

朱导演和摄影师在背景前等待着，背景画是一栋富丽的别墅。云静脸上化了妆，但是身上还穿着自己的旗袍，她拿着一本杂志和半透明的纱旗袍，气冲冲地走了出来，把杂志和纱旗袍拍在了导演面前的桌子上，厉声问："导演，你要我拍的照片就是上这个杂志吗？"

"对啊，很流行的啊！"朱导演看了一眼杂志，上面写着"少妇欲火焚心，离奇四角恋爱"。

"导演，我可以跑龙套，可以演女三号、女四号，但是，做男人的意淫对象，实在不是我的理想，谢谢您对我的赏识！导演，幸会，再见。"

第39节：第二章　星路(12)

云静说完就要往外走，导演一把拉住了她："唉，别走啊！朱丽叶，你等等！如果你走出这个门，我保证你会后悔！朱丽叶，成功是要付出代价的！我相信，你拍这个照片付出的那些代价，一定要比在罗欧那里付出的要值得！朱丽叶，你看，你损失了什么？不就是少穿两件衣服吗？可是，马上就有观众缘啦，男人就爱看这个啊！看就看吧，你不用跟他们上床，不用让他们摸，不用哄他们高兴，只需要让你的照片去骗他们高兴！然后，你就有了房租，有了漂亮衣服，还有了惦记你要去电影院看你的观众！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我要是你，就把这也当成一个演出机会，不就是演个荡妇吗？又没让你真的做荡妇，演成功了就行了，这也是艺术啊！"

他的话一下子击中了云静，她忍不住颤抖了一下。导演把纱旗袍塞到了她手里，推着她走："走吧，赶快换衣服去吧！这是明星的第一步，不迈出这一步，就成不了明星。"

云静半推半就地去了后台。等照明灯"啪"地亮了之后，朱导演看到云静纱旗袍里的内衣若隐若现。音乐起，云静开始还有些拘谨，但渐渐就放开了，摆出各种诱人姿势。

不入流的角色、不入流的刊物封面女郎，整天转换着这样的身份，云静发现自己离当初的梦想越来越远。就在她几乎已经忘了自己曾经的梦想，忘了旧日生活时，瑞喜找到了她。机灵的瑞喜凭着银幕上的那些镜头，在吴烈的帮助下，找遍上海的片场，终于找到了她的小姐！

"小姐，你记得吗？这件阴丹士林旗袍是你送给我的，你走的时候跟我说，让我穿着它到上海来找你，我真的来了，好像在做梦！"在云静重新租住的亭子间里，瑞喜捧着那件阴丹士林旗袍，取出旗袍里的银票，对云静说，"这是郦少爷给的，他说，无论有什么困难，我们都

可以拿着这笔钱当路费去找他。我一直留着。小姐，你在外面一定很需要钱！所以我一直惦记着要把它给你！"

云静看着银票上的血迹，想起自己来上海后的心酸经历，知道瑞喜的日子过得更凄惨，忍不住嚎啕大哭，抱着瑞喜说："瑞喜，你自己那么难，都没舍得用……"

"小姐，我是丫鬟，我不怕，可你是没吃过苦的人。我每天都在想，小姐你怎么洗衣服？住在哪里？没有人给你烧饭、买蛋糕怎么办？丝棉被有没有每天都晒？下午的蟹黄包和萝卜酥还有没有吃？枕头里的菊花有没有忘了换……小姐，有了钱，你要换一个好房子，还要买新被子。"

"瑞喜！你不是丫鬟，你现在是我最好的朋友和姐妹，我已经不是云静小姐了，我是女演员朱丽叶，朱丽叶是一个崭新的人，新住处、新习惯和新生活，唯一要珍惜的过去，就是你，瑞喜！"云静紧紧抱住了瑞喜，"不许叫我小姐，叫我朱丽叶。瑞喜，我不是云静小姐，我是自力更生的新女性、女演员朱丽叶！现在，你知道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吗？为了庆祝咱俩重逢，把这张银票花掉！"

瑞喜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被云静拉着跑出了门。她们在弄堂里奔跑着、笑着、闹着。

云静说："郦照存现在在上海，他是个坏人，所以我们更要把他的钱花光光！反正钱是好东西！我们要买新衣服，要喝咖啡，还要租干净的公寓！我们又可以住在一起啦！"

她们的欢笑声在弄堂里回荡着……

第40节：第二章　星路(13)

7

瑞喜找到云静后，两个人一起租住了一间条件好些的公寓，开始了新生活。瑞喜每天按时去邮局上班，云静继续在各个电影公司出演一些小角色，两个人的事业虽然没有什么大起色，但总算彼此精神上有了依靠。当然，她们也有梦想：云静的梦想是有一天能当主角，瑞喜的梦想是帮助云静实现梦想。和吴烈在一起的时候，瑞喜偶尔也会想到自己，但那只是霎那间一闪而过的念头，还不能算是梦想。

然而，即使这样并不很安稳的日子，她们也没能享受多久--1931年9月18日之后，她们姐妹俩的命运和很多中国人一样，都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还我河山，反对强权！"

瑞喜正在上班，邮局外由远及近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整齐的口号声，她连忙和其他同事一起靠在窗口往下看。街道上有一队激愤的青年正在游行，他们边走边喊口号，扔着各种颜色的传单。而走在这支游行队伍前面的，居然是吴烈！

吴烈慷慨激昂地带着队伍从邮局楼下走过，没有看到瑞喜。瑞喜悻悻地离开窗户边，回到桌子前面，打算继续分信。可她才把信拿在手里，一个男同事就把信夺了下来，扔在了地上，喊道："兄弟姐妹们！我们今天罢工吧！我们都要成亡国奴了，还关心自己的饭碗有什么用？我们上街去！汇到抗日的洪流中去！"

茫然的瑞喜被大家簇拥着上了街，也成了游行队伍中的一分子。然而，他们才走出几十米，街上就响起了警笛声，所有举小旗子游行的人都被警察驱散了，不仅如此，警车经过，还开始喷洒催泪瓦斯，街道上立刻浓烟弥漫。瑞喜一边捂着鼻子，一边朝一条弄堂跑去。

在弄堂口，一个人迎面撞到了她，竟然是吴烈！吴烈身后还跟着几个年轻人，他们都跑得满头大汗。

"瑞喜，那边有警察，快跑！"吴烈拉着瑞喜迅速转弯，继续跑，一直跑回吴烈住的地方。他身后的同学也跟着来了，大家进屋后，有的坐在床上、椅子上，有的干脆就坐在地上，狭小的房间里，一下子显得很拥挤。

"我们要唤起民众的良心！要唤起军人的尊严！"

"我要去参军！到东北去参加抗日军队！"

吴烈接过瑞喜递来的毛巾，一边擦脸一边感叹："看来政府的态度很明显了！什么"攘外必先安内"，他们就是要做亡国奴！我们不能再指望他们觉醒了！"

瑞喜忍不住问："吴烈，什么是"攘外必先安内"？日本人为什么要打我们？"

瑞喜的声音很大，房间里瞬间安静了下来，大家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把他们的情绪抽离了出来。吴烈有点儿尴尬，这才想起要把瑞喜介绍给大家："瑞喜，这个问题我回头再给你讲。来，忘了介绍，这是瑞喜，这些都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大家都毕业了还总有联系。"

同学们都礼貌地和瑞喜点头打招呼，一个女同学心直口快地问："吴烈，瑞喜是你的……"

"哦，瑞喜是我的采访对象，你们在报纸上应该看过的，她就是我爸爸制衣厂的女工，现在在邮局工作。"吴烈没等女同学把话说完，就抢着回答。

瑞喜听到吴烈这样介绍自己，笑容一下子僵在了脸上。还好，女同学听了，亲热地拉着瑞喜的手说："瑞喜，你真了不起，我叫李碧纹，我们一定会成好朋友的。你是个勇敢的、敢和黑暗势力作斗争的人，以后你要多参加我们同心社的活动，就是我们几个同学组织的社团，我们每周见一次面。吴烈没跟你说过？"

第41节：第二章　星路(14)

"啊，我还没来得及说呢。"吴烈轻描淡写地岔开话题，和身边的同学讨论起局势来。

瑞喜拿起暖水瓶，默默出去打开水。隔着玻璃窗，看着大家在房间里热烈讨论着，吴烈脸上也有着她不熟悉的兴奋神情。看着看着，瑞喜突然发现玻璃那一边的世界好遥远，对于他们来说，自己似乎只是个外人……

回到她和云静合租的公寓，瑞喜的心情还是很不好。云静在床上看电影画报，见瑞喜回家后一个劲儿地忙乎，不是拖地板就是擦桌子，开始还以为她是习惯性地伺候自己，就制止她，说她们现在是平等的朋友，谁也别伺候谁。瑞喜听了，也不吭声，擦干净了桌子，又把云静的皮鞋拿起来擦。云静不再劝她，走过去顽皮地咯吱了瑞喜一下。瑞喜放下手里的鞋，回头看着云静，突然说了一句让云静摸不着头脑的话："小姐，你真好，你一点儿也不嫌弃我。"

云静听了这话，才知道自己想得太简单了。她知道瑞喜有心事，可看看瑞喜没有想告诉她的意思，也就没有追问。

自从瑞喜搬来后，云静的睡眠就特别好，这天晚上也一样。早上云静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居然看到瑞喜坐在旁边看着她，不禁吓了一跳："瑞喜，你这么早就醒了？干嘛呢？"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瑞喜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我想不明白，可以问你吗？"

云静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忙把枕头立起来靠在床沿上，笑着说："嗨，你要是着急，叫醒我就是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醒了也能马上再睡，打雷都听不见。说吧，什么问题？"

瑞喜迟疑着，双手不安地揉着衣服慢吞吞地说："就是……就是……谁是黑格尔？还有，有个姓费的--费巴哈，他是谁？我也不知道。他们好象和姓马的老先生--马克思是好朋友。他们在一起做的事

情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吴烈的同学们都在谈论呢？为什么他们每次说起这几个人就特别激动呢？"

"瑞喜，你先回答我，你昨天去了哪里？"

"去吴烈那里了，参加他和同学的聚会。"

"哎呀，就是那个公子哥儿啊？他可真有意思，恋爱本来是两个人的事儿，要那么多电灯泡干嘛？"

"不，不是恋爱，他和同学们老是开会，我在旁边帮他们端茶递水，顺便也听一下。"

"什么？！让你去伺候他们？太过分了！"

"不不，我愿意的，是我主动要求的。因为吴烈跟同学们在一起，他就很高兴；他高兴了，我……我也就高兴了。"

云静不再和瑞喜争辩，摇着头抱住瑞喜的肩膀，告诉她："瑞喜，黑格尔、费尔巴哈，还有马克思，都是左派们的偶像，是不切实际的年轻人推崇的人物。吴烈他们是要改良社会，把社会变成天堂，可是，这根本就不可能啊。我们改造一个人、一个家庭都那么难，何况是社会呢？唉，要是能那么容易改造，我还用逃婚吗？你还那么习惯做丫鬟吗？瑞喜，别听那些空话，好好踏踏踏实实工作，那才是你该过的生活！"

瑞喜犹豫了一下，还是鼓起勇气说："可是，黑先生、费先生还有马老先生，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我，我还是想知道。他们每次说话的时候，我都插不上嘴。"

云静直愣愣地看着瑞喜问："你每次去他们那里都特别有压力，特别紧张是不是？你被他们嘲笑了，对不对？瑞喜，我告诉你，如果他们再这样，就别跟他们在一起。我最讨厌那些自以为是、有优越感的人！他们连最起码的平等和尊重都不懂，还谈什么改造社会？！下次再有这样的聚会，我跟你一起去！"

第42节：第二章　星路(15)

瑞喜惊慌地摇头，起身收拾房间，准备去上班。云静的上班时间没那么固定，也就不像瑞喜那样着急，她看着慌乱的瑞喜，真的很为她担心。

果然，瑞喜再去参加吴烈他们的活动时，并没有和云静说，但当云静深夜拍戏回来，看到熟睡的瑞喜枕边放着一张油印的《国际歌》歌谱和歌词时，立刻就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了。云静叹了口气，俯身看了看睡着的瑞喜，想起了一句不知道是哪部戏里的台词："恋爱中的女人毫无理智可言。"

8

这天，云静白天没戏，睡完懒觉起来正在梳头，听到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她开了门，意外发现给她拍杂志封面的摄影师捧着花站在外面。摄影师一看见她，就举起手里的杂志摇晃着，惊喜地说："朱丽叶，杂志出来啦，我特意拿来给你！我请你晚上去国际饭店吃饭，谈谈我们后面的合作，好吗？"

云静根本没有接杂志的意思，她厌恶地看着摄影师，想把门关上，可摄影师把脚挡在门口不让关。争执中，杂志掉到了地上，摄影师正要弯腰去捡，有一只脚突然踏在了杂志封面上。摄影师顺着脚看上去，看到来人是一个比自己帅多了的小伙子，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一边转身离开一边嘟囔："又当婊子又立牌坊，这样的杂志封面都能上，还装什么贞洁烈女呢！"

云静探出头，对着摄影师背影骂道："滚！"

来人把杂志拿起来，看了看封面上的云静--旗袍的开衩很高，化妆艳丽，神情挑逗……云静一把夺走了杂志，瞪着眼睛问："你是谁？"

"我是瑞喜的朋友吴烈，我来找瑞喜，想来告诉她周日聚会的地点改了。"

"哦，你就是那个吴烈啊。瑞喜今天加班，不在。"云静看了他一眼说，"吴先生，我正想跟你谈谈瑞喜的事儿，今天你来了，正好。我从前是她的小姐，现在是她的朋友，我想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跟你谈。我要跟你说的是，瑞喜她是丫鬟出身，没有读过太多书，可是，在上帝面前，瑞喜、你、我，都是平等的！如果你不打算尊重一个人的感情，至少不要去伤害她！你现在就是借瑞喜来往脸上贴金，证明你是个仁慈悲悯的人！她的身世已经很可怜了，拜托你，在利用别人的时候，也得考虑一下，你给她增加的不幸她是不是可以承受？！你要想玩儿的话，四马路上烟花柳巷有的是，还有，派对里西化的密斯也不少，瑞喜不是蜜糖，也不想死在你手里！你最好离她远一点儿！我的话说完了，再会。"

吴烈被她说得目瞪口呆，也毫不客气地回敬道："不管你是主人还是演员，我不认为你有权利指责我！再说，瑞喜她已经不是你的丫鬟了，她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你这样颐指气使，说明你心里根本没有真正的平等！你凭什么干涉别人的生活？"

"不管我是主人还是朋友，你都没有权利这样对待她！她老实羞涩，你就可以抱完她之后假装什么也没发生，只当她是你的一个采访对象吗？！还有，明知道她读书不多，你不给她讲解，还非要把她带到一群满口讲外来语的人中间，让她显得无助、尴尬，你这样的举止，和一个嫖客有什么两样？还满口仁义道德呢，你写的东西是你真正的想法吗？！"

"我……我有我的考虑。"听到云静说起这些隐秘的事情，吴烈有点儿尴尬。

"没什么可说的，一定是卑鄙的考虑！一只戴着眼镜的色狼，不过比别的色狼行动慢一点儿就是了！狼就是狼，没什么可装的！你可以走了！"

第43节：第二章　星路(16)

云静"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吴烈懊恼地咬了咬嘴唇，想到云静绝对不会把自己的话转给瑞喜，他决定这两天无论如何要抽空去一趟邮局。

瑞喜并不知道小姐和吴烈之间发生了什么，她心里有事情想不明白，整天都无精打采，既盼着周末又怕周末的到来。下班了，她拎着布手袋，低着头慢慢往家走，自己都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不知道过了多久，她发现地上有个人影一直在跟着她--她快，影子也快；她慢，影子也慢……是谁呢？瑞喜回头一看，是吴烈！

两个人并排走着，起初谁都不说话。后来，吴烈忍不住了："瑞喜，我们谈谈好吗？那天我去找你的时候，见过姜云静，她跟我说了一些关于你的事情。我这两天反思了一下，姜云静尽管有过分的地方，可是，她说得对，我的灵魂深处，确实有不够纯洁的地方。我自以为是知识阶层，对劳苦民众尽管很同情，可是，这个同情不够深刻，这种悲悯没有分量！瑞喜，我，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我，好吗？原谅我那令人鄙视的虚荣心，我因为你文化水平不够，竟然不能勇敢承认你是我的恋人！我算什么新人？！我怎么改造旧世界？我连自己都改造不了！"

瑞喜停下来，捂住了吴烈的嘴，说："吴大哥，我听不懂你说的话，但是，你是个好人！你看不起我是应该的，因为，因为我真的配不上你！"

吴烈一把将瑞喜抱在怀里，在她耳边轻声说："瑞喜，别这样说！你这样只会让我更惭愧！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尊重你！让你感受到这个世界的高尚和美好！还有，以后不要再叫我大哥，我是你的恋人，你最亲近的人，我们是平等的，知道吗？叫我吴烈。"

"吴大哥，这是真的吗？我不是在做梦吗？"瑞喜幸福地依偎在吴烈怀里，脸上焕发着异样的光彩。

就在这个周末，当同心社的同学们聚会时，吴烈郑重向大家宣布了他和瑞喜的关系："同学们，今天的聚会是我召集的，我除了想跟大家讨论在日本魔爪下国家的前途之外，还有一件个人私事要跟大家宣布。我现在郑重告诉大家，林瑞喜，现在是我的恋人。我决心用爱情来实践自己对劳苦民众的尊重与爱，用爱情来作为改变旧世界、旧观念的一个途径！请大家见证我们的感情，支持我的决定！"

同学们先是一愣，然后都热烈鼓掌，李碧纹还高声喊着："瑞喜！你也说两句！"

瑞喜的脸涨得通红，站起来说："我……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没念过什么书，你们说的话、干的事儿我都不太懂，但是，只要是大家要我做的，要我帮忙的，我一定尽心尽力去做！你们……你们开会吧！吴烈说了，让我给大家把风，看有人来了，我就摇铃。"

瑞喜拿出一个铜铃铛，一个人坐到了屋外路口的草地上。现在，再回头看那个充满了激情的屋子，她觉得自己不再是外人，而是那其中的一分子了。

"看报！看报！师长壮烈牺牲！"

"看报！看报！共军郊外突袭，师长以身殉国！"

一个报童拿着报纸叫唤着从瑞喜旁边跑过。瑞喜愣了一下，追上去买了份报纸，给吴烈拿了进去。

9

"一二八事件"爆发后，上海几乎每天都有游行、集会、焚烧日货等事情发生。吴烈更忙了，他们的宣传口号也变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山河！"、"反对一党独裁！誓死不做亡国奴！"，这些话瑞喜都不懂，但她却记得吴烈对她说的话："瑞喜，我很难跟你解释，为什么国民党的一党独裁限制了中国的民主，也使得他们把力量放在了对付共产党上，而不是最危险的敌人--日本人身上。可是，我想，看了电影，你应该知道了，东北的劳苦大众正在遭受着什么样的痛苦！对了，就是你的好朋友，小玲的家乡，人们都在流离失所！这个世界上

不幸的人太多了！国家的危难太多了！我不能漠视这些，缩在个人的情感小天地里，跟你每天卿卿我我，这是自私的！是卑鄙的！瑞喜，你要你相信我，相信我一直在做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对我、对整个正义事业最好的支持！"

第44节：第二章　星路(17)

瑞喜心里想着这些大事情，但面对的，却是她和云静交不起房租的小事情。虽然她们俩都在努力工作，但因为云静总要买很多化妆品、时髦服装，她俩的钱怎么都不够花。房东三番五次来催房租，说些很难听的话，瑞喜受不了，劝云静搬回基督教女青年会去住，那儿的租金便宜。但云静坚决不搬，认为"搬家太麻烦了！放心吧，钱会有的，什么都会有的"。

于是，机会又来敲门了。杂志摄影师站在门口，嬉皮笑脸地说："朱丽叶，别关门，我找你有事情谈！有个月历牌广告，你有没有兴趣？上次是朱导演要拍的，我也是他请来的，拍什么与我不相干，你相信我啊。这次真的是拍正经广告，很健康的，收入不坏呢！看的人多，你会很出名的，出了名演电影的机会就多啦！"

云静犹豫地问："那……多少钱？"

"至少够你一个月的房租！"

"那好吧！"云静甩开瑞喜的手，爽快地答应，"好，明天上午九点见！"

第二天上午，瑞喜陪着云静去了摄影棚。旁边的收音机里一会儿播放音乐，一会儿播新闻，整个摄影棚里弥漫着沙龙一样的气氛。云静拍照片时，瑞喜在一旁替她拿着衣服，看见她不停变幻各种表情，摆出各种姿态，听到摄影师不断称赞着："OK！太棒了！朱丽叶，拍了这组照片你一定红！"瑞喜这才知道，云静原来是这样工作的。

拍完后，云静摆了一个伸手的姿势，摄影师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递上来，云静不屑地瞥了一眼，摄影师领会了，先把钱递给瑞喜，然后拿出一支烟送到云静手上，点着了火。

"小姐，你什么时候会吸烟了？"瑞喜大惊。

看到瑞喜惊慌的样子，云静和摄影师都笑了，摄影师借机凑上来说："朱丽叶，晚上做什么？我们去舞厅吧！"

云静还没说话，瑞喜抢着说："小姐，晚上我们去参加反日货集会吧？好多人都要去呢！"

"得了，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云静吐了口烟。

瑞喜问："为什么？你不讨厌日本人？"

"我不是不讨厌日本人，但这种讨厌，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摧残艺术，摧残电影。你看看，上海有多少家电影院都被他们的炮火给毁了！"

云静的话还没说话，收音机里突然插播了一段紧急寻人启示："青云镇的姜云静小姐，自从您出走后音讯全无，请尽快回乡奔丧，否则将遗恨终身！"

云静一惊，手上的烟一下子掉到了地上。瑞喜也没想到，她们会以这种方式得到老爷的消息！她奔过去，抱住了云静，叫道："小姐，我们赶紧回家！"

10

"上个月末，来了一队日本兵，看上了姜家的祠堂，说是要征用来做他们的营房，老爷极力反对，说祖宗的地方，怎么容得喧哗。日本兵一下火了，把老爷、太太、少爷，还有村里的很多人，都绑到祠堂里，活活烧死了！别说人，连房子都烧成灰了！"

从青云镇回来，一连几天，云静都呆呆地躺在床上，想着乡亲们说的这些话，想着爸爸妈妈，似乎看到弟弟云高还在院子里抖空竹，笑着喊："瑞喜，瑞喜，过来跟我玩儿！我长大了一定会娶你！"

瑞喜端了药过来，云静摇摇头，轻声对她说："瑞喜，我跑出青云镇的时候，还以为总有一天，能在家里，在咱们镇上支起一块幕布，放我演的电影。可是，现在，爸爸妈妈和弟弟，别说看电影，就连我，也永远看不见了！现在，我和你一样，都是不折不扣的孤儿了！"

第45节：第二章　星路(18)

瑞喜岔开话题，劝她说："小姐，你先喝了药再说……嗯，你想吃点儿什么，我去做。"

云静懒懒地说："我想吃小笼包。"

"那我去买吧，你先歇会儿。"

瑞喜出了公寓，走出弄堂，刚到大街上，就看见一辆警车拉着警笛经过，巡捕也在搜查过路人。瑞喜心里莫名地一紧，赶紧买了包子回家。

瑞喜把热腾腾的包子放在桌上后，发现云静已经睡着了。她轻轻推了推，看云静没有一点儿动静，就给她盖好被子，又用棉布把包子盖好，匆匆出了门。

一路疾走，瑞喜来到吴烈的宿舍。她估计吴烈可能不在家，却没想到吴烈的门上居然贴着封条！瑞喜不甘心，明明知道吴烈不可能在里面，还是绝望地拍着门。

"姑娘，别喊了，他昨天已经被抓走了！"

房东实在看不过去，探出头来说了一声。瑞喜如同抓救命稻草般一把拉住她，问："他被抓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啊！我的房子还被封着，他要是不回来，我得想法解封，不能耽误租给别人啊！下个月如果他还不回来，我可要租给别人了……"

她还在那里喋喋不休，瑞喜听不下去了，转身出来走上街道。看街上来来往往、神色匆忙的行人，她突然发现，没有了吴烈，自己整个人都空了，就像树上飘落的叶子一样无依无靠。这个时候，她猛然发现，不仅仅在秋天树木才会落叶，落下的也不仅仅都是枯叶。一年里每个季节都可能有落叶，让树叶掉下来的原因，可能是虫子，可能是风，也可能是小鸟飞过时爪子不经意间轻轻地一碰--不仅仅是那些树叶，就是刚刚长出来的小嫩芽，也有从树上掉下来的可能。

人的命运和树叶的命运是多么相似啊！有些人也许一生都没有这样的联想，瑞喜以前也没有，但在这个没找到吴烈的日子，她突然有了。

瑞喜回到家的时候，云静已经醒了，正恹恹地坐在床上抽烟，看墙上阮玲玉的海报。瑞喜见了，忙反手把门关上，端出包子放到云静床头。云静并没有问瑞喜刚才去哪里了，只是隔着烟雾望着阮玲玉，自言自语地说："我会慢慢好的，我是个新女性。"

瑞喜听着，又想起吴烈，眼泪忍不住落下来，滴在桌子上。宁静中，眼泪落下的声音很响，就像树叶落下的声音一样。只是，很多人都看不见、听不见。

终于到了周末--同心社聚会的日子，瑞喜找到李碧纹，才知道吴烈被判死缓三个月！李碧纹无奈地说："瑞喜，我们已经申请了新闻协会，还有作家协会去保释他，可是，还没有消息啊。你再耐心等一等。"考虑到监狱里只认钱，大家怕吴烈在里面受苦，就把这次聚会的主题改成为吴烈捐款、捐物。虽然大家都才从学校毕业不久，并没有多少钱，但还是倾力捐出了自己所有的值钱物品。然而，当瑞喜拿着这些好不容易凑到的钱去监狱看望吴烈时，却被狱卒不屑地拒绝了："都要死了的人，吃什么吃！死刑犯不许送东西！"

瑞喜知道可恨的狱卒是嫌钱少，但大家都已经尽力了，她还能再去哪里弄到钱呢？瑞喜想起了上次没有房租的时候……她有了主意。瑞喜直接跑到云静拍片的地方，众目睽睽之下，拉着云静大叫："帮帮我，我要拍月份牌！"

在云静的帮忙下，瑞喜终于可以通过拍月份牌挣钱了。然而，当她穿着暴露的服装在摄影机前故作姿态的时候，她心里却并不像脸上表现出的那么轻松--她不知道今天为吴烈做的这些事儿，明天会不会成为她和吴烈之间感情发展的绊脚石。但是，她现在还有选择吗？没有，一点儿选择都没有！

第46节：第二章　星路(19)

瑞喜的痛苦没有人理解，她也不期待谁能理解，只希望自己的付出能有结果。然而，她想得太单纯了，她花费这么大的代价换来的钱，对吴烈没有丝毫帮助。在吴烈房间的地板下，搜出的油印刊物数量太多，超过了保释范围，就连新闻协会和作家协会的保释都被驳回，而吴烈又不愿意写悔过书，这样一来，他根本就没有出来的可能了！

11

"现在，恐怕只有吴烈的爸爸可以救他了。吴老爷有钱，和上面的关系也好……"同心社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让瑞喜想起了纱厂的小姐妹，想起那些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治疗而死去的小姐妹，心里充满了对吴贵山的恨。然而，除了他，还有谁能救吴烈呢？瑞喜离开同心社，独自在街头徘徊……

不知不觉，她来到了吴家的洋房外。瑞喜隔着栅栏，看里面的一草一木，看里面的花径、阳台，仿佛看到吴烈还在那里站着，在那里和他父亲一边喝茶一边说着家事儿，就像她小时候看到的所有有父母的幸福孩子一样。虎毒不食子，天底下，即使是最坏的坏人，也不会眼看着自己的子女落难而置之不理吧？

瑞喜直直地站着，呆呆地看着。吴家的狗从远处冲过来，隔着栅栏朝瑞喜咆哮。管家听到狗叫声，看到瑞喜站在门外，非常意外。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见老爷，麻烦您转告老爷一声吧！"瑞喜抓着栅栏，摇晃着，对管家大声喊。

"你走吧！老爷是不会见你的！"

看到管家不肯帮忙，瑞喜急了，扑通一声跪下，更大声地叫道："求您了！您一定要告诉老爷！吴老爷要是不见我，我就跪在这里不起来！"

管家站在原地看了瑞喜好一会儿，想到少爷当年照看这个女子的样子，叹息一声，赶紧到吴贵山的书房去，请示说："老爷，那个叫林瑞喜的丫头在门口跪着，一定要见您，怎么说也不听。"

"那就让她呆着吧，我不去找她算账已经很仁义了，还敢找上门来。难道良心发现了吗？哼！"

管家听老爷这样说，又问："老爷，要不要把她赶走？"

"不用，她累了就走了。"

吴家的人不再理睬瑞喜，任她在外面跪着。老天爷似乎也要考验瑞喜对吴烈的感情有多深，没来由的，突然下起了雨。烟雨蒙蒙中，吴家和整个上海都笼罩在寒意里。花园内外的植物被雨滴敲打着，跪在栅栏外的瑞喜也被雨滴敲打着，雨滴落在水池里、屋檐下，也落在瑞喜心里，瑞喜内心却是温暖的，让那些雨滴变成了雾，腾起在她周围，使她看起来像是被光环笼罩着。

吴贵山透过书房的玻璃窗看着瑞喜，走了几个来回，终于停下来，对外面喊："来人啊！给我把她带进来！"

管家撑着伞，走近瑞喜。瑞喜试图站起来，但她跪得太久，膝盖已经伸不直了，刚站起来，就跌倒了，管家只得叫了个下人把她搀进了吴贵山的书房。

"吴老爷，请您救救吴烈少爷！不然他就没命了！他判的是死缓，现在，保释都不成了，我们已经想了各种办法，现在，只有您还有可能救他！您有本事，认识的人多，一定能救他的！"瑞喜冻得浑身哆嗦，声音颤抖。

"我已经和他脱离关系了，我现在很好，因为，家有逆子的烦恼，已经离我远去了。"吴贵山站了起来，嘲讽道，"你们不是控诉我是吸血鬼，是压榨工人的资本家吗？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有善心呢？我这个人，又残忍，又记仇，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例外。"

第47节：第二章　星路(20)

"老板，过去的事儿，都是我一个人的错！如果您要出气，把我怎么样都可以。只要您能救吴烈出来，我干什么都行！"

吴贵山走近瑞喜，瞪着她，冷笑一声，说："是真的吗？我不相信。"

"我保证，否则我被雷劈死！被车撞死！"

"如果，我让你永远离开吴烈呢？"

瑞喜愣了一瞬间，但随即就缓缓抬起头，一字一句地说："可以，我答应。"

吴贵山有些意外，他想了想，又说："既然你说得这么好听，那我还有一个条件，索性干脆一点儿吧，我是想，你永远离开他，永远也不要让他看见你了！省得他剪不断，理还乱，所以……"

吴贵山从抽屉里飞快地掏出了一支枪，"啪"地拍在桌上。

"老板，我答应您，我给您画押、签字，然后就呆在您指定的地方。但是，我可不可以不要现在死？我害怕，害怕我会来世忘了吴烈的样子。我想，想跟吴烈见一面再死。我就远远见他一面就行。他不用看见我，我躲在一个地方，保证不让他看见我。"

"我怎么相信你呢？你就是想拖延时间罢了。等我把吴烈弄出来以后，你再把他的心弄软了，然后两个人不守约定，远走高飞，对不对？"

"老板，我知道您恨我。好吧，那您一定要赶快去救吴烈！现在给我，给我看一下吴烈的照片就可以，我不见他了。"

吴贵山退到桌子后面，打开了抽屉，把镶在镜框里吴烈的照片拿出来，扔给了瑞喜。瑞喜深情地看了看照片，把照片抱在怀里，转过身去，闭上了眼睛。

"老板，你一定要快点儿去救吴烈。您开枪吧。"

一声刺耳的枪声响起！

过了很久，瑞喜睁开眼睛，看见脚边的一只青花大花瓶被打碎了，插在花瓶里的孔雀羽毛散落在地上。她转过身去，惊讶地看着吴贵山。

吴贵山握枪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摆了摆手，看着瑞喜，说："你和我儿子一样，都是又傻、又亢奋，太像了。你走吧。"

瑞喜向吴贵山鞠了个躬，跟着管家走了，临出门，看到吴贵山拿起了电话："接警察局。"

吴烈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头发蓬乱，胡子拉碴，样子非常憔悴。他含着泪，微笑着张开双臂，向迎接他的同学们和瑞喜奔来。完全没有看到，旁边不远处，他父亲的车就停在路边。

吴贵山望着车外，看到了吴烈被众人簇拥着，像一个英雄。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低声对管家说："可以了，我们走吧。这回他出来，一定会改变的。"

管家点点头，司机发动了车子。

吴烈被大家抬着，抛向了空中，落地时，他终于看到了父亲的汽车，父子亲情在那一瞬间盈满他的心。

他知道自己能顺利出来，和父亲有关。但当大家簇拥着他到街头小饭馆洗尘的时候，看到小店墙上的月历牌，才知道为了他出来，瑞喜做的不仅仅是在雨中跪求他父亲，还包括去做这样的，在他心里下贱、龌龊至极的事情！

吴烈羞愧难当。

告别所有人回到吴家，在熟悉的门口站了很久之后，吴烈终于按响了门铃。管家跑出来，看到他，欣喜若狂，栓在旁边的狗也欢快地摇着尾巴。吴烈回到自己的房间，看到房间里的一切都还是自己离开时的样子，心里酸酸的。

拜见父亲，是吴烈回家来要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到了吴贵山的书房，看到父亲正喝着茶，吴烈叫了一声"爸爸"，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

第48节：第二章　星路(21)

"那个丫头，还真是有情有义，对你死心塌地的。我看，虽然她出身卑微，但做个偏房还是可以的。"吴贵山看了儿子一眼，大概是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笑道，"男人风流是应该的！不风流的，不是没本事，就是太虚伪！"

"爸爸，我是来谢谢您的。"吴烈打断父亲的话，说。

吴贵山的脸上顿时绽开了笑容，坐直了身子，说："我等这句话，等了很久啊。"

"谢谢您救了我的命，更重要的是，让我认识到了，这个世界太黑暗了。"吴烈站起来，对吴贵山说，"这次经历，让我想了很多。爸爸，我决心到更纯洁、更火热的氛围中去生活，那才是真正的人生！上海太黑暗了，连改良的可能性都没有！我要走了，走到很远的地方去！爸爸，您保重吧！"

吴烈说着，给吴贵山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转身就往外走。他的顽固让吴贵山很意外，更让他愤怒："早知道你会这样，我就应该让你在监狱里待一辈子！"

12

瑞喜知道吴烈出狱后会回吴家去见他父亲，但几天没有见到吴烈，她实在是放心不下：她不知道吴烈看了那些月份牌之后，还会怎样和她相处。于是，她特地换上了那件阴丹士林旗袍，来到吴烈离家出走后就一直住的那个曾经被查封过的房间。

"瑞喜，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救我。"把瑞喜抱在怀里，吴烈摩挲着她的头发，几乎是哭泣着说，"瑞喜，我没有想到，一个正义的生命，是要用许多不正义的手段才能获得保存。我爸爸用的是钱，你用的是尊严，这和失去生命一样，让我觉得残酷。在上海，我已经彻底失望了，我要走了。"

"吴烈，不管你去哪里，这辈子我都跟定你了！"瑞喜抬起眼睛，怯怯地看着他说，"吴烈，不管怎么样，你出来了，毕竟是好事儿啊，别的事情，都不要紧啊。吴烈，我答应你，我再也不去拍月份牌了，行吗？我发誓，我再去，下辈子就变成……变成小狗。真的，永远不了，你别难过了。"

"别的事情，当然要紧。这很残酷，懂吗？很残酷。瑞喜，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必须到前线去--去战斗，这样，我才能摆脱肮脏的上海。"吴烈看着纯真的瑞喜，吻着她说，"瑞喜，我们必须分别了。我还有更大的目标在前面。为了理想，我要离开了，到东北，到很远的地方去。瑞喜，忘了我，你应该会有更好的、更安宁的生活。我是一团不安分的火，谁跟我在一起，都会烧起来，烧成灰！"

"让我跟着你吧，我不后悔。"

瑞喜喃喃自语着，猫一样趴在吴烈怀里，紧紧贴着吴烈。但吴烈一把将她推开了--瑞喜跌坐在了地上，愣愣地看着吴烈，眼泪滴到了旗袍上。以往和吴烈相关的所有日子，霎时全都浮现在她眼前：在工厂的食堂，他们初次的对视；药店，他们擦肩而过；小玲的床边，他们并肩和小玲说话；暗房里，他们一起看着晾在绳子上的照片；医院里，吴烈拉着她的手在病床边鼓励她；他们的初吻……

吴烈默默把瑞喜拉起来，递给她一个包袱，说："瑞喜，这里面，有一些钱，还有几本书。你要保重。"

瑞喜不接，只是定定地望着他。吴烈把包挂在她身上说："我走了，从此以后，你要自己照顾自己了，记住，你会有更让你幸福的人。书，都是我爱看的，留给你做个纪念，你可以慢慢读。我走了。"

瑞喜依旧木偶一样站着，任眼泪在风中流淌……

第49节：第三章　转机(1)

第三章　转 机

"让我想一想。"老板看着她美丽的侧影，笑了，认真地说，"我刚才听了你的歌，唱得很好啊！我们再找个地方好好唱，怎么样？"

云静看了老板一眼，问："你是谁？"

"冷志成！"

"鉴于上海保密局情报处陈群处长在王守德一案中领导有方，升为保密局副局长。特别行动小组组长郦照存机智英勇，记二等功，升为情报处处长，特此通告。"

柳光宗把这封密电交给郦照存的时候，以为郦照存一定会欣喜若狂。但让他非常意外的是，郦照存接过密电之后，看也没看，却问："才放出去的那个赤色分子吴烈离开上海到东北了，这个消息可靠吗？"

"完全可靠！大概共党也将计就计，默认王守德是他们干掉的吧？郦处长，您真是高明啊，那样一登报，皆大欢喜，王守德这个汉奸除掉了，党国的荣誉也保住了。"

郦照存似乎很满意柳光宗的态度，不再来回走动，坐到了原来陈处长的座位，对柳光宗招招手，说："光宗，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你是愿意跟着我，还是愿意负责特别行动小组？现在小组的组长还没定。"

柳光宗犹豫着回答："我想跟着您多学一点儿，可是又觉得，应该建功立业。我……我没想好。"

"我认为，你还是去当组长的好。你叫光宗，家里一定对你期望很大，所以，你得有个更加引人注意、更容易施展能力的职位才行。况且，你也知道，虽然王守德被处决了，但他到底是通过谁把军火和情报卖给日本人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情报小组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潜伏在王守德身后的间谍一网打尽！"

听处长这样说，柳光宗"啪"地立正，行了一个军礼，然后接替郦照存，就任了上海保密局情报处特别行动组组长。

1

夜上海是个诡异的世界，有母亲哄着婴儿安详地唱摇篮曲，也有黑手趁着夜幕伸向四面八方。

根据情报人员破译的密码，郦照存已经圈定了间谍经常出没的范围，期待能连人带电台一起抓获。可间谍非常狡猾，总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等郦照存确定了具体发报地点赶去的时候，对方已经拎着电台逃之夭夭了。郦照存于是改变策略，自己在总部守着情报人员破译密码，遥控指挥柳光宗深入现场去抓人。

这一次，那个狡猾的间谍提着箱子离开发报现场，从弄堂里出来，刚刚上了一辆黄包车，柳光宗就已经带人"咬"上了他。眼看就要追上黄包车了，突然，一个人摇摇晃晃地从旁边冲出来，挡在了柳光宗的车前……

柳光宗在停车的那一瞬间，看到黄包车飞一样转过了街口，三拐两拐，就在羊肠一样的弄堂里没了踪影。还没来得及追，柳光宗就知道这次又完不成任务了。他下车后，发现挡在车前的是位小姐，赶紧扶起她来问："小姐！你怎么样了？我送你去医院吧？"

是的，那是一位小姐，一位漂亮的小姐。小姐并不理睬柳光宗，挣扎着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又朝另一辆疾驰而来的车冲过去。柳光宗这才反应过来，并不是自己的车撞上了这位小姐，而是这位小姐存心寻死！他立刻一把抱住了她，两只手钳子一样夹住她，任凭她挠抓，只顾劝她说："你是想死吗？你这样做对得起谁呀？对得起你的父母、亲人吗？""没有，我什么都没有了，连希望也没有了！"小姐回身使劲儿扇了柳光宗一个耳光。灯下，她脸上满是寻常难得一见的无畏与无惧。这种极致的狂野，让人胆颤，摄人心魄。柳光宗直愣愣地看着她，忘了疼痛，只是喃喃地说："如果不痛快，你就打，打到痛快为止。"

第50节：第三章　转机(2)

小姐哭了，把头伏在柳光宗的肩膀上，好像在海中抓住了一块救生的浮木。柳光宗把她抱进了自己的车里。因为小姐怎么都不肯说自己住在哪里，柳光宗想了又想，只能把她带到酒店……

清晨，柳光宗在朦胧中翻身，把手自然地搭过去，发觉身边已经没有人了！他睁开眼，只见身边的床单上有一根柔黑的发丝和一颗晶莹的赛璐璐扣子。柳光宗想起昨天晚上为那位小姐宽衣解带的时候，似乎感觉到有东西从旗袍上掉下来，当时沉迷于狂野和亢奋之中，哪儿来得及在意这个。此时，他怅然若失地把扣子和头发小心翼翼收捡好。

而那位小姐此时已经回了家，回了她和瑞喜的家。

是的，这位小姐就是云静。她走在回家的路上，已经完全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想起昨天因为拒绝了黄导演的色诱而被替换女主角的事情，想起孙导演对她的安慰，她呼吸着清晨凉爽的空气，决定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云静原本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了，但回到家，却看见瑞喜和衣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显然一夜没睡，忍不住问道："瑞喜，你怎么了？"

"吴烈走了……"

"走了？！去了哪里？"

瑞喜摇摇头，任眼泪淌下来。她安静得就像一个雕塑。

"一个小开，一个公子哥儿，值得你这样吗？茶不思饭不想，你还真的要做贞节烈女呀？你以为会有人给你在静安路或者外滩立贞节牌坊吗？"云静想起自己的遭遇，想起罗欧，想起黄老板，干呕着，用力把瑞喜拉起来，"起来！这样子很讨厌！要是吴烈看到你这副样子，他会更讨厌你！他一定会觉得抛弃你是对的！你是没有骨气的人，这就是他厌倦你的原因！"

瑞喜似乎被雷击中了："小姐，你真的那么想吗？"

"对啊，男人就是那种东西--要不就是他把你当狗，要不就是你把他当狗！我可不要当一只没有主动权的狗！吴烈可以离开你，你也可以离开他啊，谁爱得更多，谁就输得更多；爱得越深，到头来输得就越惨！所以，为了不要输，最好是不要爱。"

瑞喜怅然看着不知道为什么火气那么大的云静，问："可是，情义呢？男人和女人之间，难道就没有情义吗？"

"情义？那都是一瞬间的。女人是酒，男人喝了的半个小时里，是真的醉了；可是，等醒来的时候，谁还会记得醉过的时光呢？瑞喜，我碰到的男人不过都是利用了我对艺术的爱；而你的吴烈呢，是利用了你对家庭的爱。醒醒吧，瑞喜，我们爱的不是他们，只是爱上了自己的梦想。如果能帮助我们实现梦想，不要在乎他是吴烈、李烈还是王烈，他们只是我们搭乘的列车，根本不是终点站！你起来，走啊，我们看风景去！"

她俩如同刚从疯人院里出来，旋风一般直奔百乐门。在一片歌舞升平中，云静带着瑞喜才走进大门，就有一个秃头绅士过来搭讪，云静给瑞喜介绍说："这是密斯脱王。"

秃头绅士色迷迷的眼睛在瑞喜身上逡巡，说："这位小姐好漂亮呢，看着很眼熟。"瑞喜非常不自在，脸埋得很低。云静哈哈大笑着介绍说："她就是月历牌上的"六月小姐"，穿泳衣很健美的那个！"

这时候，另一个男人微笑着邀请云静跳舞，云静把手搭在他手上，蝴蝶一样飘走了。秃头绅士趁机拉住了瑞喜的手，软绵绵地哼唧着："""六月小姐"，你的内衣是几号啊？最近百货公司有法国来的真丝内衣，我很想有这个荣幸，送一套给你啊。"

第51节：第三章　转机(3)

瑞喜厌恶地甩开了他的手，转身在沸腾的舞厅，目光越过一个个耸动的肩膀，费力地寻找云静。舞台上，兴致勃勃的云静正边向台下飞媚眼，边唱白光的《假正经》，舞池里掌声、喝彩声一片。瑞喜无奈地靠在柱子上，看着云静，想着吴烈，想着自己的命运。

2

"记住，要活的，不要让日本人发现。我会命令附近在咖啡馆的弟兄撤岗，过去接应你。十分钟后，在老地方会合。"

把云静的头发和扣子装好之后，柳光宗根据郦照存的指示，跟踪目标也到了百乐门，蹲守在洗手间外面。一个人打着哈欠，从男厕所里出来，过一会儿一个人进去了……柳光宗耐心等待着，他点燃了一支烟，拿起电话旁边的报纸假装看着。终于，目标出现，一个斯文的男人从洗手间里出来。

"您是张医生吧？我慕名已久啊。"柳光宗走过去，先用汉语和他打招呼，然后看看左右没人，用日语低声说，"我从东京来，有笔大买卖，不知道您感兴趣吗？听说您是专做大买卖的。"

张医生犹豫了一下，回答道："哦，那找个时间谈谈？"

"我先简单跟您说两句，来，这边请。"柳光宗带着张医生走到了女洗手间门口，假装要说什么，靠近他的耳朵，却趁他不备，掏出手枪用枪柄把他击昏了。随后，柳光宗麻利地把张医生拖进女洗手间，放进了毛巾车里，并用毛巾将他盖上。侧耳听听外面没有人走动，柳光宗轻轻打开门，正准备出去，突然，响起了一阵冲水声，随即，洗手间里一个隔间的门开了--柳光宗掏出枪转过头去，却看见云静站在那里。

"你等等！我马上就回来！"柳光宗把枪收起来，打开门，飞快地推着毛巾车出了卫生间。到了百乐门舞厅外，把毛巾车交给保密局的

人之后，柳光宗着急地拍了拍司机的窗户，吩咐道："你们先走，我晚点儿回局里！"

他惦记着在卫生间里看到的云静。然而，当他回去时，云静已经没了踪影。柳光宗在舞厅里四处穿梭，终于在衣帽间找到了正在取衣服准备离开的云静。

"小姐，请等一下！我有事情要跟你谈！"柳光宗冲进来，挡住了她。云静扭过身，边走边回避着他炽热的目光，低声说："先生，我不认识你，你恐怕认错人了！"

"我是柳光宗，你记得的，你一定记得的，上个星期六晚上，在西藏路的饭店，在那个……"

云静站住了，拿皮包用力打了他一下："请你走开！不要再纠缠我！我不认识你，也不欠你钱，再不走我要喊人了！"

柳光宗似乎没有听到她在说什么，一把抱住了她，自顾自地说："你随便喊！我不在乎！那我也会喊，经过那一夜，我忘不掉你！我不相信你会不喜欢我，会记不住我！我说过，我是真诚的！"云静看到自己被紧紧抱住，根本没有逃脱的可能，转了转眼珠，妩媚地笑道："我说，Darling，你放开我，我们找个咖啡馆，好好说话，好吗？"

"那……那你不许逃，不许假装记不清我。"

柳光宗说着，放开了她，两个人一起走出了衣帽间。边走柳光宗边问："小姐，我，我们见过几次面，我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呢？"

"我？不用知道，你就叫我Darling 好了。名字多了不好，换了人又得重新记。Darling 最好，不管你换了多少个女人，都可以通用。"云静站在百乐门外的台阶上，看着周围，好像在找等她的人。

第52节：第三章　转机(4)

柳光宗的眼里却只有她，还在傻傻地说："我柳光宗不是这样的人！我只喜欢你一个！"

云静侧目看着他年轻、单纯的眼睛，摇摇头说："你真是很特别啊。不过，我们可能是两个世界里的人。"

正说着，云静看到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带着两个随从出来，走向一辆黑色汽车。随从拉开车门，老板上了车--车门还开着，云静突然矮身钻了进去，飞快地关上了车门。柳光宗还没反应过来，身边已经没有人了，他激动地拍打着车窗，大叫："Darling--"

"对不起，我有约了！"云静洒脱地对柳光宗挥挥手，然后对司机喊，"快开车！"

司机回头看了看老板，老板饶有兴趣地看了云静一眼，不吭声，只是点了点头。

车子启动了，柳光宗在后面追赶，云静头也不回。老板像欣赏戏剧一样看着云静，云静却只顾和司机说话："请你再快一点儿，谢谢。"

司机还是稳稳地开着车，似乎没有听到她的话。倒是旁边的老板有人情味，问她道："小姐，你去哪儿？"

云静也不看他，随口说："随便把我放到哪里都行。"

老板爽朗地大笑道："那怎么行，上了我的车是不能随便下的呀。"

"那你想怎样？"云静担心自己才出虎口又入狼窝，紧张地问，"你想把我带到哪里去？"

"让我想一想。"老板看着她美丽的侧影，笑了，认真地说，"我刚才听了你的歌，唱得很好啊！我们再找个地方好好唱，怎么样？"

云静看了老板一眼，问："你是谁？"

"冷志成！"

云静兴奋地跟冷志成去跳舞了。柳光宗落魄地走进一家小酒馆，直到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才摇摇晃晃回到局里。

"为了一个女人，就变成这个样子！你像个军人吗？抓了人不急着亲自押送审问，反而去追一个舞厅里的女子，万一犯人在回来的途中逃逸了，或者死了，这是谁的责任？还有，身为组长，审问不参加，你准备的调查资料怎么能充分用到审问中？"

郦照存呵斥着柳光宗，柳光宗的目光却始终在云静的长发和赛璐璐纽扣上。

"国难当头，朝不保夕，现在不是生产情圣的时代。上海鱼龙混杂，稍有不慎，就会堕入深渊！你知道吗？！"郦照存忍无可忍，敲打着办公桌，几乎是在怒吼了。柳光宗从没看见郦照存这样发脾气，吓了一跳，赶紧收回目光，低下头说："处长，我请求降职处理，或者调到文职工作，以免贻误大事。现在的工作，以我的状况，实在力不从心。"

"哼，你想得倒好！你给我打起精神来，明光电影院是日本特务的秘密接头地点，我派你去蹲点儿，别再搞砸了！"

"是。"柳光宗无精打采地回应。

电影院里的人不多，柳光宗坐在后面，无聊地摆弄着手里的钢笔。一个黑影从边门进来，猫着腰坐到一个空位上，凑近旁边的人似乎在交谈。柳光宗紧紧盯着他们的举动，这时，银幕上出现了一位戏中人物的身影，柳光宗瞥了一眼立刻楞住了，银幕上的那个人是云静，就是他苦苦思恋的女人！柳光宗兴奋得手一哆嗦，笔掉到了地上。他赶忙蹲下身子用手在地上摸索，眼睛还注视着银幕--银幕上的云静看起来楚楚动人。

柳光宗痴痴地陶醉了一会儿，当他回过神儿再看前面的人时，刚才那两个说话的人已经不见了。柳光宗一惊，忙起身追去，电影院的走廊里已经没有了人影……

第53节：第三章　转机(5)

3

冷志成是什么人，上海滩上无人不知。云静一听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人盯着自己的眼神，就知道自己从此要转运了。

的确，那次"搭错车"之后，云静只要出了摄影棚，总能看见那辆闪着宝石一样光泽的黑色小汽车。进进出出的人看到那辆车，目光是复杂的，有羡慕，也有鄙夷。但云静只有自信和坦然。她并不走到停车的地方，而是矜持地对车里的人点点头，在汽车不远处停住。

于是，冷志成下车朝她走过来，照例手上拎着一盒点心："朱丽叶，这是刚蒸好的蟹黄小笼包，你一定饿了。"

"谢谢冷老板，我吃过工作餐了，不过还是很感谢你的好意。"

"走吧，我送你回去。或者，再去唱歌？"

"不了，我累了，想回家了。"

面对云静的假意推脱，冷志成从来不揭穿，总是很有耐心地说："朱丽叶，唐季珊天天接阮玲玉，最终阮玲玉都感动了。我看你的心可比大明星还硬啊。"

"不对啊，我比大明星差得远呢。你知道吗，阮玲玉手不离书，一有空就看书，书铺里的书都让她租了大半。我要是没有时间看书，这辈子也成不了名。冷老板，再见，我真的要走了！"

这一次，冷志成看着云静一步三摇地走远，然后上了车，缓缓跟了上去。云静似乎不知道身后有车跟着，兀自喊了黄包车，转弯抹角地回到她和瑞喜合租的公寓，开了门，反手将门关上。然后，就听到了敲门声，随即打开门假装惊讶地说："哎呀，冷老板，您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她看看冷志成，又看看门外：两个黑衣随从站在那里，脸上毫无表情。

冷志成走进来，在云静的房间里旁若无人地踱来踱去。终于，在海报前眯着眼睛站住了，说："啊，喜欢阮玲玉，看来是真的。呵呵，

是真的就好！"他说着，转身关上门，一把将云静抱住了……

穿好了衣服，两个人靠在床头吸烟。云静喷着烟圈儿说："没错儿！我是上过你的车，一起吃过饭、跳过舞！可是，那又说明什么呢？我不可能放弃我的生活。被你圈养几个月，买几件漂亮衣服，就患上了恐男症，除了你不能跟别的男人握手，甚至连看一眼也不可以！"

冷志成笑了，拍拍她的脸颊，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大信封递给云静："朱丽叶，别啰唆了，你拟个合同，合适了，我们一人按一个手印得了！噢，忘了告诉你，我刚收购了一家电影公司，准备投资拍电影。如果你愿意，合同里可以约定，我的新公司在三年之内，力捧的第一女主角是你，如果办不到，你可以得到一笔罚金。这个合同，是要到律师楼公证的。"

云静打开信封，从里面拿出几页合同若有所思地看着……

"收拾东西跟我走吧，别再住在这里了。"冷志成笑盈盈地看着云静，像在看一尾刚放进鱼缸的小金鱼。

4

云静和冷志成同居了，她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件事情告诉瑞喜。

瑞喜的心思完全都在吴烈的身上。她通过收音机知道了东北的激烈战况后，就利用休息时间，到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做救助伤员的志愿者。医院的护理人员大多是修女，瑞喜很快就和她们成了好友，协助她们工作。这里有很多临终的病人，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抗日前线下来的伤员。因为是租界，日本人管不了，所以伤员相对来说是安全的。当然，日本人觉得抓捕他们价值不大，因为，这些人的生命都没多长时间了。瑞喜的任务，就是和嬷嬷们一起，在护理的同时，拉着这些伤员的手，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感觉到人间的温暖。

第54节：第三章　转机(6)

"孩子，就是这样，让他们的手在你手里慢慢变凉。如果你害怕，现在就说出来，我可以安排你做别的。"瑞喜到红十字医院做志愿者的第一天，一位修女就这样对她说。

瑞喜说："嬷嬷，我害怕，但是，我想去做。因为我认识的一个人，他也在东北，如果我这样照顾别人，老天一定会报答我，让他在那个地方，也会有别人照顾他。"

"阿门--愿上帝与他同在。"那位修女听了这话，在胸前不停地画着十字，忙别的去了。

就为了吴烈，瑞喜把整个身心都扑在了医院里。冥冥中，似乎有天意，瑞喜在医院里没有见到吴烈，竟见到了在纱厂工作时的伙伴小玲的未婚夫！

那天，瑞喜被嬷嬷领进了一间狭窄、简陋的病房。病房里并排放着两张床，一张床上的病人正在痛苦呻吟，而另一个满脸缠着纱布的病人已经死了。一位修女正在把白床单盖上病人的脸，两个人把他抬了出去。瑞喜拉住了呻吟病人的手问："大哥，你要喝点儿水吗？你想吃什么吗？"

病人剧烈地翻转着，痛苦地喊："不要！啊--疼啊！"

瑞喜难过得几乎掉泪，给他又加了一床被子，说："大哥，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没有了，整个村的人，都被日本人杀了。俺去打猎，所以，就躲过去了。俺有个没过门的媳妇，可水灵了，她到上海来工作，后来就没音讯了。小玲，她叫小玲。俺到上海来，没找到她，就索性参军了。"

瑞喜一激灵，手里端着的医用托盘差点儿掉了。她赶紧俯下身子，说："我也认识个叫小玲的姑娘，她的未婚夫叫大柱。"

"可巧了，我也叫大柱。敢情俺们东北有好多的小玲和大柱。大妹子，你认识的小玲，是在纱厂工作吗？她是来投奔老乡的，她们，她们都找不到了。"

听到这里，瑞喜什么都明白了，但她却说："我认识的小玲，她不工作了，她很好，每天都享着清福。大哥，等你好了，我帮你找你的小玲。"

大柱微笑点头，问："大妹子，你会唱东北歌吗？我可想听了。"

"不会，大哥，我给你唱别的歌，好吗？"瑞喜轻轻唱着江南小调，边唱边想青云镇的小桥流水，想姜家曾经那么热闹的往事……

在她的歌声中，大柱的手渐渐变得冰凉！

与大柱的相遇让瑞喜更倾心地投入到了医院的工作中。她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赞许，也为医院赢得了更多的社会捐助，其中包括国风百货公司的谢董事长。他要举行一次选美大赛，筹备善款，捐助给医院。当然，谢董事长毕竟是商人，商人不可能无缘无故拿钱出来，所以，这次活动不仅仅只是捐助，他还有更多的打算。

"各位志愿者们，我很钦佩你们，你们以无私的精神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谢某人也试图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加入你们的队伍。经过殚精竭虑，国风公司以为，选美大赛可以聚集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而且，获胜者也能以更大的影响力来投入救亡工作。在这里，诚邀各位怀揣爱国热情的小姐，以及你们的姐妹，来参加国风小姐选美！很多人都认为，选美，都是舞女才做的，其实不是这样，至少我们这次就不是！我们每一张申请报名表上，都印有我的签字，保证是正当、健康的比赛，而不是格调低下、伤风败俗的花国总理会！另外，优胜者有三千到一万元不等的奖金，可以用于改善个人生活，也可以用于公众教育或慈善！有没有人现在立即领表报名？有没有？胜出不是最重要的，参于就是对救亡的支持！有没有人跨出勇敢的第一步？"

第55节：第三章　转机(7)

虽然谢董事长说得如此冠冕堂皇，在场的小姐们却没有一个站出来。过了好一会儿，瑞喜忽然问："请问，奖金可以捐到前线去吗？"

"完全可以啊！可以购买更多的物资送到前线，也可以给他们买弹药，减少伤亡啊！"

听到谢董事长这样说，瑞喜很坚定地走过去，从主持人手里抽出了一张表格。

有了瑞喜第一个带头，谢董事长的表格很快就被领光了。

瑞喜领了表格回来，原本是想问问云静要不要参加，可没想到正碰上云静久等她不回来，已经准备好行李要走了。听云静说要搬出去和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同居，瑞喜惊讶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她看着云静，不明白为什么她现在变化这么快、这么大！但云静说："我的事儿不要你管。这房子你先住着，房租我交了一年，等我安顿好了，再把你接过来。我还有事儿，不跟你多说了。"

"瑞喜，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我知道我要什么，为了这个目标我会付出一切努力，谁也不能拦住我。"瑞喜还要说什么，云静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条和一叠钱塞在瑞喜手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5

初到冷家，云静很不习惯。因为还没有建立新的朋友圈子，于是不拍片子时，她常常给瑞喜打电话。瑞喜从小什么都听云静的，现在即使云静做的事儿她想不明白，也不喜欢她这样，可还是不知道怎么劝说她，原本想好的话，在云静面前一句都说不出来。倒是云静，说起自己的事情来，依旧振振有词："瑞喜，你长大了，经历了很多事儿，也懂得了一些道理，可是，你不明白，我们的目标不同，所以选择的道路也不同，我不勉强你理解我。瑞喜，我现在虽然还没有实现我的理想，可是我很快乐！因为我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小姐，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永远是我的小姐，我永远是你的瑞喜，我只希望你快乐！"

瑞喜放下话筒，一下午心情都不好。好不容易捱到下班了，刚收拾好手提包，看见吴家的管家匆匆进来，告诉她，吴老爷有请。

坐车去吴家的路上，瑞喜才知道吴老爷病得很重，想从她这里打听一点儿吴烈的消息。自从吴烈去东北后，瑞喜就再没有收到过吴烈的任何消息，她能给吴老爷说什么呢？但是，想起上次吴烈被抓，自己淋着雨来求吴老爷，吴老爷终于开恩的事情，善良的瑞喜感念他们父子情深，还是一路心事重重地去了。

吴贵山坐在椅子上，穿得很整齐，膝上还盖着一块毛毯，但是掩饰不住憔悴的病容。一听瑞喜到了，他有意识地坐直了一些，竭力掩饰着自己的虚弱，故意提高音量说："我请你来，因为你欠我一个人情，必须还我！"

瑞喜恭敬地回答："吴老爷，我知道，我欠您的，不只是一个人情，而是一条命。您没有杀我，我很感恩。"

吴贵山故意沉着脸，嘴上仍不愿意承认自己对儿子的思念："那你现在就告诉吴烈，他不管是死是活，都必须要告诉这个家！因为他欠我的！脱离家庭可以，但是，得清账啊。我养大他，供他念书，还有他上班以后在家里吃住，那都是钱啊！他一拍屁股走了就完了？死了也得把骨灰埋在花园的树下当肥料！你说是不是？"吴贵山说着说着，剧烈咳嗽起来。

管家赶忙上来，一边帮他捶背，一边求救似的看了一眼瑞喜，说："老爷，您不要动气。少爷现在只是没消息，又没说不回来，大概是兵荒马乱的，邮路都不畅呢。"

第56节：第三章　转机(8)

瑞喜看着吴贵山，不知道怎么忽然生出一种勇气，大声说："吴老爷，吴烈说了，他要多打敌人，为的是日本人的货物进不来，您的纱厂再也不用担心日货的排挤！"

吴贵山一下子精神了，喜形于色地问："他真是那么说的？"

瑞喜迟疑了一下，继续说："对，是真的！他还说，您的身体很健康，所以一定可以看到他胜利的那一天。就是……就是，他平时跟您顶惯了，不好意思说软话。"

吴贵山一听这话，乐了："他还撑面子。得了，明天，明天你把信拿来给我看吧！"

瑞喜一听这话，呆住了，她没想到一个临时起意的谎话，会带给她这么多麻烦。回到公寓，便立刻把吴烈的几本书拿出来抱在了怀里。瑞喜努力想，要怎么样写信，才能把吴老爷糊弄过去。

写信的过程中，瑞喜想得最多的，还是吴烈的安全。就在上周，她给一个伤势比较轻的伤员换纱布时，伤员还说："像我这样的，虽然腿伤了，那可不算什么。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在战壕里，正和一个战友喝水，一个手榴弹打过来，他马上趴在了我身上。我还活着，可是，他却再也没声音了……"

从伤员那里听来的话启发了瑞喜，她完全调动了自己跟着云静学来的那些有限的知识，反复修改着"吴烈写给她的信"。

于是，再次见到吴贵山的时候，瑞喜就把"吴烈写给她的信"念给吴贵山听："我们在山上的时候，有一次，被敌人封锁着，实在是没粮食吃了，俺们就吃草，还把螳螂烤了吃。螳螂，已经是那时最香、最香的东西了……"

6

冷志成的升腾公司果然如约全面包装云静--不，不是云静，是"朱丽丹"。根据冷志成的意思，签约升腾以后，作为升腾的首席明星，云

静从此改名为朱丽丹。

因为不缺钱，升腾的记者招待会举办得正如所有人想象的那么成功。音乐声中，云静坐在用鲜花装饰的秋千上，缓缓落下，宛如仙子下凡。云静从秋千上下来后，冷志成从旁边出来，扶着她的手朝前面走去……在鞭炮和音乐混杂的声音中，云静眼里闪动着幸福的泪花，觉得那双牵住她的大手，是那么有力、那么温暖。

众人散去后，云静独自在化妆间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回味着刚才的鲜花和掌声。突然，柳光宗从化妆间的屏风后闪了出来，反锁上了门，跑到云静身边，急切切地说："我总算找到了你了！我没有恶意，只是……只是想跟你说几句话！"

云静看着他火一样的目光，紧张地后退着。当她的腿碰到凳子时，柳光宗顺势把她按坐在凳子上，跪在她的脚边，拿出头发和赛璐璐纽扣，满脸痛苦地说："不管用了多少种方法，我都没办法忘记你，也没办法好好工作、吃饭、睡觉，请你……请你不要再折磨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云静明白了柳光宗的来意后，长出了一口气儿，把那颗纽扣拿起来，一下子扔出老远："柳光宗，我告诉你，那个晚上，就跟这颗纽扣一样，没有了！而且，我的旗袍，已经补上了新纽扣。别傻了，世界上多的是纽扣，不是只有这一颗才合适！你那么年轻，那么好，有的是可以让你快乐的女人，不要再给自己找麻烦了，好吗？"

"不，我不怕麻烦。我调查过你了，知道你是谁，现在跟谁在一起，可是，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没错儿，冷志成是上海滩的大人物，可是，他会有专一的感情吗？你不会是他唯一的女人，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

第57节：第三章　转机(9)

云静想起冷志成有力、温暖的手，不耐烦地说："你不愧是调查科科长啊，连这些都查出来了。但是，有一点，你是查不到的，那就是我的心！我想要什么，我在乎什么，你能知道吗？冷志成是很风流，可是，他一见到我，不用查，就立即知道我想要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品质，而不是愚昧的忠贞。"

"云静，你想要什么？难道爱情不是最重要的吗？如果要钱，要影响力，要其他的，我只要努力，也会有的！请你给我时间，给我机会！"

门外由远而近地响起一阵脚步声，云静急切地对柳光宗说："我如果给你机会，万一你要达不到目标，会更痛苦！放弃我，你会有更多的幸福！听我的，你快走吧！冷志成马上就要来了！如果闹到你的单位，你的前程就完了！"云静说着话，把柳光宗推回到了屏风后面。

伴着一阵敲门声，门外想起冷志成的声音。云静拉上屏风，定了定神，整理了一下衣服，打开门。冷志成一手揽住了云静，从镜子里看到屏风的缝隙里有一个人影。冷志成不动声色地哈哈大笑，揽着云静走出去时，回头对着走廊里的一个黑衣随从，暗地里指了一下化妆室的门。

柳光宗趴在地上找到了那颗被云静扔掉的纽扣，擦干净，放在贴胸的口袋里，正打算出去，从门外冲进两个人。柳光宗躲过其中一个人的拳头，却被另一个人一脚踢中了小腹。冷志成的两个随从把柳光宗按到地上，搜身的时候发现了他的证件和枪，得知是特别行动小组的人时，吃了一惊。柳光宗趁他们愣神的时候，闪电般挣脱出一只手，一把夺过枪，一伸手拿过证件放进兜里，反手用枪柄把两个人击晕了，然后从容离开了化妆间。

这天晚上，柳光宗躺在床上想着云静的话，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上午，他终于下定决心，来找郦照存。

看到柳光宗招呼都没打就进来了，而且直挺挺地站在自己对面，郦照存有些奇怪，说："坐吧，站着干吗？"

柳光宗忽然把枪掏出来，放在了桌子上，说："我……我想换个部门，上战场，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上战场？这里也是战场！"

"这里不是，我要和敌人面对面，我要成为英雄！处长，我爱上了一个女人！如果我不是有钱人，或江湖上的英雄，根本没有得到她的希望！也许我很愚蠢，可是我陷得太深，不能自拔了，请处长成全！"

"没用的东西！如果你成功了，她还是不爱你呢？还有，如果你失败了呢？"

柳光宗愣住了，但是隔了一会儿，还是咬牙说："那我也不后悔！"

"那你就辞职吧。军队里不会要你这样的人，如果男人都像你这样，我们就不要抗战了！当亡国奴怕什么，有红袖添香、珠环玉绕就行了！我看，你进军校简直就是浪费国家资源！国家培养你，培养的不是国家栋梁，而是围在浪荡女人后面争宠的一条小狗！"

"处长，你怎么骂我都可以，但不能亵渎她，她不是浪荡女人！处长，不管她浪不浪荡，不管她爱不爱我，我就是爱她！你根本不懂爱！你就是个机器，一个侦察机器！醒的时候，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现场！你的生活里，除了工作、国家，还有什么？我不要过你这样无聊的生活！即使我失败了，那也是感情丰沛的人生；即使我背着不是男人的指责，也要忠实自己的内心！我不相信，你就不想得到自己喜欢的女人？你只是压抑了自己内心的渴望，关闭了自己的情感大门罢了。我们都是动物，我是爱情动物，你是官场动物，比我高级不到哪儿去！"

第58节：第三章　转机(10)

柳光宗的话终于被几个耳光打断了，郦照存厉声喝道："你不懂，世界上有比爱情、比职位、比名声更重要的东西！你不懂！我不想再看见你。你的脱密期过后，就自由了！"

郦照存说完，转身对着墙壁，在他身后，是柳光宗渐渐变小的身影。

从郦照存办公室出来后，柳光宗找了家酒馆，直到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才跌跌撞撞往家走。到了街角，一个男人过来找他借火。他刚要从口袋里掏火柴，男人已经用枪抵住了他的身体，低声闷吼了一声："跟我走一趟！"

7

"朱丹丽，我已经给你报名参加国新小姐比赛了，你可以直接进决赛。"

云静笑着亲了冷志成一下，继续弹钢琴。钢琴上有两只手在弹着，一只是云静的手，一只是冷志成的手。云静在键上弹几个音节，冷志成就学着她的指法，弹几下："我每换一个女人，就学一样新本事，钢琴，我可从来没学过。"

正学着弹琴，电话铃响了，冷志成欠过身去接。听完了，他站了起来说："走！给你看个人！"

云静跟着冷志成到了地下室，看到雪亮的灯光下，柳光宗被绑在一把椅子上，头无力地垂着。两个随从看到冷志成进来，恭敬地叫："老板。"然后粗暴地抓住柳光宗的头发，让他的脸仰了起来。

柳光宗看到云静，有点儿吃惊，更多的却是欢喜，不顾自己身在何处，说："云静，我好高兴，又看到你了！"

云静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听冷志成冷笑着说："要动我的女人，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柳光宗冲着他大骂："冷志成，我要混到你这个年纪，不一定比你差！只是我的机会还没到！云静早晚是我的女人！"

没等冷志成笑出声，随从就已经给了柳光宗几个耳光。冷志成止住了他们："行了，行了，他这是在心上人面前充好汉，我可不想给他这个表现机会。老规矩--黄浦江喂鱼！"

云静看到两个随从从角落里拿出一条麻袋，脸"唰"的一下白了，拉住冷志成，叫道："志成，你是在开玩笑吧？"

"我从不开玩笑，就凭他？还想惦记我的女人？"冷志成坐在沙发上，掏出一支烟漫不经心地点上，看着两个随从用毛巾把柳光宗的嘴堵上，然后装到麻袋里。

云静紧紧拉着冷志成的胳膊央求："志成、志成，别这样，我害怕，我害怕嘛！"

冷志成揽过云静坐在自己腿上，故意说给柳光宗听："别怕，宝贝儿，这种小角色，哪天我不得收拾七个八个的？"

云静吓坏了，哆嗦着说："他是保密局的，放了他吧。"

"哼！保密局的有什么了不起？除非……除非，你还喜欢他？"冷志成看了看云静，眼里有股冷冷的寒气，看得她浑身一激灵。

云静瞪大了眼睛，直摇头："我不喜欢他！真的，志成，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我只是不想他因为我而死才求你，我不想你因为我杀人！"

冷志成审视着云静的眼睛，那两道目光，似乎要通过她的眼睛穿透云静的内心。屋里很安静，没有人敢出声音，只有麻袋里的柳光宗还在挣扎着。

冷志成突然大声说："好！就听你的，饶他这条小命！"

云静听了这话，一下子瘫到了冷志成怀里。冷志成一挥手，随从拿出匕首把麻袋划破，露出柳光宗吓得苍白的脸。两个随从抓起他，把两只手按到桌面上，"刷"地把匕首戳在桌上："江湖规矩，虽然饶了你一命，可是要留下身上的一件东西作为教训。"

第59节：第三章　转机(11)

云静"啊"地惊呼了一声，紧闭双眼。冷志成推开云静，走到桌前，拿起了柳光宗右手的食指在灯下看，说："兄弟，手指上有很厚的茧子，枪法一定不错吧？"

随从拿掉了柳光宗嘴里的毛巾，柳光宗咳嗽两声，硬着脖子说："哼，随你的便，反正老子这辈子也不打算摸抢了。"

冷志成诧异地问："为什么？"

"我辞职了，已经不在保密局干了。"柳光宗的眼睛盯着云静，一字一句地说，"我退出保密局，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像你一样，有钱，有势力。"

"兄弟，有种！这活儿我已经多年没干了，这回我自己来，算是对得住你这个手指了。"

冷志成冷笑着，拿起匕首压住了柳光宗右手的食指……云静突然冲过来，拦住冷志成，说："等一下，志成，他的上司是我老乡，我……我不想他有误会。"

"噢？保密局的郦照存？好，叫他来领人！"冷志成说完，甩手把匕首飞出去，"啪"地插在柳光宗的手指之间，揽着云静走了。

被郦照存接出来之后，坐在郦照存的车里，柳光宗愣愣地看着车窗外。郦照存看了他一眼，拿出一支烟点上，自己先抽了一口，然后递给柳光宗，说："光宗，原来让你这么疯狂的女人，居然是姜云静。她不适合你。你是个好军人，不该这么自误。"

"就到这儿吧。"柳光宗没有接郦照存的话，随手把烟弹出车外，下了车，随着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他的身影消失在了黑暗中……

8

瑞喜去医院当义工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居然会站在选美的舞台上，更没想到会和她的小姐姜云静在这场大赛中相遇。

当然，如果不在初赛中出现，瑞喜也没有机会和云静相遇--只是，瑞喜能从初赛中脱颖而出，不仅瑞喜自己意外，云静意外，更让所有举办这次选美的股东们意外。在初赛那天，当舞台上炫目灯光下的华丽高跟鞋中，鹤立鸡群地出现了一双白色帆布护士鞋的时候，似乎一切已经成了定局。不施粉黛的瑞喜，穿着慈善医院的护士服出现在舞台上，她一身雪白，在绫罗绸缎中显得那么醒目、那么独特，人们就像饥饿时突然在一堆五颜六色的塑料花里，看到了一个饱满而且熟透了的桃子，所有的感觉器官都被最朴实的欲望调动起来了，如潮的欢呼声和掌声，把国新股东们最初的预谋完全打乱了。

任何冠冕堂皇的商业行为都必然伴随着背后看不见的交易，国新小姐选美也不例外。瑞喜即使进入决赛，也只是必然的第四名。国新的几位股东各自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对冠军的归属志在必得，所以，当冷志成、路老板、黄老板接到谢董事长的电话，相约一起打麻将的时候，大家心里其实都明白，这次聚会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牌局进行到了一半儿，谢董事长终于按捺不住说："各位老兄，谢某人今天约三位来，一是热热牌局，二是有一件事情和大家商量。大家知道，手心手背都是肉……"

"碰！"冷志成打断了他，把一溜红中拍了出来。

谢董事长接着说："这个国新的冠军嘛，只能有一位，可是……"

另外一个黄老板也打断了他："杠！"

谢董事长感觉到了牌桌上的杀气："可是，你们三位老兄跟我的交情和生意，都不分伯仲，我谢某人更不能厚此薄彼，实在是……"

路老板不耐烦地把牌都推倒了，说："和了！"

第60节：第三章　转机(12)

牌桌上霎时安静下来。

"我反正要移民了，国新的股份，我会考虑带走。除非美美得了冠军，才有商量的余地。回见！"路老板站起来，扔下话，傲慢地走了。

"冷老板，我知道，您是正当盛年，桃花处处，可是我，已经年过半百，如果安娜拿不到冠军，她就……她就不会给我当第六房，您就成人之美吧。"黄老板施起了苦肉计。

冷志成笑了，回击道："黄老板，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啊，我那个朱丽丹可是个母夜叉啊！如果她不能如愿，我的电影卖不出去是小事儿，丢了命是大事儿啊，恐怕我连您这个年纪都活不到了！"

一番唇枪舌战，让谢董事长更加为难，怎么办啊？冠军无论给了谁，剩下的另外两位都不好得罪呀！

决赛的日子终于到了，在后台最豪华的小休息室里，云静、美美、安娜因为是最后一组出场，暂时在这里休息。三个美女坐在室内唯一的圆桌旁喝茶，都互相不服气地看着对方。

美美率先打破沉默，说："你们知道吗？我昨天去了静安寺，抽的是个上上签。"

安娜赶紧说："是吗？我今天去了教堂，你们猜怎么着？窗户透过来的阳光变成了七色彩虹，正好照在圣母头上。神父说，圣母显灵了，这可是百年不遇的哦。"

云静看着她俩，懒得吭声，只在心里想：这样黑暗的内幕，要是瑞喜知道了，还会来参加这个所谓的选美大赛吗？

后面三个美女在冷冷地打肚皮官司，前面赛场上却是一片欢呼，热闹非凡。当那个必然要经过的走秀过程终于结束后，站在舞台上的四名佳丽赫然就是云静、安娜、美美还有瑞喜！

现在，谁也不知道她们中谁将是最终胜出的冠军，就连谢董事长也不知道。他看着其他三位股东，额头上直冒冷汗。但老天爷似乎并

不想为难谢董事长，一个非常意外出现了--在比赛的第一个演唱环节，麦克风居然坏了！

尽管美美声称她在舞厅唱过歌，安娜声称她灌过唱片，而朱丽丹更是高贵的圣心女子贵族学校毕业的、学过专业声乐的高材生，但面对清唱，她们都没有足够的信心，竟联合起来，把瑞喜第一个推到了前台。

看着台下医院的嬷嬷们、纱厂和邮局的姐妹们期待的目光，穿着阴丹士林旗袍的瑞喜有些茫然，台下的骚动更让她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开口。瑞喜的局促，让在侧幕的美美和安娜捂着嘴偷笑，却让云静很担心。看到瑞喜无助的目光，云静心里一动，往事似乎一下子全都涌到了眼前……她款款走上台，拉起瑞喜的一只手，看了她一眼--毕竟是多年姐妹，心有灵犀，瑞喜感激地看了云静一眼，放松下来，姐妹俩随后就珠联璧合地唱了起来：

蝴蝶儿飞去
心亦不在
凄清长夜谁来
拭泪满腮
是贪点儿依赖
贪一点儿爱
旧缘该了难了
换满心哀
怎受得住
这头猜那边怪
人言汇成愁海
辛酸难捱
天给的苦给的灾
都不怪
千不该万不该

芳华怕孤单
林花儿谢了
连心也埋
他日春燕归来
身何在……

看到台下的人听得如痴如醉，美美和安娜不甘心瑞喜和云静在台上大出风头，忙抢着奔上台去，一左一右站在瑞喜和云静身边跟着唱起来。台下的尖叫声、喝彩声几乎是随着歌声最后一个音符同时响起的。冷志成、谢董事长、黄老板也都热烈地鼓着掌。

第61节：第三章　转机(13)

第一个节目圆满结束后，四位佳丽都站在台上，她们的脸庞被下边沸腾的气氛烧得通红。接下来，她们将各自介绍自己的手，用手向观众展示她们最擅长的才艺。

"我的手，最擅长的就是舞弄丹青，画出我们的锦绣江山！"美美举起了她漂亮的手，一比划，两个工作人员走上台来，把事先准备好的美美画的国画拿了出来，徐徐展开。

安娜则跳起了舞："我的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舞蹈。舞蹈让国人强身健体，可以摘掉我们"东亚病夫"的帽子。"

云静的手指在琴键上出神入化地弹奏着，她一边弹一边说："我用我的手指，奏出美妙的音符，给苦难的人带来欢乐。"

轮到瑞喜了，她走到麦克风前，朴实地说："我的手，没有才艺，我不会画画、弹琴，舞也跳得不好。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场内一下子安静下来，台上的三个参赛者也看着她，美美忍不住要笑了，云静则是一副早就预料到了的样子。

"我的手虽然没有才艺，但是可以做很多事儿。它可以给伤员们洗衣服、被单、绷带，给他们做饭、换药，还可以握着他们的手，给他们亲人一样的温暖！他们的手在我的手里慢慢变凉--我的手让他们在去天堂的路上，感觉到安慰和温暖。我想说的是，即使一个没有任何才艺的普通人的手，也是有用的。只要我们有心，把手伸出来，人人都可以为国家服务！"

台下一片安静。

"说得太好了！太好了！国难当头，大家都应该尽自己一点儿微薄的力量！"主持人被感动了，冷志成也忘了掸去手上的烟灰，烟灰一点点落在他另一只手拿着的礼帽上……短暂的寂静过后，会场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前面还在即兴表演着其他娱乐节目，几位国新的股东已经聚在后台，商量名次怎么排。路老板说他出了钱美美当然要得冠军，黄老板也强调安娜不能落选，冷志成胸有成竹地说论才艺朱丽丹是没话讲的……谢董事长看着他们三个，听外面观众高喊着瑞喜的名字，为难地说："我们也不能不顾及观众的呼声啊，瑞喜很有人缘，如果没有她，怕是不能服众呢。"

其他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一起笑道："顺水人情，三个并列冠军和四个有什么区别？"

就这样，在音乐声中，彩色的缎带和花瓣从空中落下，选美台上顿时光影炫目，宛若仙境。四位小姐都带着后冠，手里拿着一个条幅，上面分别写着：风、花、雪、月。

第二天，上海滩各大报纸的头条全都一样--《四小姐并列国新小姐冠军》！

9

虽然成了选美冠军，瑞喜的生活一时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依旧平时在邮局上班，周末去医院做义工。这天，瑞喜刚从邮局出来，有一个采访过她的记者突然跟上来，对她说："瑞喜小姐，有位老板要办个慈善募捐活动，想请你参加--请你去商量一下细节问题。"

瑞喜听说是慈善活动，不好推脱，看看天色还早，就跟着记者去了邮局附近的一家豪华酒店。这家酒店平时出入的都是上层人物，瑞喜每天在街上来来往往，却从来没有进来过。看到她进门，一个高大的胖子迎过来，自我介绍说也姓林，是沪风唱片公司的老板。"林小姐，或者我叫你林妹妹怎么样？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公司打算跟你签约，给你出唱片，然后，还要拍电影！"

第62节：第三章　转机(14)

瑞喜听他这样说，愣住了，看了看记者问："不是要办慈善募捐吗？"

"林小姐，沪风是大公司，多少小姐想跟林老板见个面都排不上队呢！您看，要是当了明星，您就可以住现在这样的地方，而且，唱片和电影的利润都是有分红的！"记者赶忙识趣地站出来打圆场，然后皮笑肉不笑地假意说外面有人找，关上门出了房间。

瑞喜似乎嗅到空气中有让她不安的味道，有些惊恐，退后几步说："对不起，我不行的！我真的只想做救护义工。对不起，我走了！"

"我不答应，没有人能从我这里走出去！"林老板一步跨到瑞喜面前，伸手来拉她，还把他肥胖的下巴往瑞喜脸上凑，嘴里嘟囔着，"听我的，我不会亏待你的！"

瑞喜退到了桌子边，实在无路可退了，她左右看看，抓起桌子上的茶壶，连同滚烫的茶水朝林老板身上扔去……就在林老板趔趄着倒进沙发里时，瑞喜趁机跑了出去。

一阵疾走之后，瑞喜狂跳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她张望着，叫了一辆黄包车，转向了回家的路。

华灯初上，弄堂里，从车边不时晃过一对对紧紧依偎着窃窃私语的情侣。瑞喜看着他们，想起了吴烈，顿时，寂寞和思念像潮水一样朝她袭来。她在心里默默说：亲爱的烈，我去医院、去选美，我付出努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接近你的理想，我做什么都是值得的。你是好人，所以你要求的一切也是好的、有道理的。我恨自己不够聪明，也不够出色，希望你回来的时候，我能变成另外一个配得上你的瑞喜……

就在这个周末，瑞喜意外碰到了因执行任务受伤、前来医院治疗的郦照存。瑞喜看着他，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起在青云镇的那些日

子，想起郦照存骑着自行车在小街上飞一般掠过，想起郦照存在洞房里听说小姐逃跑后的表情，想起郦照存给她银票时说的话……她努力不去想郦照存在上海的工作，就像努力不去想云静现在搬出去后的生活一样，她只是细心照顾郦照存，给他讲自己来上海后的遭遇……郦照存任她包扎伤口，看着她说："瑞喜，你已经不是那个帮助小姐逃婚的丫鬟，而是一个有主见的邮局职员了。但是，你毕竟是你，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应该离开上海，去过简单、平静的生活，上海不适合你！"

瑞喜从他的话里听出，他是在说宁愿自己受刑也不说出信件来路的事情，但却不明白他这样说的意思，不知道他是在夸自己还是在损自己。更让她疑惑的是，自己如果离开上海，能去哪里"过简单、平静的生活"呢？瑞喜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她只知道只要心里有吴烈，一切就都有了意义。

那天下午郦照存走后，瑞喜下班回到公寓，一放下手提袋，就迫不及待地给吴烈写信："亲爱的烈，照存哥说，认识一个人需要时间。我坚信你会回来。你留下的书，我不是全都懂，可是，我知道，写书的人都是好人，因为，他们和你一样，很关心穷人，而不是嫌弃他们……"

她正写着，突然响起敲门声，瑞喜放下笔开了门，竟看见云静笑盈盈地站在门口。云静也不说话，进屋四下巡视了一番，终于按捺不住想和朋友分享成功的喜悦--云静从包里拿出一张请柬，告诉瑞喜明天是她的女主角处女作《启明星》首映，要瑞喜一定去参加。

瑞喜欢喜极了，正想问得更详细一些，楼下传来几声急促的汽车喇叭声，云静听了，旋风一样跑出门，没等瑞喜反应过来，她又跑回来，抱住瑞喜，涨红着脸，在瑞喜耳边说："别担心我，冷志成也许是个坏人，但他对我很好！我开始喜欢上他了。"

第63节：第三章　转机(15)

这次云静跑出去，没再回来。瑞喜看着请柬，想着她的话，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祝贺云静。

10

云静之所以这样郑重邀请瑞喜来看她主演的第一部影片，不仅仅因为她在演这部影片时，投入了太多的感情，还因为这部片子有一流的摄影师和美术师，还有全上海、也是全中国最出色的作曲家黄山的加盟。

能够请到黄山来给《启明星》作曲，冷志成是花了大功夫、大代价的。当初，云静、冷志成和孙导演在冷志成家讨论拍电影的事儿时，是云静最先说："我觉得这个剧本很好，我非常喜欢！不过，里面的音乐段落非常多，所以，好的作曲家非常重要！"

孙导演很欣赏云静对角色的敏感，点头说："朱丽丹说得非常正确。现在，摄影师和美术师都不错，就是还差一个好作曲。"

冷志成问："谁来作曲比较合适？"

孙导演说："依照这部片子的风格，当然是黄山先生最合适，可是……他这个人比较清高、孤傲，很难请得动。"

冷志成原本没打算一定要请黄山，一听孙导演这样说，当即颇具英雄气概地大手一挥，决定无论花多大代价，一定要让黄山来给云静主演的这部片子作曲。于是，第二天冷志成就带着云静和孙导演去了黄山家，但黄山只一句话就把他们赶出了门--"不要烦我！烦得太多，是不人道的！摧残别人的精神比摧残肉体还要不人道！"

冷志成知道，黄山说这句话，是有原因的：几年前，黄山的一栋老宅被青帮的人看上后强占了，黄夫人一气之下郁郁而终；两个孩子相继去了国外后，家里就剩黄山一个人，于是他变得越来越怪癖。现在看来，时间不仅没能淡化仇恨，反而让他心里的仇恨越来越深……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冷志成离开黄家返回的路上，就想好了如何去打开黄山心里的那把锁。

几天后，带着两个手下再去黄家，冷志成已经信心满满了。他坐在黄山对面的沙发上，似乎忘记了前几天吃过闭门羹的尴尬和不快，似乎他们是第一次见面。冷志成十分诚恳地说："黄先生，我非常敬仰您，务必请您帮忙为这部电影作曲。"

黄山眼皮儿也不抬，冷冷地说："对不起，冷老板，我老了，力不从心啊！请您另找高明吧。"

冷志成微微笑着说："黄先生，只要您答应，酬金方面您随便开口。"

"冷先生，您误会了，这不是钱的问题。"

"不是钱的问题，那就是人的问题了，黄先生是看不起我冷某人？"

"哪里哪里，我怎敢看不起冷老板？是冷老板太抬举我了。"

"跟文化人打交道就是辛苦，咱们别绕弯子了，您到底答应不答应？"

"我说过了，我无能为力。"

"好！痛快！既然黄先生不愿意帮忙，那我只好告辞了！"一番唇枪舌战之后，冷志成似乎没有耐心再纠缠下去，起身抱了抱拳说："黄先生，您了不起！我一向不大看得起那些所谓的文化人，酸溜溜的娘娘腔，但是，今天您的这份胆识让我很钦佩。我拍电影不是脑袋一热赶时髦，我也是想转做正经行当，通过电影做些对社会有用的事儿。今天得罪了，黄先生，我非常敬佩您的为人，我的电影虽然需要您帮助，但绝不再勉强您了，咱们后会有期。"

黄山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不由得站起身，望着冷志成，跟在他身后，似乎要送他出去。

冷志成走到门口，又站住了，慢慢回过头说："噢，对了，黄先生，有个东西忘了给您。"

冷志成伸手从手下抱着的皮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黄山满脸困惑地接过来，打开信封一看，惊呆了--竟是他那套被霸占的房子的房契！

"黄先生，请您不要误会，这房契不是交换条件，只是表示我对您的敬重。再会！"

看着冷志成走远的背影，黄山抚摸着房契，老泪纵横……

终于，黄山加盟了《启明星》剧组，他重新出山，让冷志成、云静和孙导演都对这部片子充满了信心。

然而，当瑞喜抱着鲜花参加首映式的时候，她却和《启明星》的全班人马一起，被一个意外弄了个措手不及！

影片放完了，灯亮了，云静、黄山、孙导演以及其他的演职人员们一起站在台上了，当他们正准备接受鲜花和掌声的时候，突然，一个中年人从观众席上站起来，大喊了一声："卑鄙啊，卑鄙！"

全场都在他的喊声中安静下来，记者的闪光灯不停地朝他闪着。

中年人从皮包里掏出了一个话筒，大声喊道："观众们，这部电影是抄袭之作！情节、对话都是抄袭的！大家可以明天去看美美小姐和安娜小姐主演的《并蒂莲》，那也是少女要当电影明星的故事！她们的剧本一年前就完成了，并且有版权登记，大家看过《并蒂莲》之后，就会发现今天看的《启明星》完全是卑鄙的抄袭！"

"你造谣！"台上的云静和工作人员们都惊呆了，齐声喊道。

几个打手冲出来，敏捷地扭住了中年人的手，把他往外架。中年人?甘心被架起来拖往门外，扭着脖子歇斯底里地喊着："你们这是害怕了！哈哈！你们心虚了！"

观众席上，有人开始吹起了口哨。瑞喜看到云静刚才因为兴奋而激动的脸，此时已经变得惨白，心里说不出有多难受，却不知道如何才能帮她。就在这时，冷志成站到了台前。冷志成很大方地拿过话筒，叫住了打手："几位兄弟，请等一等！各位先生小姐，大家看看，这位号称要打击剽窃的正人君子手里拿的是什么？是一个话筒！这可不是我们送给他的，是他自己带来的！谁会带着这样的东西来看电影

呢？只有那些要蓄意搅局的人，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我还想请诸位在场的记者帮我问一声，《并蒂莲》还没有上映，这位先生又是怎么看到的呢？"

观众们一片哗然，中年人被拖了出去，似乎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解决。瑞喜看着一脸肃然的冷志成，第一次对他有了好感。

然而，事情的结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第二天的《申报》上，《启明星》的编剧公开承认，他把一个剧本改了名字，卖给了两家，而且是先卖给了《并蒂莲》剧组。

报纸出来的当天，全上海的《启明星》海报全换成了《并蒂莲》广告，瑞喜看着工人一张一张地撕下广告，心里滴血一样痛。她想：我已经这样了，小姐会是什么样的心境呢？她能受得了这个打击吗？

本书精华已为您连载完毕，谢谢阅读